**目** **录**

[阳光 · 雪 ·人 沙叶新(1)](#bookmark1)

[绿色营地的女儿们 张莉莉(77)](#bookmark2)

[夏威夷酒家 王梓夫(148)](#bookmark3)

[**死水微澜** 查丽芳(196)](#bookmark4)

**阳光** **·** **雪** **·人**

沙叶新

沙叶新，男，50岁，生于南京；著名剧作家，上海人民艺术 剧院院长。曾著有话剧《陈毅市长》、《约会》、《马克思秘史》、 《寻找男子汉》、《大幕已经拉开》等一批卓有影响的作品。

人 物

|  |  |
| --- | --- |
| 文 阳 | 小 魏 |
| 方书记 | 老 肖 |
| 丁 一 | 徐玉洁 |
| 陈 近 | 文 明 |
| 龚 权 | 石奎德 |
| 龚 妻 | 姚大娘 |
| 朱 正 | 农民甲 |
| 申解放 | 农民乙 |
| 申 母 | 调查员甲 |
| 苏老囤 | 调查员乙 |
| 路小东 | 小 陈 |
| 黄淑珍 | 告状的干部们 |

序

两种不同色彩的灯光将舞台分割成A、B两个表 演 区 。

A表演区位于舞台中央。用文字标明时间、地 点——1990年。省委会议室。会议室内有一长方形 的会议桌。桌子上方吊着一双眼睛形吊灯。

B 表演区位于舞台四周，形同跑道。用文字标 明时间、地点——1966年，县师范学校操场。

**A表演区**

〔省委方书记正在听取石河县十多个干部们告状。

陈 近 方书记，按理说，俺可以不必过问这件事了，俺去年 就退下来了，可俺们石河县的这件事可大了，不是一 两个同志，不是个别几个干部对文阳同志不满，是十 三个科局干部联名告他的状呀!您想想，解放四十 多年了，全国有几千个县，什么时候，有哪个县，像俺 们石河县这样，一下子有这么多党员干部，有十三个 啊——集体上访，到省里来告自己的县委书记的状? 这事要是给哪个通天的省报记者知道了，写个内参， 或干脆在《人民日报》上捅出来，那俺们石河县可要

成了典型，要在全国出丑呀!方书记，您想想，省里 希望这样吗?所以俺着急，他们来找俺，俺就马上跟 他们一块到省里来了。俺是担心他们太激动，会出 事呀!咳，俺们石河县怎么会 … … 俺这个老共产党 员心里不好受呀 ……

〔陈近流泪。

〔十三名干部或蹙眉，或摇首，或叹惜，或愤恨。

〔突然，眼睛形的吊灯由于惊愕而睁得很大，越睁越 大；一会儿又不停地眨眼，象有所疑惑，最后“啪”的 一声，灯丝——眼球爆裂，全场一片漆黑。

〔在黑暗中，听到 一 两声冷笑。冷笑声变得越来越 大 。

**B表演区**

〔血红血红的跑道。

〔学生时代的文阳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现行反革命分子文阳”,他正在跑道上艰难地跑着。 〔文阳沿舞台四周跑了一圈，精疲力竭，倒在地上。

**A表演区**

[眼睛形的吊灯象睡醒似地眨巴着又逐渐亮起来。

陈 近 (擦干眼泪，揉揉眼睛)本来俺并不同意他们到省里

来集体上访，俺认为这种做法没有组织观念，会给省 委造成压力，可他们说到省里来只是反映文阳同志 来石河县后的这几年工作中的问题，比如以权谋私、

贪赃枉法、诬陷好人、重用罪犯等等十大罪状，哦， 不，还是说十大错误吧。他们并不想扩大事态，只是 恳求省委尽快将文阳同志撤职。当然还有一小部分 直接受到文阳同志打击迫害的党员干部，情绪比较 激动，不但要求省委给予文阳同志党纪处分，还要追 究文阳同志的刑事责任，否则他们就要告到中央去。 这已经让俺坚决制止住了!俺从省委角度考虑，不 妨争取主动，因势利导，将文阳同志调离石河县。 一、可以稳定石河县广大干部的情绪；二、有利于文 阳同志问题的审查；三、中央若要查问可以对中央说 已经对文阳同志采取了必要的组织措施；四、若是文 阳同志本人有意见，则可以说调离是正常的，是工作 需要。您说，是不是?

〔眼睛形的吊灯突然向陈近射出一道绿光，使陈近的 面容变得狰狞。

**B 表演区**

〔挂着牌子的文阳仍然躺在血红的跑道上。 〔造反派学生头头龚权持鞭上。

龚 权 (鞭打文阳)起来!起来!让你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上迅跑，是对你的挽救，你竟敢躺倒不干?起来，跑!

什么?跑不动?好，那只能给你加油了! 〔龚权狠命地鞭打文阳。

〔文阳痛苦地捂着头和胸，勉强起来跑着，跑了半圈 又倒下 。

龚 权 咳，其实俺也不愿意打你，同班同学俺能下了这个手

吗?俺是恨呀，恨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伟 大领袖毛主席是俺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谁反 对毛主席，俺们就坚决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 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啥?你没恶毒攻击?有那 么多同学，十三个同学啊，都检举揭发了你，你还不 承认?你不是死顽固吗?那俺只好站在革命群众这 一边，跟你划清界线，把你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来了!起来，跑!

〔龚权又举鞭抽打文阳， 一边打一边捂住自己的眼 睛，不忍看文阳被打的痛苦。

**A表演区**

〔方书记在会议室门边一一送走前来告状的石河县 的十几名干部。最后一个离开的是陈近，他在门边 握着方书记的手。

陈 近 (显得很激动的样子)方书记，没想到省委这么理解 我们……哦，不，理解他们，并且果断地做出决定，考 虑要调离文阳同志，这是对石河县委工作，对石河县 干部和群众的最大支持!俺相信石河县委和县政府 一定会认真领会和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做好文阳 同志调离的交接工作和善后工作，带领全县广大干 部和群众大干四化，振兴中华!

〔方书记只微微地点了点头，并把手伸向室外，提醒 陈近可以走了。

陈 近 (连忙告辞)再见!再见! 〔陈近离去。

〔方书记回到会议桌边，收拾桌上的笔记本，也准备 离 去 。

〔文阳在B 表演区猛地挺胸而立，摘下胸前挂着的牌 子，脱掉身上的破衣烂衫，露出一身整齐的中山装， 此刻他已是石河县县委书记的文阳了。他大步地从 B 表演区走向A 表演区。

文 阳 方书记，请等一等!

〔方书记一愣，在门边停下，然后又回到会议桌边。 文 阳 俺就是被告 石河县现任的县委书记文阳。

〔方书记对文阳做了一个“请坐”的手势。文阳坐下。 方书记也坐下。

文 阳 俺知道县里 一 些干部来告俺的状了。告状，是他们 的权利，可俺绝不接受诬告，从前在“文革”当中没接 受过；现在更不会接受!俺要申诉，俺要辟谣，俺要 主动出击。俺绝不任人宰割，俺要理直气壮地表白 俺自己：俺不是贪官，也没有那么多罪状，俺敢说，俺 是石河县的最大的清官!如果全省全国有什么廉政

比赛，俺也敢说俺在石河县是绝对冠军! 〔方书记不语。

文 阳 可俺听说省委已经打算把俺调离石河县了，是吗? 不行!俺正在前方打仗，冒着炮火在前进，俺已经在 枪林弹雨中给打得头破血流，你们非但不保护俺，怎 么还容许别人在俺背后放冷枪哩!俺是前线指挥 员，俺如今绝不离开火线，绝不离开石河，俺还要继 续战斗，你们怎么能听信谗言，将俺调走呢?方书 记，你怎么不说话?你说话呀，俺到省委来，是寻找 正义的，你怎么不说话呀!

〔 静 场 。

**方书记** (缓缓地)我……我也是被人告状，从中央调到这里 来 的 。

文 阳 (一惊)什么?你也如此?

**方书记** 我们党好象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个党员干部，或者 犯了错误，或者和上下左右的关系紧张，或者为了一 些说不清也查不明的事，怎么处理呢?调离原单位， 一走了之。

**文** **阳** 你是属于哪一种?

**方书记** 我自己也不清楚，中央找我谈话，说是为了保护我， 才让我调走。我想，对你这么年轻的干部也应该保 护吧，所以才考虑调你离开石河，到哪儿不是一样工 作呢!

文 阳 不，谢谢你的好意!要调俺离开石河，这是省委的权 力，可俺告诉你，你们这个计划实现不了!俺……俺 拒不服从!俺宁愿不要县委书记这顶乌纱，不要一 百多块工资和商品粮，回到生俺养俺的村子里，重操 旧业，当俺的小学教师去!再见!

〔文阳朝外走去，突然停住又转过身来。

文 阳 不，不能就此罢休，俺强烈要求省委立即派调查组来 石河调查，没调查清楚之前绝不能调我走。俺还要 求将调查结果公布于众，谁是谁非得有个结论，让大 家看看俺文阳究竟是清官还是贪官!对不起，俺有 些激动 ……

〔调查员甲、乙正在向林业局长丁一进行调查。调查 员甲、乙都戴眼镜，在听丁一叙述情况时，始终用右 手拇指和食指提着镜架，向前拉动一段距离，瞪大眼 睛一声不响地看着、听着。以下几场调查员甲、乙向 别人调查时：也常常如此。

丁 一 免贵，敝姓丁，一横、一竖、一钩，叫丁一，一二三四的 一。为啥叫这名?简单，好记，方便群众。俺是县林 业局局长。(掏名片)哦，名片用完了，免了吧，改革 开放了，俺们这儿也兴用名片了。马集乡一个农民 叫郑金锁，也印了一张名片，上面印着马集乡所长郑 金锁。所长?什么所?厕所，他承包了全乡的厕所， 是厕所的所长。别人听了好笑，俺说笑啥?这是俺 们石河县这几年落实农业承包责任制的新气象。农 民当了厕所的所长，光荣得很!哦，扯远了。知道、 知道，二位是省委、地委联合调查组的。来调查什 么?知道、知道，材料俺早就给二位准备好了!(从 包里掏出一大叠文件)喏，这份是当初开发十万亩荒 滩种苹果树情况的报告，这份是关于苹果树生长情 况的报告，这份是今年苹果丰收之后十多个乡脱贫

致富的调查，一亩可以结五千斤苹果， 一斤五角钱， 一亩就是两千五百大洋呀，庄户人家啥时候见过这 么多钱?这份是种苹果变成了万元户的几十个农民 给林业局、给县委、给文阳同志的感谢信。(又掏出 几个大苹果给调查员甲、乙)你们瞧，多漂亮的苹果， 又脆又甜，吃口好极了。来来来，尝一尝，不用削皮， 皮也是甜的!拿着呀!这不叫受贿，这是请你们共 同分享俺们石河县苹果大丰收的喜悦!啥?你们不 是……不是来总结俺们致富经验的?那是来……来 干啥了?来调查文阳同志，来了解他的问题?哦，俺 看错了人了，你们不是来取经的，是来找岔儿的，是 来收集整人材料的!俺没空!对，俺听说了，俺们县 是有十三个党员干部在告文阳同志的状，那你们二 位去找他们去，俺这儿没炮弹，说不出，再见!(转身 欲走)啥?俺也反对过他?他一来，俺就反对他，反 对得还挺厉害!你们想了解这个。那行，俺说!

〔调查员甲、乙立即掏出笔记本，拿出钢笔，分别坐到 舞台两侧记录着。

丁 一 那是五年前文阳同志来俺们石河县不久的事。有一 天一大清早，他骑车来找俺……

〔文阳骑自行车上，来到丁一家门前，下车，推车进院 子，支好车，敲丁一家的房门。狗扑叫声，文阳驱赶。 〔丁一开门。

丁 一 (赶狗)去去去!哟，文书记!(狗仍扑叫)丁二，走 开，狗眼不识文书记!丁二，去去去!

〔狗离去的声音。 文 阳 好厉害的狗!

丁 一 文书记，请进屋吧!您没来过俺这儿，您多来几次， 丁二就不咬你了。

〔文阳随丁一进屋。 文 阳 你的狗叫什么名字?

丁 一 。丁二。 文 阳 丁二?

丁 一 对，俺叫丁一，俺的狗叫丁二，俺还养了个猫，叫丁

三。

文阳(笑)还有没有叫丁四的?

丁 一 有呀!凡是连狗猫都不如的人，俺都叫他丁四。 文 阳 还有连狗猫都不如的人?

丁 一 当然有!狗能看门，猫能捉耗子，有的人啥事也不能

干，也不愿意干，光糟蹋国家的粮食，拿着工资，还专

门糟践干事的人，这样的人不是连狗猫也不如? 文 阳 那是谁呀?

丁 一 您刚来俺们县，呆久了，您就知道了，俺们县丁四多

着哩! 文 阳 哦 ?

丁 一 不说这些了。文书记，这一大清早，您来找俺，干啥 呀?

文 阳 走，跟俺……哦，不，跟你出去溜溜。 丁 一 好哇，走!

〔丁一做出门的准备。

〔文阳也准备走出门去。 丁 一 文书记，去哪儿?

文 阳 钻 荒 滩 。 丁 一 啥 ?

文 阳 钻荒滩。

丁 一 钻荒滩?干啥?

文 阳 实地考查一下，准备开荒滩，种苹果呀! 丁 一 啥?又要种苹果?!

文 阳 要致富，种苹果是农民发家致富的一条门路! 丁 一 可俺们县种不成，劳民伤财!

文 阳 为啥?去荒滩看一看再说嘛!走!

丁 一 要去，你去，俺不去! 文 阳 你 ?

丁 一 陪你去干啥事都成，陪你去钻荒滩，种苹果，俺不去。 文 阳 为啥?

丁 一 怕人骂!

文 阳 怕谁骂?

丁 一 乡亲们骂! 文 阳 乡亲们骂?

丁 一 俺已经陪过好几任县委书记去钻荒滩，种果树了，可 苹果树苗还没长到 一人高，书记就调走了。好，新上 任的又重头抓起，抓到一半，又调走了，没有一茬长 过苹果。如今老百姓见到俺就戳脊梁骨，还编了顺 口溜骂俺，说什么:丁局长，骗大伙，光种树，不结果。 这……这能怪俺吗?

文 阳 你是担心俺也没个长性，种下树还没结果俺就调走 了?

丁 一 也不光是你，这会儿当县委书记的谁有长性?谁不 是只干一两年，就拍拍屁股走人?说穿了，到县里来 是镀金的，以后提拔到地区和省里甚至中央的时候， 档案里可以写上这么一条：在基层经过长期锻炼，有

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

**文** **阳** **俺也** **一** **样?**

丁 一 俺可没说你!俺说俺们石河县，这十多年换了多少 县委书记?八、九个了!每一任最长的两年，最短的 就半年，有的才上任，地委、省委的位子就早给他留 好了，县委领导象走马灯似的，县里的工作能有个长 期打算?能搞好吗?

文 阳 俺不敢说俺一辈子会呆在石河县，可俺敢保证，不等 苹果结了果，不干出几件实事出来，不等农民发了

家，就是八抬大轿来抬俺，俺也不挪窝! 丁 一 谁刚上任的时候，都这么慷慨激昂过。 文 阳 你不相信俺?

丁 一 文书记，算了吧，县里有那么多的事好干，干嘛一定 要种苹果呢?桃三杏四梨五六，苹果也至少得五年 才结果，还是干些别的吧!

文 阳 好，你给俺参谋参谋，俺刚上任，该干啥?

丁 一 象好些别的县委书记一样呗! 文 阳 他们都干些啥?

丁 一 他们呀，一上任，就开几个有声势的大会，搞几个有 影响的社会活动。要很快就能看得见，说得出，传得 开的，然后赶紧再抓几个笔杆子，组织个写作宣传班 子，连夜写材料，写通讯、写总结，往地委、省委甚至 中央送，往报社、电台、电视台送，这样新上任的县委 书记很快就出了名，很快就在地委、省委甚至中央挂 了号，不到一两年准提升，这比种苹果的政治效益要 大多了!

文 阳 (激动地)你叫俺玩花架子?!(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俺……俺就是要认定在苹果树上吊死，走，跟俺上荒 滩!

丁 一 不，俺不去!

文 阳 你是林业局长!

丁 一 正因为是林业局长，才不去! 文 阳 真不去?

丁 一 俺去过不知多少次，再也不去了!

文 阳 (气极)你……你这个丁四! 丁 一 (一惊)什么?叫我丁四?

文 阳 你身为林业局长，不愿意为老百姓种树造福，相反还 教唆县委书记弄虚作假，你不是连猫狗都不如的丁 四是什么?!你不去，俺一个人去!俺撤你的职!

〔文阳说罢便掉头就走。

〔丁一追至门口。 丁 一 文书记，你等等! 文 阳 怎么了?

丁 一 俺……俺们一块去! 文 阳 怕丢了乌纱帽?

丁 一 不，怕成了丁四。 文 阳 (大笑)走!

〔文阳和丁一推自行车下。

〔朱正悄悄上，走到台口中间，用手招呼坐在台口两 边的调查员过来。

朱 正 (神秘地，低声地)二位是省地委派来的调查员吧。 我有冤屈，俺要向上级反映，哦，这儿不方便，走，那 边去!

〔朱正将调查员甲、乙引到舞台后边的一个角落。

朱 正 俺叫朱正，是县招待所办的迎宾饭店的经理。俺是

老实人，与世无争，几十年了，年年受表扬。文书记 上任前，俺拣到顾客掉下的一百二十元钱，俺一个子 儿也没往自己的腰包里塞，全部如数交了公。招待 所报县委，要表扬我，可文书记一来，就卡住了，不但 不予表扬，还撤了俺的职。这不明明欺侮老实人嘛! 俺是老实人，实话实说，那天，俺在店里当班……

〔调查员甲、乙坐下记录。

〔文阳上。 文 阳 朱经理!

朱 正 哦，文书记，您来了?稀客呀!请、请，这边坐!您亲

自到俺们饭店来视察了? 文 阳 不，来吃饭!

朱 正 哦?您亲自来吃饭了?!

文 阳 啥?吃饭还有不亲自来的?

朱 正 有呀!

文 阳 哦?有?!

朱 正 俺是老实人，实话实说，您来俺们县当县委书记之 前，吴书记、关县长、人大的卫主任、政协的何主席， 应酬多，请客多，有时一天要参加四五个宴会，可领 导一个人怎么有那么多张嘴?哪能都亲自来?不来 又不行，所以只好请夫人、请秘书、请办公室主任，有 时实在忙不过来，还请儿子、女儿来代吃。咳，当领 导的可真辛苦，财贸办的林主任，天天晚上亲自出席 各式各样的宴请，吃得人发胖了，血脂高了，心脏也 出了毛病，可为了工作，还得带病出席宴请呀。他常 常是一边吃酒席，一边吃药片，咳，实话实说，领导同 志吃出了毛病，应该算公伤!

文 阳 算公伤?

朱 正 吃公款吃出的毛病，当然要算公伤! 文 阳 都是吃的公款?

朱 正 个人哪能吃得起? 文 阳 一桌多少钱?

朱 正 县里有规定，凡是为公事请客的，只收成本，一桌嘛， 一百二十块；要是上些高档的菜，什么鱼翅呀、螃蟹

呀，实话实说吧，三百元一桌，中档的两百。

文 阳 去年一年，县领导和各机关在这儿请了多少桌? 朱 正 两千二百一十四桌。

文 阳 一共吃了多少钱? 朱 正 四十五万。

文 阳 (大吃一惊)一个小小的县，吃了四十五万!这是一 个贫困乡整整十年的收入，民脂民膏呀，怎么能咽得

下呀!有账吗? **朱** **正** 有!

文 阳 一笔一笔用大字抄出来，贴在饭店门口! 朱 正 干什么?

文 阳 示众! 朱 正 示众?

文 阳 让乡亲们知道，他们终年流淌的一点一滴的血汗怎

么成了干部宴席上的佳肴美酒! 朱 正 是、是!

文 · 阳 今天晚上还有宴请吗?

朱 正 实话实说，商业局的，五桌。

文 阳 给我留个位子! 朱 正 你也出席?

文 阳 对!亲自出席!

朱 正 好，一定照办，给您安排在主桌，俺办事，您放心! 文 阳 哼 !

〔文阳忿忿离去。

朱 正 (追上)文书记，请你等一等! 文 阳 什么事?

朱 正 招待所去年年终评比，因为俺拣到顾客一百二十元

交了公，所以评俺先进党员，材料已送到您那儿…… 文 阳 哦，材料俺看了，俺没批。

朱 正 没批?为啥? 文 阳 你还先进?!

朱 正 可俺拣到了一百二十元钱交了公呀!

文 阳 就这些? 朱 正 还不够?

文 阳 拾金不昧是应该做的，何况你还是一个党员，应该做 的事为什么还要表扬?不贪污、不收贿，要不要表 扬?不多占房子，到下边只吃一菜一汤要不要表扬?

一辈子只娶一个老婆要不要表扬?嗯? 朱正这 … …

文 阳 要是这些都受表扬，都评为先进，那只能说明干部、 党员的标准是如何之低!

朱 正 俺平时也很廉洁呀，连饭店里的一杯茶俺也没喝过 呀!

文 阳 俺说个故事给你听! 朱 正 给俺说故事?

文 阳 从前有一个县官死了之后昂首阔步来到阎王殿，他 说他生前虽然无所建树，可为官清廉，不敢向百姓要 一文钱，不敢向庶民要一杯热水，只饮凉水。他满以 为会得到阎王的奖赏。

朱 正 不容易呀，是该奖赏!

文 阳 可阎王爷勃然大怒，说：“当官是为了办事的，如果什 么事也没办，以为不要钱就是好官，那以后可放个木 偶在大堂上，不但热水，连凉水也不喝，岂不是比你 还强吗?”

朱正这 … …

文 阳 你拣到一百二十元上交了，报告了，可在你经营的餐 桌上失去了几千个一百二十元，你痛心过吗?你这 样麻木不仁的党员还要表扬，还评先进?俺……咳， 俺真为你害臊!

**朱** **正** **啊** **?** **!**

**〔文阳愤然离去，下。**

三

〔陈近手上拿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耳机正塞在耳朵 里，他一边听广播，一边小跑步。

〔调查员甲、乙拿着笔记本和钢笔，始终跟在陈近的 后边。

陈 近 (边跑步边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俺没啥好说的。 俗话说嘛，十七、十八，披头散发；廿七八，钞票乱花； 三十七八，等待提拔；四十七八，飞黄腾达；五十七 八，累死白搭。咋叫累死白搭?快退休了嘛，再豁出 命来干也到顶了，还想提一级?做梦!俺今年六十 四了，再不退就有闲话了。再过几年，六十七八，只 能种草养花，等待火化了。可俺没这个雅兴，写字 呀，种花呀，俺不行，俺是天天看书读报，天天听中央 电台的广播，不学习要落后呀!(突然停下脚步，仔 细谛听耳机里的广播)哀乐!谁又去世了?(听了一 会儿)不对呀，美国之音怎么放中国的哀乐?哦，不 是哀乐，是美国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音乐。吓我一跳! 资本主义国家呀，真他妈的胡闹!(继续小跑步)啥? 文阳同志?俺该说的都对省委说了，你们得弄清楚 了，不是俺对他有啥意见，是县里十三个科局干部对

他有意见。俺都离休了，谁还掺和这种事?啥?关 于整党的事?对、对，俺们县在文阳同志来之前，整 党就结束了，地委也验收了，还被省里评为整党先进 县。可文阳同志来了之后，确实有人说过不少党员 的问题还没揭开，走过场，还说新党员是做交易入的 党，不合格，啥，说具体一些?谁这么说你们就去找 谁调查嘛!俺不掺和，为啥?俺是县里的整顿党风 领导小组的组长，整党是俺一手负责的，有些事俺怎 么说?俺不说，俺不说!

〔陈近继续小跑步。

〔调查员甲、乙仍然跟在他后边。

〔龚权上，拎着一个人造革的黑手提包.低着头，目不

斜视，踩着小碎步，迳直往前走。 陈 近 喂，龚权，龚权!

〔龚权一惊，站住，连忙走过来。 **龚** **权** 陈书记，叫俺?

**陈** **近** 咳，不是早对你说了，俺去年就退了，早就不是什么 县委书记了，怎么还叫俺陈书记?叫老陈，老陈；如

今又兴叫同志了，叫俺陈同志也成嘛。 龚 权 哦，老陈 … … 同志。

陈 近 给你介绍一下，这二位是省地委调查组的，来了解情 况的，(对调查员甲、乙)他叫龚权，粮食局的，工作积 极，任劳任怨，靠拢组织，要求进步，去年粮食局发展 了他入党，还提升了副科长。可后来莫名其妙地取 消了他的预备期。啥?是不是因为文革期间龚权斗 过文阳?俺不好说，俺不好说!你们找龚权说，他是 当事人。龚权同志，你可要对上级党组织抱忠诚老

实的态度，积极主动地反映情况哟!龚权同志说，龚 权同志说，你们找他，找他!

〔陈近小跑步下。

〔龚权很尴尬地站在调查员甲、乙面前，半晌无语。 突然，龚权掉头就走，调查员甲、乙紧跟其后。

龚 权 (边走边说)俺不知道，俺啥也不知道!俺只想安安 定定地过日子。文革以后，俺知道造反错了，一直在 夹着尾巴做人，老老实实地工作，啥事也不问；每天 就是家里、局里，局里、家里。哪儿也不去，就想图个 安生呀。俺能知道啥呢?要问俺怎么入的党，你们 去问陈书记；俺怎么取消预备的，你们也去问陈书 记，俺不知道，不知道。(突然蹲在地上)你们请走 吧!(双手抱拳，向调查员甲、乙作揖)俺求你们了， 俺想图个安生!

〔调查员甲、乙无可奈何，下。

〔龚权仍然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

龚 权 (痛苦地)这事让俺怎么说?俺没法说，没法说，任何 男人都没法说呀……那天是在俺家，陈书记和俺那

口子，咳……

〔龚权掩面隐去。

〔陈近将龚妻边说边笑地拖进屋。 陈 近 你过来嘛，过来!

龚 妻 俺不，不!

陈 近 你当家的又不在。 龚 妻 俺怕他突然回来。

陈 近 不会，俺来的时候，看见他在县委礼堂听报告哩。 龚 妻 你咋不去开会?

陈 近 咋没开?俺还坐主席台哩，俺想你，这才溜出来的。 龚 妻 你是从主席台上溜到俺这儿来的?

陈 近 坐主席台哪有坐在你怀里舒坦?

龚 妻 别皮厚，你这当大官的就不怕犯错误?

陈 近 (哈哈大笑)要是这种事也算错误，那俺们县当大官 的还有几个是干净的?(搂抱龚妻)来来来，俺等不 急了!

龚 妻 过几天俺再陪你!

陈 近 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朝有女今朝睡。来，上床!俺干 任何事都是目标明确!

龚 妻 不行，不行，你们正整党，这时候找俺干这种事，危

险!

陈 近 这时候最保险!文阳这会儿正在县礼堂做整党补课 的动员报告，可俺从主席台上走开了，百分之百的人 都会以为俺去办更重要的事了，谁也不会料到俺到 这儿来跟你幽会。这就叫风声越紧越风流，反而不

会出庇漏。

龚 妻 你是老经验了!

陈 近 入党这么多年，当官当了大半辈子，这点经验还没 有?上床!

〔陈近抱着龚妻上床，脱衣。 〔二人拥抱，扭作一团。

〔龚权上，敲门。

龚 妻 (惊)坏事! 陈 近 谁 ?

龚 妻 俺那口子!快走! 陈 近 俺去开门!

·22 ·



龚 妻 啥?你还要去开门? **陈** **近** 怕啥?

**龚** **妻** 俺求求你，你快翻墙走吧! 陈 近 俺对付得了!

龚 妻 把衣服穿上! 陈 近 俺喜欢这样! 〔陈近开门。

龚 权 (大吃一惊)陈……陈书记。您…俺走错门了? 陈 近 不，这是你家!

龚 权 不不不，肯定走错了门!

陈 近 没错，是俺闯进了你家门!

龚 权 是俺家? 陈 近 进来吧!

〔龚权怯生生地进屋。

龚 权 (看到妻子在床上衣裳不整的样子)你们……哦，俺 过会儿回来，过会儿回来。

陈 近 别走，没啥! 龚 权 你们有事?

陈 近 没啥事，俺刚才跟你老婆睡了一觉! 龚 权 啥 ? !

陈 近 别大惊小怪!问你老婆，是不?

〔龚妻低头不语。 陈 近 说呀!

〔龚妻点点头。

龚权(如五雷轰顶)啊!陈书记，你是党员干部呀，你怎么 能干这种事呀!

陈 近 谁让你老婆长得这么俊呀!(抽烟，并递了一根给龚

权)烟酒不分家，老婆也不分家! 〔龚权木然地接过烟。

陈 近 (给龚权点烟)抽呀! 〔龚权机械地点火。

陈 近 你说，咋办?

龚 权 啥?问俺咋办?

陈 近 你老婆，俺睡了，当然问你咋办，说吧，是要揭发；还

是要当官? 龚 权 啥 ?

龚 妻 陈书记，他要当官，要当官!(对龚权)说呀，你这个 窝囊废!

龚 权 俺……咳……(捶打自己的头)俺 … … 陈 近 说呀，机会难得!

龚 妻 你说不说!陈书记这么抬举你，你还犹豫个啥?说 呀!

龚 权 俺……俺不敢揭发 … …

陈 近 好，一个月之内提你当副科长，明天你先打个入党报 告 。

**龚** **权** 还要俺入党?

**陈** **近** 不入党咋好当副科长?

龚 妻 明儿个就打报告，您放心，放心! 陈 近 还愣在这儿干吗?

龚 妻 听见没有?出去吧!

〔龚权掉头离去。 **陈** **近** 回来!

〔龚权停下。 陈 近 把门带上!

〔冀权返身带上门，然后离去。 〔陈近和龚妻拥抱，隐去。

〔龚权蹲在原来的地方，双手仍抱着头。 〔文阳匆匆上。

文 阳 (大声地)龚权! 〔龚权站起，欲去。

文 阳 别 走 !

〔龚权停下。

文 阳 调查组的人说你回避他们，啥也没说! 龚 权 叫俺说啥?

文 阳 问你呀!

龚 权 你别问了，俺不知道……

文 阳 (突然大吼)呸!你这个胆小鬼，你不是 一 个硬铮铮

的大男人，你是一条断了脊梁的狗! 龚 权 (大为震惊)文书记，你骂我?

文 阳 不是文书记骂你，是二十多年前你的老同学文阳在 骂你，俺不但要骂你，还要用鞭子抽你，不是象二十 多年前你抽俺那样，抽俺的皮，抽俺的肉，俺是要抽 你的心，抽你的肺，抽你的灵魂!

〔文阳作持鞭抽打状，一下，两下，三下…… 〔龚权痛苦地捂着自己的心窝。

〔其情景如序幕中那样，只是鞭打者与被鞭打者换了 一个位置。

文 阳 当年你说你要把俺抽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俺今天可是要把你抽打成人!你是人，你没有什么 尾巴，你干嘛要夹着尾巴做人?你是人，你就应该有 人的骨气，人的权利，人的品格，人的自尊!你不是

奴隶，不是附庸，不是别人的影子，不是别人碗里的 小菜!你和任何人，不论是谁，你都不矮半截。受到 冤屈，你就应该喊，应该叫；受到欺侮，你就要还手， 就要反击；你要理直气壮地保护自己。文革中你错 了，错在没长脑袋，听别人的，听上头的，听社论的， 听最高指示的；如今你也错了，也是错在这一步!如 今你看二十多年前的你，你会觉得太可笑，那时为啥 那么迷信，那么愚昧，脑袋为啥不长在自己脖子上； 再过二十多年，你再看现在的你，你也会觉得可笑， 这时你为啥那么懦弱，那么恐惧，脑袋也没长在自己 的脖子上，龚权同志，你直到今天还没做一个象象样 样的人呀!起来，把脑袋找回来，抬起头来做人!做

*人!*

龚 权 文书记，文革结束之后，俺灰溜溜，你叫俺抬起头来 重新做人；如今，你也是这番话，你真的没忌恨过俺? 俺那时那么狠命地斗过你，揍过你 ……

文 阳 那年头整个中国都在发疯，俺的一个同窗多年的老 同学脑袋有些发昏，俺能忌恨他吗?还是那句话，别

夹着尾巴了，抬起头来做人吧! 龚 权 俺找调查组去 ……

文 阳 这才对，这才是俺的龚权同学!

龚 权 ( 激动地握着文阳的手)文阳同学!

文 阳 俺真觉得世界上最单纯、最美好的称呼，就是同学!

·26 ·



四

〔黄淑珍坐在凳子上哭泣。

〔调查员甲、乙坐在黄淑珍的对面，不知所措。

**黄淑珍** 算了、算了，没什么好说的!县里十三个干部告文阳 的状，跟俺有什么关系，况且俺是文阳的妻子，俺说

了你们也不会相信，你们还是找别人去吧! 〔黄淑珍擦了擦眼泪，站起，走开，下。

〔调查员甲、乙面面相觑，只得收拾笔记本，插好钢 笔，站起欲走。

〔黄淑珍突然又上。 **黄淑珍** 两位同志等一等!

〔调查员停住，望着黄淑珍。 **黄淑珍** 俺……俺也告文阳的状!

〔调查员甲、乙先是一惊，然后立即掏出钢笔和笔记 本记录。

黄淑珍 这么多年了，有不少话没处去说，眼泪只能往肚里 吞。二位同志是上级派来的，俺就向组织上吐吐苦 水吧!俺呀，常对俺家那口子说：“反正呀，你当县委 书记俺没沾过你的光，俺倒跟你受了不少累!”他当 书记，成天不在家， 一个星期礼拜六回来一晚上，第

二天一早就去办公室了，就是难得在家一天，也是从 早到晚地有人来找他，俺还得丢下要批改的学生作 业，忙着给客人倒茶递烟，弄吃弄喝的。这个家里里 外外他全都撂给俺一个人了，两个孩子也是俺一把 屎一把尿地给拉扯大的，他什么时候帮俺料理过一 件事?干过一件家务活儿?你说他吧，他光对你傻 笑；你实在火透了骂他吧，他就一个劲儿地点头，连 声说：“是该骂，是该骂!”到临了，还是他归他，俺归 俺，一点没变样，咳，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俺能和他说 上几句话呀!别人家夫妻，总是出双入对；俺们俩 呢?几时一块儿去看过电影?一块儿逛过商店? (流泪)俺也是人呀，是女人呀，是他爱人呀，俺也要 有人疼，有人爱，有人贴心贴肉地跟俺说上几声亲热 点的话呀!有一回，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他陪俺上了 一趟医院，走到半道，他见前边有个熟人，就跟俺拉 开距离，到了熟人跟前，熟人问他俺是谁?他怎么 说?他说俺是黄淑珍同志，连俺是他爱人他都不好 意思说出口!俺咋了?缺胳膊断腿了?满脸麻子斗 鸡眼了?就这么拿不出去见不得人?还有一回，俺 发烧40度，他一连半个月没回来过，说是下乡种苹 果树去了，这一阵子有人告他，他倒回来住了两三 天，干啥?他苦闷，他想不通，这才记起家里还有个 老婆，才回家来找俺说说话!有些时候呀，他真是不 通人情，恨得我真想咬他两口。前年吧，有天下午俺 去访问学生家长，回来晚了，误了末班车，只得走回 家，好长的路呀，走了两个小时，实在走不动了，巧 了，正好看见文阳的车子从身边开过，俺赶紧大声喊

着：“文阳!文阳!停一停!停一停”! 〔停车的声音。

〔文阳下车走过来。

**文** **阳** 淑珍，是你?哪儿去了?

**黄淑珍** 家访去了，回来没车了，累得俺够呛! 文 阳 嗯……淑珍 … …

黄淑珍 咋了?

文 阳 叫俺有啥事吗? 黄淑珍 没事会叫你?

文 阳 是呀，是呀，嗯……有啥事? 黄淑珍 你说呢?

文 阳 俺咋知道?

黄淑珍 你没看见?

文 阳 看见啥了?

**黄淑珍** 你装糊涂!

**文** **阳** 是走不动了?

**黄淑珍** 走得动俺几时叫过你?

文 阳 这 … …快到家了，没几里地了。

黄淑珍 一里俺也走不动了! 文 阳 那……那咋办?

黄淑珍 问你呀!你老婆访问学生家长，为了教育下一代，不 辞辛劳，回来没公共汽车，已经走了二十多里地，走

不动了，这时候碰见了坐小车的丈夫，你说该咋办? 文 阳 哦，你是要搭俺的车?

黄淑珍 想倒是想，就是不敢，这得由你书记大人作主呀! 文 阳 淑珍，这车不是俺私人的……

黄淑珍 私人的，你买得起吗?

文 阳 县里有过规定，公车不能私用。 黄淑珍 俺访问学生家长不是公事?

文 阳 可你访问回来了，公事结束了。

黄淑珍 (气愤至极)你!就算俺不是你老婆，你一个县委书 记，坐着小车，看见县里一个女教师走不动了，你就 不能让她搭一下车吗?

**文** **阳** 问题就在这儿，要你不是俺家属，是别的一个什么女 教师，俺肯定让你搭车。

**黄淑珍** 俺就不行?

文 阳 淑珍，请原谅!

**黄淑珍** (伤心地)好吧，你请走吧!俺 …… (一屁股坐在地

上 ) 俺 … … 文 阳 你怎么……

**黄淑珍** 俺就坐在这儿了! 文 阳 那怎么行?

**黄淑珍** 坐一夜，等明天一早有班车的时候再回家! 文 阳 淑珍，你别生气……

黄淑珍 (突然大叫)你……你混蛋!

文 阳 (连连点头)是呀、是呀，你骂得对，骂得对!

黄淑珍 (大哭)你“左”得简直不近人情!

文 阳 (仍然连连点头)是呀，是呀，淑珍，你就索性打我几 下吧，免得哭坏身体。

黄淑珍 你走吧，走吧，俺们各走各的道儿!俺不明白，你爱 天下人就怎么不爱自己的爱人?!你不爱自己的爱 人，又怎么爱天下人?!

文 阳 是呀，是呀……咳，哪有像俺这样的丈夫，真他妈的 无情无义!可县里有人告俺的状，找俺的岔儿，俺此

时可不能落下话柄，你该谅解俺，对了，俺们夫妻一 场，不能有福同享，干嘛不有难同当?俺们不同车， 还能不同步?对，俺陪你一块儿走回家!(对远处) 小魏，你开车先回去吧。俺跟黄老师有话说!

**黄淑珍** (也对远处)不，小魏，让文书记坐车回去，俺跟他没 话说!

文 阳 淑珍，干嘛呢!你不是说俺俩很少有说话的机会吗? 这一路俺俩边说边走，散散步，谈谈心，有多好!

〔两个农民抬着一个病人上。病人呻吟不已。 **农民甲** (对远处路过的车子)喂，停一停!

**农民乙** 喂，行行好，停一停!

〔车辆呼啸而过的声音。

**农民甲** (对另一边路过的车子)喂，有病人，去医院，停一停!

**农民乙** (跪在地上对远去的车辆大声哀叫)求求你们了，救 救命吧!

〔另一辆车也呼啸而过。

文 阳 (走过去，关心地)老乡，怎么回事? 农民甲 食物中毒，疼得打滚!

文 阳 小魏!

〔小魏跑上。

小 魏 送医院?来回四十里，为个老百姓?

文 阳 (吼叫)当官不为老百姓，为谁?!(对农民甲、乙)快 抬病人上车!

**农民甲** 谢谢了，谢谢了!

〔农民甲、乙抬病人下。 〔小魏随下。

〔汽车发动的声音。

〔 静 场 。

〔文阳和黄淑珍望着远去的汽车，相对无言。 文 阳 (靠近黄淑珍身边)走吧!

〔黄淑珍点点头，走过去靠在文阳的肩头。

〔文阳和黄淑珍缓缓地走在暮色沉沉的公路上。

五

〔苏老囤蹲在地上抽烟。

〔调查员甲、乙站在苏老囤身旁。

**苏老囤** 二位别着急，他们一会就来。(将旱烟袋递给调查员 甲、乙)抽袋烟吧?

〔调查员甲、乙摇摇头。 **苏老囤** 瞧，他们来了!

〔申解放和路小东匆匆上。 **申解放** 苏大爷，您叫俺们?

**苏老囤** 俺能请得动你们的大驾?是这二位!这二位同志是 省地委调查组的。方才，俺去百货公司买烟丝，累 了，蹲在街边歇歇气，顺便看看街景。看了一袋烟的 工夫，他们二位来到这儿，也不认识我，就聊上了。 他们问：“老汉呀，干啥呢?”俺说：“看风景哩!”他们 问：“好看不?”俺说：“好看着哩，跟电视里似的，瞧这 人来车往的，穿红戴绿的，俺们县变样了，象大姑娘 似的变漂亮了!”他们歇了一会又问：“老汉呀，认识 个叫文阳的吗?”俺笑了，说：“文书记谁不认识呀? 你们随便去问谁吧，过路的，摆摊的，八十老汉，三岁 小孩，都认识他!”他们又悄悄地问俺：“老汉，文书记

这个人咋样呀?”俺听到这儿算听明白了，准是上头 派来明察暗访的，俺就照直说了，说：“文书记是青天 大老爷，是大好人呀!”他们又问：“你有没有听说文 书记利用职权给人安排工作的事呀?”俺蹭地站了起 来，说：“有呀，俺就是一个!”他们问：“还有谁?”俺就 把你们俩叫来了。你们也得捂着良心照直说，谁要 掺半句假话，让雷给劈死!解放，你先说!

**路小东** 俺先说吧!

**苏老囤** (举起烟袋锅欲揍路小东)你先呆着!

**申解放** (想了想)那是四年前的事，快过年了， 一天晌午，又 是风又是雪，俺和俺娘襄着一条破棉絮，蹲在墙角， 冻得发僵 ……

〔苏老囤、路小东隐去。

〔调查员甲、乙退到两边记录着。 〔申母裹着一条破棉絮靠在墙角。

〔申解放走了过去。 **申解放** 娘 !

〔申母打瞌睡。 **申解放** 娘 !

〔申母微微睁开眼。

**申解放** 娘，你别睡着了，今天特冷，要冻坏的。 申 母 没睡着 … …

**申解放** (将被子折成双层包裹得申母严严实实)娘，饿不? **申** **母** 娘抗得住 … …

**申解放** 我去找乡长借点粮。

**申** **母** 别，乡里也不富裕，还有耗子洞吗? **申解放** 有，我再挖挖试试。

〔申解放蹲在墙角挖鼠洞。

〔文阳夹着一床新被，秘书小陈扛着一袋米、拎着一 兜食品上。

文阳 请问，申解放同志住这儿吗? **申解放** 是呀!

文 阳 (环顾四壁，极大地震惊)怎么?住这儿?(怀疑地) 这儿……这儿是申金钢烈士的家吗?

申解放 是呀，俺是申金钢的儿子，这是俺娘。 文 阳 (立即蹲在申母前)大娘，俺来看您了! 申 母 您是 ……

文 阳 俺是县委书记，叫文阳，俺代表县委来看您老人家 了!

申 母 啥?县委书记来看俺了?(要从墙角站起)解放，快， 快扶俺起来!

文 阳 不，别起来!您……您怎么不上炕呀? 申解放 一冬没柴禾了，炕没烧……

申 母 还是这儿好，不靠窗，没风眼儿。 文 阳 小陈，马上去乡里，拿柴禾来!

〔 小 陈 下 。

文 阳 大娘，这是县里给烈军属送的棉被，送的粮食，还有 一点年货。咳……快过年了，没想到你们……俺 ……解放，你在墙角挖啥呀?

**申解放** 挖……耗子洞。 文 阳 干啥?

申解放 挖点粮食……

文 阳 (又是一惊)在老鼠洞里挖粮食?

**申解放** 耗子要过冬，藏着不少花生、豆子……

文 阳 (潸然泪下)俺……俺这个父母官……对不起你们呀 ……你们乡是老游击区，你们家的申金钢同志是为 抗日而牺牲的老英雄。如今新中国已经成立四十多 年了，你们一家竟然还一贫如洗，这……这是政府对 你们、对人民的犯罪呀……

申解放 不、不，这不能怪政府，是俺这身子骨不争气，打十多 岁起就落下一身病，有地也不能种，娘也有病，俺也 离不开。越穷越病，越病越穷，咳，这个家所以才穷 到这个地步 ……

文 阳 不行，你们家光靠逢年过节来送点粮食、送点钱，那 是挖不掉穷根的!一定要给你安排一个有固定收入 的力所能及的工作才行。

**申解放** 俺是农村户口 ……

**文** **阳** 县里有农转非的指标。 **申解放** 这行吗?

文 阳 俺去和县民政局、县人事局说，这事俺做主了!

申 母 (爬起，突然跪在文阳面前)俺……给您叩头了!要 是这样俺们家往后就能挣钱养活自己，不再给政府 添麻烦了。

文 阳 (吓得连忙也跪下)大娘，您快起来! 申 母 俺这是谢谢您呀!

文 阳 不，不，是俺这个县委书记没当好呀!俺上任两年

了，这才来看您一次，来得太晚、太晚了呀!大娘，俺 向您保证，三五年之内，俺要是不让像您这样的几千 个贫困户翻身脱贫，俺就摘掉乌纱帽，向您，向死去 的先烈、向全县的父老兄弟请罪!

〔文阳、申母、申解放隐去。

〔苏老囤出现在调查员甲、乙的面前。

苏老囤 你们二位同志说一说，象申解放这样的主该不该农 转非，该不该给安排个工作?他老爷子申金钢为俺 们打天下，命都舍了，如今家里穷得叮当响，为啥就 不能照顾他的后代?这总比有些当官的把农转非的 指标安排给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要强吧?嘿，可有 人说，文书记这是在拍申金钢的马屁。呸!申金钢 早就一命归西了，能拍得着吗?文书记拍烈士的马 屁是能升官还是能发财?这不是胡扯淡吗?咦，二 位说话呀?哦，领导有过交代，只让二位带耳朵来， 只许听不许说，不能表态，好，俺也不为难二位，你们 接着听俺说吧，俺是文书记利用大权安排的第二个 主，他还让俺当了厂长哩!俺起先是个走江湖卖耗 子药的。

〔苏老囤摆开地摊卖老鼠药。

〔调查员甲、乙分别坐在舞台的两边记录着。

**苏老囤** 嗨，快来看呀快来瞧，看俺苏老囤卖的老鼠药。不看 你是不知道， 一看吓你一大跳。俺鼠药，有特效，公 鼠母鼠逃不掉，要药公的公的死，要药母的母的翘。 还有一招更奇妙，老鼠都在洞外死，方便清点和打 扫。要是见了您不买呀，你准是个大傻冒!

〔文阳骑车上，被苏老囤的叫卖声所吸引，于是下车 走过去看了看，但不感兴趣，又推车离去。

**苏老囤** (大声地)要是见了您不买呀，您准是个大傻冒! 〔文阳停住。

**苏老囤** (又故意大声地)要是见了您不买呀，您准是个大傻 冒 !

文 阳 你这老乡八成是在说俺吗?

苏老囤 路上走的，眼前过的，都是俺的衣食父母，谁敢说您 呀，俺是在为您可惜哩!

文 阳 为俺可惜?

**苏老囤** 可不?这么灵验的药，俺不敢说是千载难逢，不敢说 是百年不遇，可俺敢说这机会是十年里的头一遭，不 买不可惜?

**文** **阳**十年头一遭?

**苏老囤** 俺浪迹江湖，云游四方，在外十年，这回想为家乡灭 鼠做点小小的贡献，才特地回来的。要是俺走了，您 倒想买了，那您得坐火车、乘飞机来找俺呀，俺是为 您省这笔路费哩!

文 阳 你的药就这么值得坐火车、乘飞机去买?

**苏老囤** 您不信，您走人，俺不耽搁您的工夫，算俺俩没缘分! (继续叫卖)俺鼠药，有奇效，要是见了您不买呀，你 准是个大傻冒……

文 阳 (笑)要是见了俺就买呀，那才是个大傻冒! 〔文阳推车欲走。

苏老囤 (跳起拦住文阳的车头)等等，你别走! 文 阳 (一惊)咋了?还强迫俺买?

苏老囤 不，白送你两包，您拿回家去，确实管用了，能把府上 祖祖辈辈养了好几代的老鼠引出来毒死了，那就劳

您的大驾再来俺这儿一趟。 文 阳 干吗?付钱?

苏老囤 不要您付一分钱，俺要请您来认个错，说一声你的确 是个大傻冒!

文 阳 俺可没空。

**苏老囤** 干脆，走，上你家去!灵不灵，当场实验! **文** **阳** 非要俺承认是大傻冒?

**苏老囤** 反正俺老鼠药的名声要比你的名声重要! **文** **阳** 你这么看重你老鼠药的名声?

**苏老囤** 俺养老鼠三十多年，为了琢磨鼠药，卖了三间屋，老 婆跟俺打离婚，这才发明了俺这苏氏灭鼠引诱剂，为 了这俺的身家性命全贴上去了，俺能不重视吗?

文 阳 (将自行车支起，有了兴趣)哦，你啥不好研究，怎么 研究老鼠药?

苏老囤 瞧你这位同志戴着眼镜、挂着钢笔，是读过大书的， 连这个道理也不懂?老鼠是全世界的头号公敌，俺 们中国的老鼠就有30亿，比人还多两倍，每年要糟 蹋粮食300亿公斤，够两亿人吃半年的!俗话说“地 住一窝鼠，少打半年谷；鼠洞连成片，产量减一半!” 老鼠还传染疾病，鼠疫、斑疹、伤寒、脑炎、回归热



文 阳 (和苏老囤蹲在一起)那为啥老鼠怎么也灭不光呢? 为啥有的鼠药用过一次，第二次老鼠就不吃了呢?

苏老囤 那是因为以前这个世界上还没俺苏老囤，也还没俺

发明的苏氏引诱剂。 文 阳 嗬，你好大的口气!

苏老囤 不是俺口气大，是俺几十年摸透了老鼠的脾性。就 说打狐狸吧，为啥别人难打，俺一打一个准?也是俺 摸透了狐狸的脾性。狐狸耳朵尖，百步之内能分得 清人的脚步声。所以俺打狐狸，不是一个人去，是两 个人去，让别人把俺背到狐狸洞口，然后放下俺，他 回去。狐狸在洞里一听，以为来的人走了，就敢出洞

了，他一出洞，俺还不一打一个准?狐狸多狡猾，你 要打狐狸，就得比狐狸狡猾!灭鼠不也一样?老鼠 鼻子尖，俺就专门给它搅拌了有奇香异味的引诱剂， 老鼠一闻，不论白天黑夜忍不住地非出来不可，适口 性又特好，绝不会拒食。

**文** **阳** 那你这是一种什么引诱剂?

**苏老囤** 秘方，天机不泄露!一年前，广西请我去灭鼠，一天 灭了80多吨，五吨的卡车装了16辆呀!报上一登， 美国人、日本人全知道了，跑来要买俺的引诱剂处 方，出25万美金呀!俺说，这个方子连俺儿子都不 传，还传给你们外国人?

文 阳 真 的 ?

**苏老囤** 你还不信?(掏出一些报纸)你瞧，广西的、陕西的报 纸，白纸黑字，能骗你?

文 阳 (接过报纸一看大惊)哎呀呀，俺还真是有眼不识泰 山，失敬了，失敬了!

**苏老囤** 你们知识分子呀，就相信报纸登的，书上写的，俺方 才说了半天也白搭!

文 阳 咳!俺们县出了你这么一个大能人，大专家，俺一无 所知，官僚，官僚!走、走、走，快到俺家去试试你的 药!

**苏老囤** 对，眼见为实。

文 阳 (将自行车推过来)你坐后边，俺带你!

苏老囤 你行? 文 阳 行 !

〔苏老囤收拾摊子，跳上车。 文 阳 坐稳了!

〔文阳骑上车，苏老囤坐在后座上，二人边骑边谈。 文 阳 还没请教你大名哩!

苏老囤 俺叫苏老囤。

文 阳 俺姓文，文章的文。

苏老囤 听口音不是俺石河县的人吧? 文 阳 俺是正定县的。

苏老囤 怎么到石河来了?

文 阳 工作需要嘛，哦，到了!

〔文阳、苏老囤下车，进屋。 苏老囤 这是你家?

文 阳 怎么了?

苏老囤 教书的!

文 阳 你咋知道?

苏老囤 房子小，书多，没啥摆设，这年头就数当老师的清苦。 文 阳 你猜对了，俺教过书。

苏老囤 这屋子太破太旧，老鼠可不少哩。你瞧，这儿、那儿， 都是老鼠洞!

〔苏老囤边说边在墙根、墙角寻找鼠洞，并投放鼠药。 〔文阳跟在苏老囤后边看着。

苏老囤 七、十六、四、二十一……嗯，一共有九十三个，不，九 十八个耗子。

文 阳 啥?九十八个?你把俺家当成耗子窝了! 苏老囤 差不离吧，耗子司令部就设在你家哩!

文 阳 俺不信，俺家哪有这么多耗子!

苏老囤 等一会你看吧，少一个俺就把耗子药吃了! 文 阳 你就这么神!

苏老囤 九十八个，六十一个公的，三十七个母的。

文 阳 你在洞外边也能看得见公母?

**苏老囤** 听声音，闻气味呀!母老鼠叫起来“咕咕咕”,公的 “吱吱吱”,母的跑出来，尾巴朝下拖着，它害臊哩。 公的尾巴“啾”地竖得老高，像旗杆。你要是听到老 鼠在干仗，那准是公的打公的，母的从来不斗，母的 和公的也不斗。公的和公的咬起来才厉害，为啥? 一是走错了门，二是为了争风吃醋呗!瞧瞧瞧，老鼠 出洞了!

文 阳 (轻声地)要不要避开?

苏老囤 不用，这会儿它们目中无人，只知道引诱剂了!瞧， 吃了、吃了!

**文** **阳** (惊奇万分)啊 ……

**苏老囤** 瞧，全都挺尸了，你去打扫战场吧!

**文** **阳** (拣死老鼠)啊，果然是九十八个，六十一个公的，三 十七个母的!真神了!苏老囤呀，你可是个人才，是 个奇才呀，是农民灭鼠专家呀!你这次回来就别走 了!

**苏老囤** 那咋成?俺刚刚结婚，俺家安在陕西了! 文 阳 你五十出头了，才结婚?

苏老囤 刚才不是对你说了，头一个老婆嫌俺养老鼠，不养 她，吹灯拔蜡就离了，这是第二个，俺娶的是陈世美 的老婆。

文 阳 陈世美的老婆?

苏老囤 人家原来的男人是开车的，后来看上了个四川来的 小娘们儿，就把她踹了，不要她了，这不是陈世美? 陈世美不要，俺要!

**文** **阳** **这么回事!**

**苏老囤** 俺这个老伴还是个党员哩! **文** **阳** 有过孩子吗?

**苏老囤** 有三个，两公一母……哦，不，两男一女。瞧，没花一 点力气白拣了一个父亲当了!

文 阳 这样吧，把你全家都接了来，老伴、三个孩子，全都农 转非，全在县里安排工作，你呢?让县里投资，给你 建个鼠药厂，就叫“苏氏鼠药厂”,大规模生产鼠药!

**苏老囤** 你口气挺大，象是县太爷。 **文** **阳** 不是县太爷，是县委书记。

**苏老囤** (一惊)县委书记……就你这个样? **文** **阳** 放心，不是冒牌的。

**苏老囤** 我在江湖跑了几十年，哪州哪府没去过，没见过县委 书记住破房、骑单车的!

**文** **阳** 俺真的是县委书记……(掏工作证)你看俺的工作证 吧!

**苏老囤** 哦，不、不。你刚才说你姓文，那文阳…… **文** **阳** 就是俺。

**苏老囤** 给申金钢家送棉被送粮食，给他儿子安排工作的是 你?

文 阳 一点不错，他家实在穷得够呛，在跟老鼠夺粮哩。 **苏老囤** 俺以前也从不到他家去灭鼠。

**文** **阳** 怎么样?别走了!俺能给申解放在县里安排工作， 也能给你在县里建鼠药厂，对，就让你当厂长。你不 是说全中国有30亿老鼠吗?全世界呢?要一百多 亿吧?以后让全中国、全世界都用俺们石河县苏氏 鼠药厂生产的鼠药，你想想这多伟大!嗯?!

**苏老囤** 是呀，说得倒是呀，可俺们这一个县能办这么大的鼠

药厂吗?

文 阳 能!以后建成了、发展了，还可以让省里、中央来投 资、联营，在全国各地建分厂；再发展了，还可以搞跨 国公司，到外国去建厂!怎么样?咦，你咋不说话 呀?

**苏老囤** 说了半天，你还没认错哩! **文** **阳** (笑)好，俺是大傻冒!

**苏老囤** (大笑)好，俺听您的了! **文** **阳** 不走了?

**苏老囤** 俺这就回陕西跟老伴核计，把户口迁过来!

**文** **阳** 走，马上去县委办公室给你开介绍信，给你路费和全 家的搬迁费!

〔文阳和苏老回出门，文阳推车。 **文** **阳** 上车!

**苏老囤** 不，俺骑车，俺带你!

**文** **阳** 还是俺骑，来的时候也是俺带你的。

**苏老囤** 这回使不得! **文** **阳** 为啥?

**苏老囤** ：来的时候俺不知道你是县委书记，不知不为罪；这回 知道你是谁了，怎么能让你一个堂堂的县委书记骑 车带俺这个卖老鼠药的糟老头子哩?万万使不得!

文 阳 你是灭鼠大王，是专家，在大学至少是副教授吧，俺 骑车带你是俺的光荣!往后呀，俺还想把县委的那 辆上海牌轿车让你专用哩!

**苏老囤** 啥?还给俺专车?

**文** **阳** 马上要建鼠药厂，你用得着呀，跑资金，跑材料，跑地 区申请执照，跑省里申请专利，跑上跑下你这个大厂

长没个车怎么行?

**苏老囤** 县里有多少辆小轿车?

**文** **阳** 就上海牌这一辆。

**苏老囤** 那你咋不用呀?

文 阳 (拍拍自行车)俺有这个。实在有急事跑远路还有一 辆摩托车。

**苏老囤** 小轿车真的给俺用?

**文** **阳** 尊重知识，优待专家!

**苏老囤** 好，这个家俺是搬定了!上车! 〔文阳骑车，苏老囤坐在后边。 〔路小东身穿民警服上。

路小东 喂、喂、喂! 文 阳 糟! 民 警 !

苏老囤 骑!你是县委书记，怕他! 文 阳 不，快下车!

路小东 (凶凶地)下来!下来!

〔文阳停下车，苏老囤也从后座下来。 〔文阳低着头，很不好意思。

路小东 怎么回事呀?干吗骑车带人呀? 文 阳 这……

路小东 县城中心，交通拥挤，禁止骑车带人。县里出了布

告，广播车也广播了三天，你们不知道吗?

文 阳 (仍低着头)知道、知道 ……

路小东 知道?那为啥还明知故犯?嗯? 文 阳 对不起，俺错了，下次注意。

路小东 罚款，一元。

文 阳 (连忙答应并掏钱)好，好，好!

**苏老囤** 要罚也不能罚你呀!(掏钱给路小东，突然发现面

熟)咦，你 … … **路小东** 你 ……

**苏老囤** 你小子不是他妈的路小东吗? **文** **阳** 路小东?

**路小东** 你是 ……

**苏老囤** 俺是你祖宗!怎么?灭鼠大王苏老囤你不认识了?

瞎眼了?嗯? **路小东** 苏老囤?

**苏老囤** 他妈的你小子当年在庙会偷东西失手，还是俺给你 打的掩护，临溜之前，俺还塞了两个馍馍给你，你这 狗记性忘了?!

路小东 哦，苏大爷呀!您瞧，多年没见，您变年轻了，富态 了，叫俺咋敢认?俺不是忘了您，是您不让俺认了!

**苏老囤** 嗬，临了还是俺的不是呀!咦，你小子咋偷来一身警 服穿上了?快脱下，这不比偷几个小钱，偷警服冒充 公安干警要犯大法的!

**路小东** 苏大爷，这不是偷的，俺当上官差了!

**苏老囤** 啥?你这块烂木料能让你当顶门柱?

**路小东** 苏大爷，俺真的是公安干警了，这会儿在街上正经八 百地在上班哩，您别捣乱了。

文 阳 (对苏老囤)没错，你刚从外地来，不知道。 **苏老囤** 可他以前是(用手做扒窃状)干这个的!

**文** **阳** 早改了! **苏老囤** 哦 ?

文 阳 快走吧?(掏出一元钱给路小东)罚款，给! 〔路小东伸出手来欲接过罚款。

苏老囤 (大吼一声)路小东，把狗爪子缩回去!你他妈的知 道他是谁，嗯?你敢罚他的款?!

路小东 喂，苏大爷，俺路小东生来就不信邪，就是天王老子 违反了交通规则也他妈的罚款!(意识到自己不该 说粗话)哦，对不起，这是县委书记文阳同志订的规 矩，谁也不能循私，苏大爷，这还得请您多包涵!(从 文阳手里接过一元钱)下次请注意!

**苏老囤** 等等，你认识县委书记吗?

**路小东** 怎么了?没见过，可俺知道俺从庙里出来，是他批准 俺立功赎罪，专抓小偷，当上干警的。

**苏老囤** (夺过路小东手中的钱)那你小子忘恩负义了，大水 冲到龙王庙了!你睁开狗眼看看，他是谁?

**路小东** 管他是谁，都得罚!

**苏老囤** 县委书记，你也敢罚? **路小东** 也敢!

**苏老囤** 他就是县委书记，文书记!

**路小东** (笑)别逗了，县委书记骑单车?还带你这个卖老鼠 药的?

**苏老囤** (对文阳)给这小子看工作证! 文 阳 不、不，走吧、走吧!

路小东 您是 … …

文 阳 是，俺是文阳。 路小东啊?!

苏老囤 咋的?吓破你的狗胆了吧! 文 阳 不，不，路小东罚得对!

路小东 文书记，俺不知道是您。 文 阳 知道了，也该罚。

**路小东** 罚是该罚，可态度不会象刚才那么凶了，真对不起!

文 阳 (笑)你本来不是在派出所当反扒队的队长吗?怎么 又干起交通警了?

路小东 俺们石河县没小偷了呀!俺干了一年多反扒队队 长，一共抓了六百五十一个小偷，本县的抓光了，外 县的也不敢来了，俺失业了，就管交通了。

苏老囤 路小东是有这个本事，他九岁拜师学偷，偷了三十多 年，雁过拔毛，人过丢包，听说只要他往庙会一站，不 用搜身，不用审问，他一看就知道谁是扒窃的，谁偷 了包了，他一抓一个准，神了!

**路小东** 文书记，俺求您一件事。 文 阳 说吧!

**路小东** 俺管交通是……是大材小用! **苏老囤** 啥?你还想当公安局长吗!

**路小东** 不，俺还是想干俺的老本行。 **苏老囤** 越说越不像话，还想当小偷?

路小东 苏大爷，别打岔，俺还是想抓小偷，还当俺的反扒队 队长。以往俺看见东西不偷，比啥都难受；如今一天 不抓小偷，也是比啥都难受，成职业病了，文书记，俺 想请您帮个忙。

**苏老囤** 帮啥忙?找几个小偷搁在县里让你抓一抓，过一过 瘾?

路小东 嗨，苏大爷，你别打岔好不好?俺是在和文书记商量

正事，商量大事!

**苏老囤** 好、好，你说，你说!

**路小东** 俺想请你跟中央首长说说 …… **文** **阳** 说什么?

路小东 让俺去北京承包 …… 文 阳 去北京承包什么?

苏老囤 承包饭店还是承包大宾馆?

路小东 不，让俺承包北京的公安，俺保证把北京的小偷抓得

一个不剩! 文 阳(笑)这 … …

路小东 文书记，俺一天没小偷抓，实在难受呀，你帮俺到北 京去说说吧!

**苏老囤** 嗬，这小子想人才外流!

文 阳 好吧，有机会去北京，一定帮你去说道说道!

**苏老囤** 再去中央电视台做个广告：石河县名特优产品—— 路小东强力配方，小偷死光光!

〔 众 笑 。

路小东 文书记，你们忙吧，俺去那边值勤。 〔路小东欲走。

文 阳 老囤，把罚款给路小东! **苏老囤** 要罚?

**文** **阳** 应该的，谁也不能坏了规矩。

**苏老囤** 好，路小东，等等，给你!(摸口袋)咦，一元钱呢?俺 明明是放在这个兜里的。咦，钱呢?(摸出一纸片) 罚款收据?!

路小东 (神秘地扬了扬手中的一元钱)大爷，你别找了，咱们 两清了，瞧!

苏老囤 (一惊)啊，什么时候让你上手的?!你……你这个神 偷!

〔苏老囤还在摸着自己的口袋。

〔调查员甲、乙也下意识地摸着自己的口袋。

〔路小东远去。

〔文阳笑，然后骑车欲带苏老囤， 一想不能骑车带人， 便与苏老囤推车下。

六

〔老肖拿出一叠照片交给调查员甲、乙。

老 肖 这是……这是俺拍的照片……俺的良心让狗给吃去 了 ……俺对不起文书记!你们到俺们石河来了之 后，俺几宿没睡着，半夜三更手搁在胸口，扪心自问， 俺有愧呀……(又取出一份材料)这是俺写的揭发材 料。哦，不，是揭发俺自己的。你们自己看吧……

〔 老肖退下 。

〔调查员甲、乙读老肖所写的材料。

老肖的画外音 俺老肖，是县委办公室主任。俺本该当好文 书记的助手，可俺却当了他身边的特务。俺是陈近 书记的侄儿，他让俺监视文书记的一举一动，特别要 俺留心文书记平时尤其是晚上和什么女人来往，有 没有什么男女关系问题。起先俺也怀疑，文书记他 为啥晚上不回家?总睡在办公室里? · 况且县里有这 方面问题的干部并不少，我当了几十年的县委办公 室副主任，见得多了，难道就文书记是个不吃腥的 猫?当然，俺也知道要整一个干部男女关系上的事， 也大概是这个干部别的没啥好整的了，这是最后一

幕了。可要是真的在这男女问题上搞出些啥，哪怕 是些捕风捉影的事，也能把人搞臭、搞垮。这种事是 隐私，是新闻，是热门话题，是能加油添酱说上几个 月、甚至几年的电视连续剧。俺是凡人，也有这种兴 趣，俺原先在走廊尽头有一间办公室，为了监视文书 记，俺就搬到文书记办公室的对面一间屋子，还在门 上装上了猫眼。俺天天张，月月望，有一天晚上俺看 见一个年轻女人到文书记办公室去了，时间是晚上 九点十七分 ……

〔徐玉洁上，向文阳办公室走去，敲门。

〔老肖上，在自己办公室的门后通过猫眼向外窥视。 〔文阳上，开门。

〔老肖看表，记录。 **文** **阳** 你是……

**徐玉洁** (冷冷地)进屋说! **文** **阳** 你是要找我?

**徐玉洁** 是你找我!你不找我，我也要找你! 文 阳 那请问你是 ……

**徐玉洁** 进屋说! 文 阳 好吧，请!

〔徐玉洁进屋，关门前，她将门内挂着的“暂不接待” 的木牌挂到门外。

〔文阳对徐玉洁的这一举动感到惊异。

〔老肖在自己办公室后透过猫眼看到挂到门外的“暂 不接待”的木牌也大为惊讶，于是看表，记下时间，然 后隐去。

文 阳 请坐，你是 ……

**徐玉洁** 我是死刑犯铁长海的妻子徐玉洁! **文** **阳** (一惊)啊，是你!请坐吧!

**徐玉洁** (摇摇头)哼!

**文** **阳** (感到徐玉洁有些异常)你要干什么?

〔徐玉洁极冷静地将办公室内的东西如水瓶、茶杯、 台灯、文具等等一样一样地砸在地上。

文 阳 (大惊)你这是干啥?

〔徐玉洁像未听见似地，表情木然地又搬起一张椅子 欲砸墙上的玻璃窗。

文 阳 (大吼一声)住手，你疯了!

〔文阳奔过去，连忙拦腰抱住徐玉洁，抓住她的手。

〔徐玉洁大叫一声，倒在地上，一手捂住腰，疼得在地 上打滚。

。

文 阳 咋了，咋了?

〔她撩起自己的上衣下摆，只见腰际伤痕累累，文阳 大吃一惊。

**文** **阳** 你这是咋了?全都是伤!啊，手上也有! **徐玉洁** 还有背上!

**文** **阳** 谁这么狠毒，把你打成这样?!

〔老肖闻声，连忙出来，跑到文阳办公室门前，透过钥 匙孔向里张望，只见文阳在扶起地上的徐玉洁，老肖 又记录在案，退下。

**文** **阳** 你说呀，说呀，谁下这样的毒手! **徐玉洁** 都是你手下的人干的!

**文** **阳** 他们给你上过刑!

**徐玉洁** 他们是披着人皮的狼，是穿着警服的流氓，我丈夫给 他们打得还要惨 ……

文 阳 你们的口供就是这样招认出来的?

徐玉洁 他们那么打你，给你上刑，每天不停地想出各种刑法 来折磨你、摧残你，那你也会什么都招认的!你不但 会承认你是盗窃了六万五千元的大盗窃犯，你甚至 还会招认你要谋杀国家领导人，你要推翻共产党! 他们不让你吃饭，不让你喝水，不让你睡觉，不让你 大小便，每天都反铐你，都毒打你，让你没了理智，没 了一点尊严，让你象狗一样，慢慢发疯，那他们要你 招什么,你就会招什么的，严刑逼供这个滋味，县委 书记大人，你尝过吗?尝过吗?!

〔文阳象被戳到痛处一样“哇”地叫了一声。

〔再现序幕中文阳被龚权用鞭毒打的场面： 龚权举鞭抽打文阳。

文阳一只手保护自己的头，一只手抵挡鞭子。 龚权狠命抽打。

文阳倒地。

龚权继续抽打。

文阳挣扎着站起来。

龚 权 你交代不交代? 文 阳 ( 摇摇头)不!

〔龚权一鞭又将文阳击倒。 〔文阳痛苦地又站起来。



文 阳 ……确实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经受得住， 一起起冤案 就这么制造出来了。(逐渐回到现实)凡是严刑逼供 下的招供都不算数，都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要 推倒重来!况且，关于你丈夫铁长海这个案子的所

有材料我都仔细看过，(指桌上厚厚一大叠宗卷)证

据不足，一堆废纸! **徐玉洁** 你说什么?

文 阳 一堆废纸，证据不足!

〔徐玉洁“啊”地一声昏倒过去。 〔文阳连忙扶住徐玉洁。

文 阳 (倒了一杯水给徐玉洁)别激动，你先听俺说，你丈夫 长期病休在家，供销社财务科失窃六万五千元的那 天晚上，你丈夫确实来过，他那天拉肚子，而宿舍的 厕所坏了，他到供销社来解溲的，传达室老秦头到厕 所小便时看见过你丈夫，他可以证明。你丈夫招认 他是晚上八点二十分去财务科偷窃巨款的，可老秦 头明明看见他是七点半离开供销社，当时老秦头正 在看中央电视台的气象节目，时间是七时半无疑。 你丈夫还说，他偷窃时没开灯，借助月光撬开了保险 柜，可我查了那天晚上的气象，是阳历月底，又是阴 天，根本没有月亮。你丈夫还说他偷窃了六万五千 元赃款之后带回家交给了你去窝藏，可侦察了半年 至今在你家或其他任何地方也未找到这笔钱，连作

案工具也未找到，这些口供怎么能相信呢? **徐玉洁** 可一审已经判决了我丈夫死刑 ……

**文** **阳** 所以你绝望了，来砸县委了，来找俺拼命了!

**徐玉洁** 不，我是来让你们把我再抓起来，跟我丈夫关在一 起，我好跟他一块去刑场……一块去死 ……

文 阳 不，你不该去死，你丈夫至今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 审判他去死!

**徐玉洁** 可如今已经晚了呀!

**文** **阳** 不，一审之后你还可以上诉!

**徐玉洁** 民不和官斗，官也从不悔判，没用的!况且，我不是 共产党员，法院不会相信我。那天晚上其实还有一 个人来过供销社，可领导就不怀疑他，为什么?因为 他是党员，我丈夫不是!

文 阳 在法律面前任何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党员当贼的也 并不少。你一定要上诉，俺作你的辩护律师，俺相信 通过正常法律手段一定能把你丈夫从枪口下救出

来!

**徐玉洁** 真能? **文** **阳** 能 !

徐玉洁 (深受感动，不停地抽泣，想控制，又控制不住，捂着 嘴，但两肩颤动不已)我……我上刑挨打，没哼过，没 掉过一滴眼泪……可今天，我实在……实在想要

……想要…… 文 阳 那就哭吧!

〔徐玉洁“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徐玉洁** 我和长海当初实在不该招供……

**文** **阳** 一些共产党员在严刑逼供之下还不得不违心地招 供，何况你和长海这一对平头百姓呢?这不怪你们， 我们那些戴大盖帽的漠视法纪、草菅人命，给你们造 成了巨大的痛苦和伤害。要视民如伤，始能少误呀! 徐玉洁同志，你受苦了，家里怎么样?

**徐玉洁** 这半年还顾得上家?我和长海被开除了公职，连工 资也没了……

**文** **阳** 哦……(掏了五十元)这五十元钱，你先拿去用吧! **徐玉洁** 这怎么行?不!

文 阳 拿着吧，你能熬，可你孩子得吃饭呀!拿着吧!

〔文阳将五十元钱塞到徐玉洁的手中。 徐玉洁 (无声地流泪)谢……

〔文阳送徐玉洁出办公室。

〔文阳顺手将“暂不接待”的牌子又翻过来，然后返回 办公室，下。

〔老肖从自己办公室出来。 老 肖 怎么样?完事了?

**徐玉洁** 嗯……谈完了。

**老** **肖** 哟，手上还有钱?干嘛不放好呀? **徐玉洁** 您是 ……

**老** **肖** 哦，俺是办公室副主任，姓肖。 **徐玉洁** 肖副主任，托您一件事。

老 肖 啥事?

**徐玉洁** 请把这五十元钱还给文书记。

**老** **肖** 是他给你的吧?

**徐玉洁** 我不能要!

**老** **肖** 他愿意给，你就拿着嘛。

**徐玉洁** 不，文书记要把我丈夫还给我，这比什么都珍贵，钱， 我不能要，文书记自己也不宽裕。

老 肖 把你丈夫还给你?你是? **徐玉洁** 我是铁长海的妻子。

老 肖 哦 ……

**徐玉洁** (将五十元钱给老肖)麻烦你了! 〔 徐 玉 洁 下 。

〔老肖接过五十元钱，似有所悟，然后走进文阳办公 室 。

**老** **肖** 文书记! 〔 文 阳 上 。

老 肖 铁长海的妻子让俺把五十元钱还给您。

文 阳 明天再送到她家去，顺便到她家看看，看看米缸里还 有没有米，油盐酱醋还缺些啥?

老 肖 好，文书记，你还没吃饭吧?食堂早下班了。 文 阳 俺有方便面。

老 肖 俺给您打开水去。

文 阳 水瓶里还有。

〔文阳冲泡方便面。

老 肖 要大蒜吗? 文 阳 俺有。

老 肖 文书记 …… 文 阳 啥事?

老 肖 您找铁长海的家属来，是想把这个案子翻过来? 文 阳 是错案，应该翻!

老 肖 可万一翻不过来，您这县委书记的交椅就要坐不稳 了 。

文 阳 一个人的生命要比这把交椅重要得多。

老 肖 你那么忙，这件事您交办一下就得了，干吗还过问得 这么具体?

文 阳 人命关天， 一定要亲自过问!如果铁长海他们这样 的平民百姓，不会保护自己，我们这些当官的不该帮

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

老 肖 哦，文书记，真没想到…… 文 阳 真没想到什么?

老 肖 哦，没什么,以后再说吧!您吃吧，吃吧，别凉了，让

您吃顿安生饭吧!

〔老肖走出文阳办公室，将门带上，并将“暂不接待” 的牌子又翻过来。

〔姚大娘上。

**姚大娘** 同志呀，这可是县衙门呀?

**老** **肖** 大娘，人造卫星都早就上天了，还县衙门，哪辈子的 词儿了!

**姚大娘** 那咋个叫法呀?俺记起过又忘了! **老** **肖** 中国共产党石河县委员会!

**姚大娘** 怎么变长了?没这么长，只俩字。 **老** **肖** 那是全称，简称县委。

**姚大娘** 对对对，县委，是这旮晃吗? 老 肖 是呀!

姚大娘 俺的娘呀，总算找着了!

老 肖 大娘，这么晚了，您有啥事? **姚大娘** 县老爷住哪屋呀?

老 肖 县老爷?

**姚大娘** 哦，县委书记，文书记，住哪屋呀?

**老** **肖** 您找文书记?有事?

**姚大娘** 没事我大老远的从乡下进县城来?俺有件心事要跟 文书记叨唠，都说文书记是青天大老爷，俺信得过他 老人家。

老 肖 这么晚了，早下班了，文书记从早到现在工作了将近 十八个小时，连晚饭还没吃哩，您瞧这门上的牌子， 暂不接待，您明天再来吧!

**姚大娘** 明天再来?为啥?文书记不在?

老 肖 嗯……对，他……他不在。大娘，您今晚就在县城里

头找个熟人家住一宿，明天您早些来。我安排您第

一个见文书记。 **姚大娘** 那敢情好!

〔文阳端了碗方便面开门走出办公室。 文 阳 谁要见俺?

老 肖 没谁，您进屋吃饭去吧! 文 阳 这位大娘?

姚大娘 俺是来见文书记的。 文 阳 哦。您从哪儿来?

姚大娘 双沟乡，离这儿三十里地。

文 阳 这么老远!有急事?

姚 大 娘 说急也不急，说不急也急。俺家那小子，娶了媳妇就 不要娘了，俺这会儿是吃没一双筷，住没一席炕，这

事县里头该管不该管呀? **文** **阳** 该管、该管，您请进来说吧!

**姚大娘** 您是文书记?

文 阳 是的，请进屋吧!

〔姚大娘进文阳的办公室。 文 阳 老肖，我可要批评你!

老 肖 你忙了一天了，还没吃饭哩。

文 阳 从今天起，俺们订个规矩，凡是乡里来的人，不论谁 要见俺，你都不能挡驾!他们来一趟县城不容易，路 又远，交通不便，还要耽误农活儿，不是要紧的事他 们不会来的。

老 肖 母子、婆媳之间的事也要紧?

文阳 和老百姓切身利益有关的一切事都是要紧的! 老 肖 俺明白了。

文 阳 (将面递给老肖)哦，待会儿再吃吧。 〔文阳进办公室。

〔老肖端着面碗发愣。

〔面还冒着一点热气。

〔老肖感叹地摇了摇头。

七

〔文明给调查员甲、乙倒水。

文 明 二位伯伯请喝水。爸爸只有星期六晚上才回来 ……

 啊，对了，今天就是星期六。你们坐一会儿，爸爸这

会儿早该下班了，快回来了。

〔调查员甲、乙坐在一旁喝水。

文 明 (边做功课边和调查员甲、乙说话)什么?我呀?我 叫文明。这个名字好?谢谢!是我爸爸起的。可我 光有精神文明，年年的三好学生，物质文明却是三差 学生：吃的差、用的差、穿的差。你们瞧，我这身打 扮，象县委书记家的千金、石河县的第一小姐吗?九 十年代了，还穿打补丁的衣服，成李铁梅了!前些日 子爸爸看我穿得实在不象话了，就大发慈悲，说：“这 个月发薪，一定给你五十元钱买套新衣服!”说得我 挺感动，我就盼呀，盼呀，盼着这一天，咦?二位伯伯 记啥呀?记我说的这些家常话呀?二位伯伯是来采 访我爸爸的吧?哎呀，我也有事要找爸爸哩，爸爸一 回来见到你们，我可就插不上话了。伯伯，你们先到 后屋坐一会儿，好吗?我和爸爸谈完了，再请你们出 来。

〔自行车的车铃声。

文 明 喲，爸爸回来了，快进去，进去。

〔调查员甲、乙被文明推进后屋，下。

〔文明继续趴在桌上做功课。 〔文阳上。

文 明 (高兴地扑过去)爸爸，回来了? 文 阳 哟，喲，喲，干吗这么高兴?

文 明 当然要高兴。拿来!

文 阳 什么?

文 明 忘了?

文 阳 忘了什么?

文 明 (大失所望)唉，没希望了 ……

文 阳 怎么了，一会儿晴，一会儿雨的，什么事呀?

文 明 (回到桌前继续做功课，强装没事地)没啥，算了吧， 爸爸。

文 阳文明，你说呀!

文 明 (很体贴地)爸爸，你忘了，我也忘了，大家都忘了，就 当根本没这回事吧!

文 阳 (突然一拍脑袋)哎哟，是答应给你钱买套新衣服的 事，对不?

文 明 (调皮地)什么?爸爸答应给我钱买套新衣服?有这

回事吗?不可能，不可能吧! 文 阳 文明，别调皮，爸爸确实忘了!

文 明 (笑)只要想起来，还认账，就行了，今天发薪，拿来 吧?

文 阳 (吞吞吐吐)文明 …… 文 明 怎么了?

**文** **阳** 我 … …

**文** **明** (非常善解人意)爸爸，别说了，我明白了 … … **文** **阳** 真对不起。

**文** **明** (还是忍不住哭了)爸爸，你……

文 阳 文明，别这样，是爸爸不好，可你也不要为了一套新 衣服搞得这么伤心嘛!

文 明 (更加委屈)什么?只是为了一套新衣服吗?爸爸， 你太不理解我了……

文 阳 文明，文明，你干吗哭，干吗哭哩?

文 明 爸爸，你可知道你上次说要给我钱买套新衣服我是 多么高兴吗?我跟班上最要好的几个同学都说了， 说我爸爸这么忙还是没忘了我，我爸爸这么节省还 舍得花钱打扮女儿，我和爸爸关心过的其他人一样 在爸爸心里是同样重要的!同学们也跟我一样地高 兴，还打算和我一块上百货店挑一套，其实，我并不 讲究吃和穿，穿得补素我也早就习惯了，也从不认为 有什么见不得人。可这次是你要给我买的呀，我要 是穿上一身你给我买的新衣服，那绝不是要显示衣 服的漂亮，而是显示爸爸对我的爱呀……

**文** **阳** (被震动)啊，文明，俺真没想到这套衣服对你这么重 要 !

文 明 人家杨白劳再穷还记得给喜儿买二尺红头绳，可你

…

文 阳 文明，爸爸向你道歉……俺本来倒还是记起过的，可

是后来…… 文 明 后来怎么?

文 阳 后来来了一个农村小学教师，她丈夫铁长海吃了冤

枉官司，判了死刑…… 文 明 (一惊)啊!

文 阳 俺正在帮她上诉。这半年他们家搞得很惨，开除了 公职，连工资也没了。今天发薪，俺就给了她五十元 钱…所以……

文 明 爸爸，我明白了，要是我也会这么做的…… 文 阳 下次发薪，俺一定让你买套新衣服!

文 明 下次发薪，要是还有什么比买衣服更要紧的事，你仍 然可以像这次这么做。

文 阳 (感动地)你真是俺的好闺女!

〔文阳搂着文明。 〔苏老囤上。

**苏老囤** 文书记，嗬，父女俩这么亲热! **文** **阳** 哦，苏老囤，坐!文明，倒茶。

[文明给苏老囤倒茶，然后继续做功课。 文 阳 有事吗?

**苏老囤** 嘿，没事俺就不兴来看看你? **文** **阳** 你来肯定有事!

**苏老囤** 有点小事。 文 阳 啥事?

**苏老囤** 嗯……文明。到后屋去，俺跟你爸说件事。 文 明 噢 。

〔文明收拾桌上文具和作业，下。 文 阳 啥事，这么神秘?

苏老囤 有事求你帮忙。 文 阳 说吧!

**苏老囤** 你得先答应了俺。

文 阳 还不知啥事，让俺怎么答应?

苏老囤 反正不是坏事，你先答应了准没错。

文 阳 哪有这样托俺办事的，你得先让俺知道是啥事。 苏老囤 你答应了俺再说!

文 阳 你搞什么鬼?

苏老囤 答应了吧?嗯?

文 阳 (笑着摇摇头)不行!你让俺去杀人，俺也答应?!

苏老囤 (生气)嘿，俺苏老囤自打交了你这个当官的作朋友

俺什么时候让你帮俺干过缺德的事了? 文 阳 好好好，俺答应!

苏老囤 不许反悔! 文 阳 说吧!

苏老囤 好!(掏出一包用报纸包好的人民币)一万元! 文 阳 这么多钱，托俺买啥呀?

苏老囤 不，给你的。 文 阳 (一惊)给俺? 苏老囤 对，送你的!

文 阳 别开玩笑，送俺一万元钱?! 苏老囤 你不是答应了?收下吧!

文 阳 无功受禄，俺平白无故怎么能拿你的钱!

苏老囤 怎么是无功受禄?怎么是平白无故?你来俺石河之 后，石河大大变了样，果树成林了，连老鼠、小偷也没 有了，这不是你的功劳?

文 阳 这怎么能算在俺一个人的账上?

苏老囤 你别跟俺说套话，什么党的领导呀，大伙的支持呀， 集体的智慧呀，不假，可你文书记是当家的一把手， 功劳是大大的有。

文 阳 嘿，俺算啥!

**苏老囤** 就说俺那鼠药厂，不是你一手扶持起来的?如今俺 那苏氏鼠药畅销全国，还出口赚了不少洋钞票，俺老 苏也成了几十万元户。可你呢?还是个穷书记!瞧 你这破家，冰箱还没一个，电视机也是不带色的，孩 子穿得那么寒磷，咳!俺真为你难过呀!俺今儿个 来，是代表俺石河县老百姓报答你，给你一万元，让 你也成个万元户!

**文** **阳** 让俺成个万元户?

**苏老囤** 谁也没说书记就不许成万元户呀!

**文** **阳** 不行，这钱俺不能拿!

**苏老囤** 俺这不是行贿，不犯法的!行贿是偷偷摸摸的，俺这 是公开的；行贿是求你办事，俺今天求你个啥?俺钱 比你多，房比你大，衣服也比你新，日子比你好过多 了，哦，对了，官也比你高一级，俺最近选上了省政协 常委，至少是副局级了吧?俺是省级干部了，还有啥 好求你的?俺是因为觉着你为老百姓办事辛苦，你 是清官，你是真共产党，俺才这么实心实意地奖励你

*一万元!*

文 阳 (感动地)苏老囤，你的心意俺领了，这钱，俺是一分 钱也不能拿呀，你可知道，县里正有人告我的状哩， 你这不是让俺犯错误，让俺早点倒台嘛!

苏老囤 哎呀，文书记，俺就是害怕你给那些狗日的告倒了， 丢了官，削了职，把饭碗砸了，所以俺才送这一万元 钱给你，好让你往后能养家活口呀!

文 阳 (动情地握着苏老囤的手)苏老囤，俺坐得正，走得

直，他们告不倒俺!这钱俺实在拿不得呀!

**苏老囤** 文书记，你不答应，俺伤心哩!

文 阳 是党不答应，这是俺们党订下的规矩。

**苏老囤** 那好，俺这一万元钱就交给党吧!算是俺苏老囤奖 励共产党培养出了像你这样的好人，这总可以吧?

文 阳 党组织更不会收群众的钱。

苏老囤 谁说的?党组织是向人收钱的! 文 阳 那是收党费。

**苏老囤** 那这一万元钱就算我缴的党费。 **文** **阳** 你又不是党员，缴什么党费?

**苏老囤** 那俺苏老囤就争取入党，这算我预付的党费。 **文** **阳** 党费哪有这么预付的!

苏老囤 如今什么费都兴预付，党费为啥不可以预付? 文 阳 这不一样!

**苏老囤** 反正这一万元钱俺拿来就不带走了，你要是不要，俺

就……俺就…… 文 阳 就怎么?

苏老囤 (哭)俺就上吊!

〔苏老囤哭着离开文阳家，下。

文 阳 (追上几步)苏老囤!苏老囤!俺明日个还是要给你 送去的!

〔文阳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将一万元包好，放了起来。 〔石奎德拎着一些精美的礼品上。

**石奎德** 文阳!

**文** **阳** 石奎德，老同学!公差还是探亲?

**石奎德** 老婆去北京看她妈了，我这回来石河县是特地看你 的!

文 阳 别假情假义!

石奎德 真的是特地来看你的，听说县里有人到省里告你的 状，不放心，来看看你。

文 阳 没啥，别大惊小怪。 石奎德 省里派来了调查组? 文 阳 可不，挺重视的。

石奎德 结果如何?

文 阳 俺也没去问，他们也没来找俺，背对背吧，他们的口 紧得很，至今也没表态。

石奎德 能把你咋样?把你撤了?把你调走?

文 阳 还不知道，反正俺这次不能任人宰割，要打主动战! 石奎德 这就对了，我的老同学，喏，俺带了些战备物资，都是

外贸出口的高档货。

文 阳 这是干啥?老同学，来看俺，俺欢迎，可别这么俗气， 统统拿走!

石奎德 俺知道你的脾气，谁敢送礼给你?不是送你的! 文 阳 这么贵重的东西都送谁呀!

石奎德 谁喜欢就送谁呗!

文 阳 你1可别耍滑头，究竟送谁的?

石奎德 要问你呀，你认为该送谁就送谁，送谁最管用，你就 送谁呗!

文 阳 你这是什么意思?

石奎德 装糊涂?

文 阳 ：真的不明白!

石奎德 不愿意含蓄点，硬要我说穿了? 文 阳 别卖关子了!

石奎德 送谁?送地委、省委领导呗!谁官大送谁，谁有实权 送谁，谁对你最有用处就送谁，喂，离退休的可别送

呀!

**文** **阳** 让我送礼给省地委领导?!为啥?

**石奎德** 问你呀!县里为啥有十多个干部敢搞你?省地委没 后台他们敢下这着险棋?你呢?有后台吗?

**文** **阳**我打心眼儿里厌恶那些后台!

**石奎德** 如今当官的，要不倒，要提升，谁没后台呢?你在石 河县委书记这个位置上干了五年了吧?还是个县团 级!别太死心眼，你光对下面平头百姓好有啥用；升 官，还得靠上头。生命在于运动，升官在于活动，你 不活动咋行?

**文** **阳** 生命在于运动，升官在于活动? **石奎德** 是呀!

〔文阳拎起石奎德带来的礼品，放到门外。 **石奎德** 喂、喂、喂，你干啥!

**文** **阳** 拎回家，你再来!

**石奎德** 你我可是同窗好友，我可是为你好!

**文** **阳** 还记得我们在中学背过的古典诗文吗?陶渊明绝不 为五斗米折腰，李太白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 我不得开心颜。俺文阳也绝不会为升官、为保全自 己去拍那些贪官污吏的马屁!

石奎德 好!我佩服!学生本色没变，这些东西我带回去，宁 愿送给狗吃，也不给贪官污吏送去了。(欲走，又想 起一件事)哦，我想要你一样东西。

**文** **阳** 只要有，你尽管拿。 **石奎德** 你的照片。

**文** **阳** 没问题。(从皮夹里取出一张二寸照片)拿去吧。 **石奎德** 不，要大一点的。

文 阳 有一张四寸的。 **石奎德** 不，还要大些。 文 阳 多大?

石奎德 十二寸的!

文 阳 这么大干吗?开俺的追悼会用呀!

**石奎德** 我要呗!

**文** **阳** 这么大的没有。

**石奎德** 有，我好象在一本杂志封面上看到过。

文 阳 哦，你说的是记者拍的那张呀!(取出一本杂志)是 这个吗?

**石奎德** 剪下，放在镜框里，挂起来。

文 阳 啥?如今连领袖的像都不兴挂了，你还挂我的?别 开玩笑了!

**石奎德** 不，我这次回来，见到不少老百姓家挂你的像哩! 文 阳 (大吃一惊)真的?

石奎德 苏老囤家挂了，徐玉洁家挂了，申解放、路小东家挂 了，姚大娘家也挂了，还有不少人家都挂了!

文 阳 (着急万分)不行、不行，这简直是胡闹!俺得派人去 查，统统拿下来。什么时候了，还搞什么个人迷信、 个人崇拜!

石奎德 没有迷信、没有崇拜是好事，可有些时候，没有迷信、 没有崇拜比有迷信、有崇拜更可怕。什么都不相信 了，这个国家还有指望吗?我认为在这种时候有些 老百姓自发地要在家里挂一张他们所喜爱的领导干

部的像，是好事，是希望，是尊重。 文 阳 尊 重 ?

石奎德 尊重一种尚未失去的高尚人格，至少也是一种缅怀。

**文** **阳** **缅怀?**

石奎德 缅怀一种已经逐渐消逝的理想。文阳呀文阳，我也 想挂你的像呀!我总觉着你是咱们中国最后一代理 想主义者了!

文 阳 (极大的震惊)哦?我是中国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

**尾** **声**

〔县委礼堂门口。

〔路小东身穿警服在门口看门。 〔苏老囤蹲在地上抽烟。

**苏老囤** 喂，小路，让俺进去吧!

**路小东** 你咋行?今天开的是副科局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大 会，你又不是党员干部，咋进去?

苏老囤 俺不是进去开会，俺只是站在后边听听，听听那班人 究竟怎么整治文书记，省地委调查组的屁股究竟坐

在哪一边。(站起，着急地)让俺进去! **路小东** 苏大爷，这不行!

**苏老囤** (塞给路小东一包烟)喏，拿着! **路小东** 让俺犯错误?

**苏老囤** 他娘的，你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如今连省长、中 央的大干部、外国人都对俺这个顶顶大名的苏氏鼠 药厂厂长客客气气，你敢不让俺进去?让开!

**路小东** (亮出手铐)苏大爷，您要是妨碍公务，俺只好依法办 事了!

**苏老囤** (气得大骂)俺日你祖奶奶!现在啥时候了?嗯?里 头有那一班狗日的在咬俺文书记!省地委调查组来

了一个来月，一个屁还没放；省委的方书记今儿也来 了，也没说话，究竞文书记是凶是吉，全县的百姓都 把心悬半空中哩。俺是第一个到这儿来的，你小子 能不让俺进去吗?

〔苏老囤气得又蹲在门口。 〔丁一从会场里出来。

丁 一 小路，快，给俺买包烟去。

路小东 丁局长，不行呀，俺得把门。 苏老囤 丁局长，俺有!

〔苏老囤递一包烟给丁一。 丁 一 谢谢了!

苏老囤 (一把拽住丁一)等一等，丁局长，会开得咋样了? 丁 一 咳，紧张，紧张，心都悬起来了!

苏老囤 啥个结论呀?

丁 一 省地委调查组还没宣布调查结果，方书记也还没做 总结哩。

**苏老囤** 那这会儿谁在说话呀? **丁** **一** 那班告状的家伙!

**苏老囤** 咳，你们怎么尽让那班奸臣说话呢?你们得开口呀! 丁 一 沉住气、沉住气!俺得进去了，进去了!

〔丁 一进会场，下。

苏老囤 (急得团团转)咳，这不得把俺急死!(突然想起)对 了，俺好歹也是个省政协常委，至少是个副局级的五 品官呀，咋不好进去?(掏出省政协委员证件，挂在

胸前)小路，你他妈的让开! 路小东 苏大爷，又咋了?

苏老囤 睁开你狗眼瞧瞧，俺胸前挂的是啥?

路小东 啥 ?

苏老囤 省政协委员证! 路小东 省政协委员证?

苏老囤 俺同省委书记拍过照，同省长握过手，俺这省政协常

委有权到基层上视察。 路小东 是吗?

苏老囤 你瞧，这证上的国徽!俺这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

你让开，俺要进去视察，你别妨碍俺的公务!

路小东 (仔细看苏老囤胸前证件上的国徽)嗬，还真有国徽! 请……请吧!

〔苏老囤大摇大摆地走进会场，下。

〔申解放、申母、姚大娘、石奎德、徐玉洁、龚权、农民 甲、乙等数十人敲锣打鼓抬着匾上。匾上分别写着： “文阳是大清官”、“公正廉明，清风长存”、“为民作 主，申张正义”等等。

路小东 大伙干啥，干啥? 申解放 给俺文书记送匾。 路小东 里边在开会哩!

徐玉洁 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要送到大会上来，让省里的调查 组看看我们县老百姓对文书记的敬爱!这是我和我 丈夫铁长海送的!

姚大娘 对，文书记是俺石河县第一大清官! 申 母 是当年的老八路!

农民甲 俺们不许奸臣坑害忠良!

石奎德 小东，让大伙进去，让省地委也了解一些民意。 龚 权 对，让俺们进去!

路小东 不行呀，不行，等会开完了再说!

众 让俺们进去，让俺们进去!

〔苏老囤从会场里跑出来，狂喜，大叫。

**苏老囤** 乡亲们，平反了，平反了，俺们文书记平反了，平反了 呀 !

众 (惊喜)你慢慢说，慢慢说! **苏老囤** 你们听呀，听呀，听见了吗?

〔众人鸦雀无声，在场外静听场内的声音，突然场内 传出经久不息雷鸣般的掌声。

**苏老囤**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大伙在鼓掌，在鼓掌哩，俺的 手也拍红了，拍痛了!调查组说，十三个干部告的是 刁状，省委方书记说，告状告出了一个大清官!太阳

出来了，出来了呀!雪地埋人架不住太阳晒呀! 〔苏老囤边哭、边笑、边拍手、边叫。

〔锣鼓大作，鞭炮齐响。 〔石奎德等欣喜若狂。 〔苏老囤高兴得发烟。

**苏老囤** 来，抽一枝，抽一枝，今儿个俺请客，抽一枝，这是喜

烟，大伙非抽不可呀!

〔文阳从会场出来，后面跟着丁一、方书记、调查员 甲、乙，老肖等人。

〔黄淑珍及文明从另一方向来到会场门口，他们朝文 阳走去，文明扑在文阳的怀里，黄淑珍激动地扶着文 阳的肩头。

文阳(激动地)谢谢!俺 … … 早就料到了，俺这个理想主 义者一定会胜利的……谢谢!

**——剧** **终**

**绿色营地的女儿们**



张莉莉

张莉莉，女，广东省作协专业作家，著有话剧《血染的风 采》、《人生不等式》及小说、散文多部。

人 物

方小诗新兵，十八岁。

白 羽 班长，二十二岁。

江桦 女兵连连长，三十岁。

卢晓云 女兵连指导员，二十八岁。 柳 眉 老兵，二十岁。

杨 妮 新兵，十六岁。 丁点点 新兵，十六岁。 田香香 新兵，十七岁。

司马长江女兵连仅有的一位男性，技术员，二十六

*岁。*

白 翎 白羽的姐姐，特区某通讯工程公司职员，二

十四岁。

**时** **间：**现代。铁打营盘中自然流逝的一段时光。

**地** **点：**一群身着国防绿的女儿们驻扎的绿色营地。特区包 围着的军营。

1

〔绿得透明的舞台空旷深远。来自各个角度的绿色 的光源将舞台照射成一座晶莹迷人的水晶官。绿色 的营地，绿色的女儿，绿色的生命，怎么理解都可以。 〔亮而脆的小号声在很远的地方响起来了，越来越 近，在绿莹莹的光笼罩着的舞台上，小号声发出金属 般清脆悦耳的共鸣。

〔有歌声飘来，开始是一个女兵的声音，明亮而又有 些稚气。渐渐地声音浑厚起来。越来越深情 — -

剪去披肩发，脱去花裙子，

我穿上军装穿上军装，走进绿色营地。 镜子面前照一照，大檐帽可真神气。

哎，我漂亮吗?你说真漂亮! 哎，我美丽吗?你说真美丽!

绿色的女儿绿色的年华，噢，我可真幸运。 摘下蝴蝶结，抛去高跟鞋，

我穿上军装穿上军装，走进绿色营地。 训练场上比一比，巾帼神姿我第一。

哎，我勇敢吗?你说真勇敢! 哎，我坚强吗?你说真坚强!

绿色的女儿，绿色的青春，噢，我永远难忘记。

〔歌声渐渐远去，小号的乐声越来越激昂。 一位女兵 手持乐杖，步履轻盈矫健地走上舞台，她背对观众站 在舞台的台沿边，手中的乐杖随着小号声有节奏地 挥动着。蓦地，鼓乐齐鸣，小号声被淹没在奔涌而来 的军乐声中。 一列挺拔英武的女兵队伍出现在绿光 如水的舞台上，她们吹奏着圆号、小号、黑管等乐器。 变换着队形行进，将这绿色营地的勃勃生气向观众 撞击。

〔绿色营地女儿们的造型剪影，如绿色水晶宫中一座 座雕塑。

〔绿得醉人的一片无边无际的葱笼。葱笼得令人窒 息 。

〔清晨。太阳已经流出温和的光，但还不足以驱散林 中的雾。有微风拂过，掌状披针形的树叶摇曳着沙 沙低语。

〔这是一片白雾缭绕的棕榈林，有些神秘。

〔如摇响一串银铃，林子里突然就爆出来一片姑娘们 的笑声。

〔树影婆娑。林中姑娘们的身影在雾气中渐渐清晰 了。她们笑着、闹着、喘息着，几乎是一人占据了一 棵棕榈树，以各种姿势舒展开身体。

〔又小又瘦头发剪得比男孩子还要短的点点在草丛 中蹦来跳去，不知是在抓蝴蝶还是抓蚂蚱。比点点 高不了多少的杨妮在采野花。她很白，头发自然卷 曲着，眼睫毛长长的像个洋娃娃。胖乎乎的田香香 躺在草地上伸懒腰，她总是不分地点场合地想睡觉。 方小诗细细长长的眼睛，使人觉得她总在眯着眼睛

看什么。白羽伴依着树干，拿着歌本唱着一支不太 熟悉的歌。她很漂亮，女人的丰富和军人的英气集 于一身。

〔林间飘荡着断断续续的歌声。

〔长着溜溜的削肩膀，扭动着水蛇腰在林中走来走去 的柳眉晃到方小诗跟前。方小诗拿着一只小号对着 高高的树梢拼命吹。

柳 眉 干啥呢?瞎吹一气!

**方小诗** 哎你说，这椰子树什么时候才能长出椰子来? 柳 眉 瞧把你馋的!长出来你能摘得着吗?

**方小诗** 还不会想办法吗?哎，你们可真笨，从来就不摘这树 上的椰子吃?

柳 眉 谁像你那么馋啊，猴子似的。(说完笑)

方小诗 说谁呢!我倒听说广东十八怪，老太爬树比猴快。 你不是老广吗?你倒试试!

**柳** **眉** 好个不饶人的方小诗，看我不撕了你的嘴!(二人追 打嬉闹)

方小诗 (边笑边嚷嚷)我看你那小细腰一扭一扭的，不光比 猴快，差不多会跟蛇一样快!美女蛇!

柳 眉 (揪住小诗，挠她痒痒)叫你胡说，叫你贫嘴!还敢不 敢?

方小诗 (笑成一团)柳眉姐姐饶命!饶命!

柳 眉 还姐呀妹的呢!这是部队!告诉你们，(对围上来的

杨妮、点点)以后一律叫我老兵，听清楚啦!

方小诗 哎，听清楚啦!老兵!

柳 眉 不对!要加上姓，叫柳老兵!

**妮、点** 柳老兵?

方小诗 是，柳老兵!(忍不住笑)太形象啦，柳老兵，扭来扭 去的老兵!

柳 眉 (又挠她)看你还敢乱编排?(对妮、点)还不快来帮 忙!

〔杨妮、点点兴高采烈地加入进去。

方小诗 柳老兵，柳老兵，柳老兵饶命，我不敢啦，再不敢啦! 〔一声悠长的哨音。

〔白羽跳起来大喊：全体集合! 〔女兵们迅速列队，

〔连长江桦和指导员卢晓云出现在林中。 〔白羽整好队伍，跑步敬礼报告。

白 羽 报告连长指导员， 一连三排二班单兵徒手队列训练 结束，正在休息，请指示。

卢晓云 (走至队前，敬礼)请稍息!大家累了吧! 众 不累!

卢晓云 不累就好!第一天嘛!累了叫一叫可以，别抹眼泪 就行啊。现在注意了，听我口令，立正!间距一米 ——散开!

〔女兵们依照口令列队。 **卢晓云** 别说话!立正!脱帽!

〔女兵们摘帽。杨妮的卷发纠缠着帽子。方小诗的 披肩发瀑布一般散开来，田香香的长辫子直垂到腰 际。只有短发的点点最俐索。

〔卢晓云与连长相视而笑。她在队列里走来走去，端 详着女兵们的秀发。

方小诗 (终于忍不住)指导员，干嘛呀?

白 羽 队列里不要说话。

〔方小诗对着杨妮伸伸舌头做鬼脸。 〔卢晓云终于站到队列前。

卢晓云 看得出来，你们都很钟爱自己的头发。可既然当了 女兵，头发就不完全是个人的事情了。军队需要整 齐划一，头发也不例外，因此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是

——剪发! **新兵们** 剪发?!

〔卢晓云拿出剪子。 **卢晓云** 谁先来?

**田香香** (抱头)俺不剪，俺不剪，俺家乡的女子都留长发哩， 剪得秃秃的俺咋个见人哩!

**杨** **妮** 我也不剪，我也不剪嘛!剪得像老大妈似的，别提多 难看啦!

**卢晓云** (对方小诗)你先来吧，带个头。 方小诗 不，她们不剪，我也不剪。

**卢晓云** (走向田香香)香香，你看现在还有谁留这么长的辫 子呀?剪得短短的，你会更漂亮。啊，你看看我们 ——(摘下军帽)

〔卢晓云步步走近，田香香步步后退，她突然尖叫 一 声逃至一边，惊恐地准备友抗。卢晓云转向杨妮，杨 妮跳开，转向方小诗，小诗也跳开。

方小诗 不!我不愿意。为什么要强迫?! 〔队伍七零八落。

江 桦 (走前几步)听我口令： 立 正—

〔新兵吓得赶紧入列。

江 桦 军人《内务条令》规定：女军人头发不得过肩。今天

我们剪发就是执行内务条令。也就是说，不管个人 愿不愿意，头发都得剪。方小诗，出列!

〔方小诗极不情愿地出列。 江 桦 很好!(对卢)剪吧。

〔卢晓云握着剪刀走向小诗，方小诗欲退。 江 桦 方小诗，立正站好。

〔方小诗抚弄长发，泪水滚落。她默默地摘下发夹和 蝴蝶结，任卢晓云的剪子咔嚓咔嚓地响过去。

〔太阳很红很亮地挂在无云的天空。棕榈树叶纹丝 不动，没有一丝儿风。蝉鸣声此起彼伏，仿佛要搅动 起凝滞了的空气。

〔女兵们显得精神多了，一律齐耳的短发。军装也似 乎合身了一些，军裤紧裹着一条条修长的腿。

〔江桦在喊口令。显然，女兵们的单兵训练动作还有 些拖泥带水。但一个个已是面色绯红，气喘吁吁了。

**丁点点** 报告! 江 桦 说!

丁点点 (试探地)我……我要上厕所。 杨 妮 (胆怯地)报告……我也要。

江 桦 你俩不是刚去过吗?

**丁点点** 早上喝稀饭喝多了 … … 杨 妮 我也是 … …

江 桦 还一唱一和上了?以后少喝点稀饭!听口令，继续 操练!

**丁点点**，连长，我憋不住了呀!

江桦(不理)立正!注意了，继续走正步，记住要领!— 正步走!

〔队伍刷刷地行进着。

〔不远处，有男兵们的操练声传来，好象故意似的，喊 声震天动地。

江 桦 (越发来了精神)走出点女兵连的威风来!一二一，

*一二一，一-——二——三——四!*

〔女兵们昂首挺胸，又尖又脆的口令声震耳欲聋。

〔男兵们仿佛不甘示弱似的，口令喊得此起彼伏。

〔太阳越发地毒了，热气蒸腾着，女兵们咬紧牙关坚 持着。

〔江桦仍坚韧不拔地喊着口令。

〔方小诗的腿越抬越低，迈着拖泥带水的步子。 江 桦 立定!方小诗，出列!你怎么了?!

方小诗 累了!

**江** **桦** 问问大家，谁不累? 〔方小诗低头不语。

江 桦 其余人解散休息，方小诗继续操练! 方小诗 连长!

江 桦 听口令!立正!正步 — — 走!

〔女兵们谁也没离去，静悄悄地看着方小诗操正步。

江 桦(喊着)方小诗，注意力集中!腿，胳膊到位，听到了

吗?到位!

〔方小诗再也忍不住，停步不走了。

〔任凭江桦怎么喊口令，她都象钉子一样站在原地不

动 。

江 桦 (气极)好吧。既然不愿动，你就在这儿给我站着，没 有我的命令，不许离开这儿。其余的整队回连队。

〔女兵们暗暗地同情着方小诗，谁也不敢吱声。队伍

静悄悄地被带走了。

〔偌大的操场上，人都走光了，方小诗执拗地站着一 动不动。她狠狠地用手擦去泉涌的泪水， 一次又一 次，仿佛永远擦不尽。

〔林中的蝉已热得没了精神，叫声已是声嘶力竭了。 〔一个年轻精明的军官扛着一捆电线钻出林子，肩上 扛着一条杠杠两颗星。是女兵连的中尉技术员司马 长江。看上去他整整比小诗高出来一个头。看到孤 零零站在操场上的方小诗，他走了过来。

〔听到脚步声，方小诗垂下眼帘，根本不看来人。 〔司马长江奇怪地围着她转了两圈。

长 江 (选择着句子)请问，你是哪个连的?你在哭?怎么 一个人站在这儿?是女兵连的吧?江桦让你站这 儿?你倒是说话呀!哎，告诉你，我也是你们女兵连 的!

〔方小诗终于抬眼看了看他，又垂下眼帘。

长 江 你不相信?嗯，连我自己也不相信。你们连缺技术 员，说调我去代理几天。几天?谁知道几天是多久? 我这就是去见你们连长。这不，她让我扛点旧电话 线给你们新兵晾衣服。走吧，跟我走吧!

方小诗 (终于看看他说话了)你，你怎么猜到我是女兵连的?

长 江 还用猜吗?一看就知道!除了江桦大连长，哪个连 长敢对如花似玉的女兵下毒手?放在我们载波连， 你只要眼泪水儿这么一流，我们连长指导员说不定

给你送上巧克力呢! 方小诗 你们连长是男的?

长 江 全军区除了这么 一个女连长，除了这么 一个女兵连，

还到哪儿能找到第二个? **方小诗** 你们连有女兵吗?

**长** **江** 有啊，一半对一半呢。

**方小诗** 求求你，去跟你们连长指导员说说，让我去你们连 吧!

长 江 (为难地)这……这我可是好象没办法。要是电话机 呀，线路呀什么的坏了找到我，我倒能帮忙。调人? (他苦笑着摇摇头)

**方小诗** 如果不行，我宁愿回家了。

长 江 这可不行，这是部队呀，傻丫头。哦，对不起，我还不 知道你的名字呢。

**方小诗** 方小诗，诗歌的诗。你呢?

长 江 司马长江。司马迁的司马，黄河长江的长江。哎，方 小诗同志，部队是绝对不能随便离开的。其实呀，你 们连长顶好，全军都呱呱叫的优秀女连长，跟她呆久 了你就知道了。

**方小诗** 那人家咋叫她女巫?

长 江 还不是你们女兵叫出来的。她就是严格一点，心，可 是很好。其实，对付你们这群女孩子，也只能这样， 说轻了对你笑，没用啊!说重了又对你跳，哭天抹泪 的。我们连长指导员见了你们女孩子都让三分。还

是江桦大连长有一套，厉害!行之有效! **方小诗** 简直是法西斯!

**长** **江** (尴尬地)对对，不过对女孩子这样，是有点法西斯! 狠了点儿!哦哦，你还没吃饭吧?我们还是走吧!

**方小诗** 我要现在死了才好，真的，那就是她把我整死的! (又抹起泪来)

长 江 可别这么想，我活还活不够呢。这样吧，我这就去打 饭给你送来!(摸摸口袋，摸出几片口香糖)哎，你先 嚼嚼这个。这个女孩子最爱吃。

〔方小诗接过糖，忍不住扑哧笑了。

长江你可坚持住，啊!水和饭马上就送来!

〔他顾不上拿电话线，转身就跑。

〔方小诗望着他远去。她舔舔干裂的嘴唇，将口香糖 送进嘴里。

〔江桦提着军用饭盒和水壶从棕榈树林的另 一边走 来。她远远地望着方小诗挺立不动的背影，加快了 步子。

江 桦 好了，吃饭吧。 〔小诗不语不动。

江 桦 人不大脾气倒不小啊。来，先喝点水吧。你呀，

我儿子也没让我这么操心。

〔小诗嘴唇蠕动着，泪水滚滚。

〔江桦将水壶举在小诗唇边喂她，小诗望着她，乖乖 地喝水了。

江桦(替小诗擦去汗水泪水)你还真这么一动不动地站 着?我可真要佩服你了。要是把这股劲儿用到训练 上，你该成为一个多好的女兵。走吧，我们到林子里 坐坐。

〔方小诗吐出口香糖的橡胶，看看地上司马长江留下

的电话线，扛起来。 江 桦 这是谁的?

〔小诗不语。

江 桦 司马长江来过?

〔小诗点头。

江 桦 (看看地上的糖纸)是他给你糖吃? 〔小诗望着她，仿佛说，又怎么啦?

**江** **桦** 你就吃?!

〔小诗放下电线，故意掏出一块口香糖塞嘴里。

江 桦 (气极)你还有脸吃!(夺过她手中的糖扔得老远)

方小诗 你!我……(看看手里的饭盒，又望望连长，将饭盒 摔了出去)

〔司马长江拎着饭盒和水壶跑来，愣在一边。

江 桦 方小诗 长 江

无法无天，真是无法无天!走，都跟我回连队! 不!我绝不回去!(转身跑去)

哎，小诗!(欲追又止步，看看江桦)

江 桦(精疲力尽地挥挥手)去吧，去吧，去把她追回来， 一 定追回来啊!

〔司马长江拎着饭盒水壶跑去。

**江** **桦** (恼火地捶捶自己的头)唉，我这鬼脾气!

〔她无力地拣起饭盒，扛起电线，蹒跚走去。

2

〔女兵宿舍，正是午睡的时间，窗外蝉鸣象一支不知 疲倦的乐队，演奏着永远那么单调的乐曲。

〔天热，女兵们穿了部队发的衬衣和大绿裤头，躺在 床上。

〔没有人说话，但几乎每个人都在翻来覆去，显然谁 都没睡着。

〔杨妮在给洋娃娃化妆，又抱着亲热了 一会儿才躺 下。

〔丁点点从床上悄悄爬了起来，她从枕头下摸出一根 棍子，一抖一条活龙活现的蛇在棍子上一伸一缩地 蠕动着。她蹑手蹑脚地走到杨妮床前，将蛇凑到杨 妮的鼻尖上。杨妮睁开眼睛，惊恐地刚要大叫。

**丁点点** 别叫!假蛇。哎，我们去看看小诗吧。 **杨** **妮** (胆小地)行吗?

**丁点点** 谁也不会知道。我们给她送点吃的。 **杨** **妮** 我这儿还有巧克力、泡泡糖。

〔杨妮变魔术一般，从枕头下摸出一大堆零食，二人

摸摸索索地穿好了军装。 白 羽 ( 躺在床上)干什么去?

**丁点点** 我们，我们——嗯，方便一下就回来。 杨 妮 对，就一下，就回来。

白 羽 (坐起来)方便一下?(笑笑)怪不得连长让你们少喝 点稀饭。好吧，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

〔众目睽睽之下，丁点点和杨妮慢腾腾地往外掏着那 些五颜六色的小玩意。

田香香 (撒一嘴)嗯，上厕所还带这么些吃的，不嫌臭啊!好 像谁稀得吃你的似的!

白 羽 好了，去吧，方便几下都可以。 柳 眉 班长，她们根本不是上厕所。

**丁点点** (一步步挪到白羽床前)嗯，嗯，班长，我们想……想

去看看方小诗，你看外面太阳毒的，她会被晒死的。 **杨** **妮** 班长求求你，让我们去吧!

柳 眉 没有连长的命令，你们去了她也不敢动。要让连长 知道了她敢吃你们送去的东西，她还得挨罚!你俩 也逃不了!

**杨** **妮** (哭腔)那可怎么办哪!

**田香香** 报告班长，丁点点骂俺肥猪婆哩!

白 羽 点点!(对大伙)连长已经给小诗送水送饭去了，大 家还是睡觉吧。

**柳** **眉** 哟，方小诗还真成人物了，还连长亲自去送饭哪!

**田香香** (唠叨)丁点点，你现在是革命军人哩，还兴骂人?让

连长知道了也罚你可大太阳地里晒着去，看你还敢 不?!

**丁点点** (学舌)晒健康了哩!晒成肥猪婆了哩!(说完自己 忍不住笑了)

**田香香** 你敢再骂俺肥猪婆，俺就敢告连长去。肥有啥不好

哩，连长夸俺能干活哩!

柳 眉 俺说田大嫂，(捏捏她)这不叫肥，这叫丰满哩!男人 就喜欢俺田大嫂的厚厚实实的丰满哩!

**田香香** 真的呀?!俺就知道乡下的男人不嫌女人肥，敢情城 里男人也喜欢?

柳 眉 敢情!你下回到首长家问问，首长准告诉你。

**田香香** 俺可不敢瞎问哩。俺爹说俺爷爷打鬼子时救过首 长，可也不能总烦扰首长哩。上个星期天首长接俺 到他家吃饭，俺都没敢多吃哩。

**柳** **眉** 敢情是那饭不好吃吧?

**田香香** 哪能呢?倒也没啥稀贵物件儿，可那做工别提有多 精细了。那萝卜丝呀，切得跟细溜溜的粉条子似的， 豆芽菜连根都掐得秃秃的。你说那豆芽菜的根吃到 嘴里能碍啥事儿哩!再就是那雪白雪白的小馒头，

一个个跟鸡蛋一般大哩，别说吃哩，光看着也眼馋死 人 哩 。

柳 眉 敢情!你咋也不给俺捎几个回来哩!

**田香香** 俺哪敢啊，俺都没敢多吃。俺就吃了十二个，俺听首 长叫老阿姨再去买，敢情是俺吃多了哩!

**柳** **眉** 敢情!记着，下次到首长家再多吃点儿。

**田香香** 俺可不敢。首长说：小田哪，别客气哩。俺也不敢。

〔一个T 恤衫、超短裙打扮的姑娘出现在门口。她化 了淡妆，一头秀发烫成新潮款式，她是白羽的姐姐白 翎 。

白 翎 姑娘们好!

〔白翎的出现令姑娘们兴高采烈，她身上的一切，都 使女兵们感到新奇。

白 翎 哨兵都认识我啦!可还故意问，你找谁呀。我说找 白羽呀。他们就说，我们知道，你是白羽的姐姐白 翎。你比你妹妹长得还漂亮。我说你们有没有搞错 呀，妹妹要是穿上便衣，你们一定会说她更漂亮。就

这样，他们就让我进来啦!

杨 妮 白翎，你这头发是新做的吧?

白 翎 好看吗?告诉你们，这是今年的流行款式，叫海绵 芯，妈的，花了我一百二十元呢!

**田香香** 一百二十哩，我的个妈也!

**杨** **妮** 真好看。

田香香 (摸摸白翎额前竖立的头发)这叫啥哩?还硬硬的 哩!俺说这嘎儿(地方)可是不中看哩，象野鸡头上 那毛哩!

白 翎 (笑得弯腰，捋捋田额前的留海)敢情田大嫂，就你这 毛，刚从土里钻出来的鼹鼠似的，俺说这嘎儿可是很 中看哩。

柳 眉 依俺说啊，中看不中看都没用哩。这身绿皮一裹，你 敢烫吗?再说，你一年的津贴费才刚够烫个头哩。 无论如何，我今年可是一定要要求复员啦!

白 羽 好好干吧，革命工作需要你呢!忘啦，连长去接兵时 你怎么说的，啥服装也没军装神气。连长说不是看 你那坚决劲儿，她还不一定收你呢!

〔白翎摸出一张照片走近白羽。 白 翎 哎，妹妹，你看他怎么样?

白 羽 (看照片)这是谁呀? 白 翎 你先说帅不帅吧?

白 羽 看不出来。

柳 眉 哎，给我看看!哟，象电影明星，挺帅的! 丁点点 (好奇地)可这是谁呀?

白 翎 我老公呀!

白 羽 (吃惊)你老公?

白 翎 (笑了)还不是正式的老公，是我男朋友，可我愿叫他

老 公 。

白 羽 真难听!

白 翎 难听?怎么会难听?我怎么叫起来又亲热又感动? 〔众人大笑。

**柳** **眉** 广东人爱这么叫。

**田香香** 不中听不中听。老公老公，还是大姑娘呢，臊不臊死 人哩!

白 翎 唉，观念不同，没办法。换了你叫什么?(拉着戏剧 腔)夫君，妾身陪罪来了!怎么样?比老公好听吗?

**田香香** (点点头)好听多了!

〔白翎只好笑一笑摇摇头。

白 翎 哎，姑娘们，你们要的衣服我给你们买来啦!

〔姑娘们欢呼着一拥而上。 白 翎 试试吧!妹妹你也试试吧!

〔全体姑娘忙开了，室内一会儿便一片花团锦簇。 白 羽 白翎，这——,也太露啦!

白 翎 露?三点式露不露?新潮嘛! 白 羽 (欲脱)我可不敢穿!

田香香 嗯，嗯……这光前光后的，多臊人啊!再说，俺又这 么胖，这游泳衣这么点儿大 还不绷得……

白 翎 咳，一绷不就大了吗?来，姑娘们，改造一下俺们的 田大嫂!

〔姑娘们七手八脚，将衣服给田香香套上。紧身衣紧 绷绷地襄在她身上。

〔田香香双手捂脸站在屋子中间。白翎拿来一面镜 子对着她。

白 翎 俺说田大嫂，你瞧你穿上敢情是真漂亮哩。

〔田香香从指缝间偷看着自己，慢慢挪开了手，她被 镜子里一个新鲜的自己惊呆了。

**田香香** 敢情还真中看哩。 **众** (忍住笑)敢情!

**田香香** (突然跳上床，扯一条被单裹住自己)敢情这模样儿

也让男人看哩?! 众 (终于大笑)敢情!

**田香香** 这还不让男人看花了心哩，俺可不敢穿出去哩!

柳 眉 俺说你就穿那“八 一 大裤衩子”出去最放心了，谁也 不看你!

〔姑娘们已经乐不可支，满床打滚。只有白羽，她早 已脱去时装静静地看着姑娘们闹。

〔门开了，连长江桦出现在门口。 〔笑声戛然而止。

江 桦 全体集合，去找方小诗。 〔 切 光 。

3

〔一轮清清淡淡的月亮升起来了，照着无边无际的树 林。

〔蛙声阵阵。南方特有的牛蛙的叫声如黄牛的哀鸣， 黑夜里听来让人毛骨悚然。

〔淡淡的月亮走进了云层，树林成了黑幽幽的一片。 〔悠远而哀怨的小号声穿透层层的棕榈林，黑夜格外 寂 寞 。

〔方小诗疲惫地倚坐在棕榈树根下，金色的小号在黯 淡的星光下闪着亮光。

〔长江循着号声走来，他凝神屏气，生怕吓跑了小诗。 继而，他被号声吸引了，久久地聆听着。

**方小诗** (发现有人)谁?

长 江 (反倒一惊)是我!哦，别怕，我是长江。 方小诗 长江?!(各种滋味涌上心头)长江!

长 江 小诗!(故作轻松地)哦……你，你干啥呢? 方小诗 我在跟椰子树说话呢!

长 江 说话?跟椰子树? 方小诗 你不懂!

长 江 可这不是椰子树!

**方小诗** 不是椰子树?不是椰子树是什么树? **长** **江** 是棕桐树!

**方小诗** 棕榈树?!我看就像椰子树!

**长** **江** (笑笑)哦，仅仅是像椰子树而已。你来看，看到树梢 上那些小果子了吗?那不是椰子，可以榨出棕榈油， 但不能吃。

**方小诗** (不得不服)是这样啊!

**长** **江** 哦，你的小号吹得真好，我都被迷住了。 **方小诗** (警惕起来)你来干什么?

长 江 找你-  连长让我来找你! **方小诗** 连长?!连长让你找我?

长 江 跟我回去吧!连长该急坏了。

方小诗 她会为我着急?我看她是恨不得整死我才好! 长 江 连长态度粗暴不对，可你这样做更不对!

方小诗 (委屈)你也这样认为?!(伤心哭泣)

长 江 小诗，你别哭啊!小诗，我们刚刚认识，恕我直言 ——我觉得，你虽然穿上了这身军装，可你还不像一 个兵!

方小诗 (赌气一般)那你说我像什么?

长江 中学生，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学生!

方小诗 中学生?!(觉得对方小看了自己)中学生怎么样?! 我宁愿去当中学生也不再当这个兵!(脱掉军装，摔 给长江)

长 江 (突然严厉地)方小诗同志! 〔方小诗一怔。

长江(缓和下来)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啊!看得出来，你是 个聪明而又好强的姑娘，你慢慢就会懂得，军人，特

别是女军人，不是什么人都能干出样儿来的! 方小诗 (小声嘀咕)我还正不想干呢!

长 江 (一字一顿地)但我相信你能干得很出色! 方小诗 (没想到)我?!

长 江 (为她穿上军装)你是块当兵的料!不信，咱们走着 瞧，怎么样!

方小诗 (笑了)你像个巫师!

长 江 (也笑了)不，我是个预言家!

方小诗 (苦笑了)你的预言会落空，你最终会失望的。 长 江 看来你并不了解自己!

方小诗 我不敢说我了解你，但我相信我比你更了解自己!

长 江 不见得吧，一个对自己都不相信的人怎么可能了解 自己?

方小诗 谁不相信自己了?

长 江 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什么?相信自己怕苦怕累?相 信自己摔饭盒，跑树林子?相信自己在军队干不出 个样儿来?相信自己不是一块当兵的料?相信自己 好没出息?

**方小诗** 你——是你不相信我!(抹泪)

长江(笑了)好了，好了，这下好了，这说明你对自己还是 有信心的，你不会让我的预言落空，让我这个预言家 出丑，对吧?

方小诗 (抹着泪点点头) 长 江 我们回去吧!

方小诗 我 — 长 江 走 吧 !

方小诗 那，那——我这样连长会把我怎么样?

长 江 (做个怪样儿)这我可不知道，她总不会吃了你!好 汉做事儿好汉当，天塌下来也要自个儿顶着!怎么 样?

方小诗 (久久地望着长江，终于点头。突然地)你真好!

长 江 (一阵慌乱，没话找话地)哦，你的小号吹得可真好! 方小诗 (一笑)你早说过了!

长 江 (喃喃地)哦，对，对，对，我是说过了…… 方小诗 你喜欢，我再吹给你听!

〔小诗将小号贴在唇边吹起来。

〔“小诗—— ”一声细细尖尖的喊声冲破了夜空的寂 静，蛙们不再鼓噪。

**方小诗** (恐惧地依向长江)是叫我! 长 江 别害怕，是连长她们!

〔一声又一声，林子里回荡着悠悠扬扬的呼叫声。 一 点又一点，星星点点的手电筒的亮光像萤火虫一样 在林子里穿来穿去。

“回来吧!小诗—— ” “小诗，回来吧—— ”

〔声音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

〔沉默的树林，黑漆漆的夜。 长 江 小诗，我们快回连队吧!

〔小诗望着他，目光中充满了信赖和钦佩。 〔军号声远远传来。

4

〔女兵宿舍。

〔清晨，窗外传来女兵们充满朝气的歌声。白羽教一 句，女兵们唱一句：“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 闪亮的领章印着我开花的年岁，虽然没戴上大学校 徽，我为我的选择高呼万岁。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 史，一辈子也不会感到愧悔。”

〔方小诗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了头。 〔江桦端了 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进来。

江 桦 小诗，吃点东西吧。 〔小诗不理。

江 桦 我知道你恨我，心里一定还在骂：这个女巫婆。骂就 骂吧，谁叫我当了这么一个女兵连的连长呢?要是 你有这一天啊，说不定你比我还女巫。可我就这模 样儿，我就这么狠，还制服不了你方小诗，可见你方 小诗是比我这女巫还厉害了。可我告诉你，你别跟 我来这一套!这样儿的我见得多了，训练怕苦怕累， 还敢跑!以为你多能耐吗?以为你多出息吗?用你 自己爱说的话来说吧，掉价!方小诗你太掉价!你 要真有本事就到操场上去练出个样儿来给全连瞧

瞧，让大家看看你比我这女巫厉害多了!你应该明 白，当了兵，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想怎么着 就怎么着。你也许会说，女巫，难道你不知道我累 吗?知道，我当然知道；你也许还会说，女巫，你不知 道我需要自尊吗?我也知道。可作为军人，服从是 天职。你以为单兵训练仅仅是几个动作吗?你以为 众目睽睽之下让你操正步仅仅是为了处罚你吗?那 都不是目的。目的只有一个，培养你作为军人必须 具备的素质，这素质就是坚韧顽强，不屈不挠。你也 许会说，我是一个女孩子呀!不错，你现在是父母的 女儿，将来还会是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可你只 要穿着这身军装，你就首先是军人，一个男人要成为 一名合格的军人都要经过一个严峻的过程， 一个女 人要无愧于这身军装，恐怕更要经过一个炼狱般的 过程了。滋味不会好受。方小诗，你是个很要强的 姑娘，说真的，我很喜欢你。你要真想抗拒我这女 巫，你最好先把自己锤炼成一个真正的军人!

〔方小诗一动不动地躺着，但能感到她被江桦强有力 的话震动了。

**江** **桦** 我这个人哪，脾气太坏。女巫!地地道道的女巫。 我不该摔掉你的口香糖。(掏出一些糖)喏，你爱吃， 以后我给你买。

〔方小诗嘴唇蠕动着，突然用被子蒙住头，放声痛哭。 江 桦 小诗!

**方小诗** 连长!

〔二人抱在一起。

〔卢晓云出现在床边。

**卢晓云** 连长!

**江** **桦** (不好意思地抹去泪水)你回来了?

**卢晓云** 嗯，连长，你爱人来长途，说你孩子江江病了，他这一

段搞一个工程设计又忙，让你回去几天。 江 桦 江江什么病啊?

**卢晓云** 发烧，好些天了。医生说是感冒引起的。

**江** **桦** 马上就是军区的军事大演习了，海陆空三军的协调 配合全靠通讯联络呀，我怎么敢走?

**卢晓云** 没有你是不行——

**江** **桦** 我去给家里挂个电话吧，再说。 **卢晓云** 也好。

江桦哎，你呢?回家谈得好吗?

**卢晓云** 崩了。吵了一天一夜，他坚持要我转业，我坚持不 转。最后他说，离婚!我说，离就离，我把东西都搬 过来了。

江 桦 你没告诉他你有了?

**卢晓云** (抹泪)告诉了。他反倒说，不正好是转业的理由吗? 哪有自己的孩子不带，整天带着一群半大孩子疯的! 像母鸭子!

江 桦 (咬牙)亏他还是当过指导员的，说出这种话，看我去 收拾他!别以为他当了一个什么破经理，就把当兵 的看得不值钱了!

**卢晓云** 他总是说，我一个月挣那点钱，还不够他喝一瓶酒抽 两条烟。

**江** **桦** 你别着急，住在连队别回去，看我来治他! **卢晓云** (点点头)你快去挂电话吧。

〔江桦对卢晓云示意了一下躺着的方小诗。

**卢晓云** (点点头)你快去吧。

〔卢晓云在方小诗的床头坐下。她揉揉温润的眼睛， 调整了一下情绪。

**卢晓云** 小诗，小诗!

〔方小诗猛地掀开被子坐起来。 **卢晓云** (端起面条)小诗，吃点吧。

〔方小诗久久地望着指导员，终于接过碗，抽噎着大 口大口地吃起来。

〔卢晓云笑了。

〔窗外，女兵们还在唱“十八岁十八岁”,已经唱得很 流利了。

5

〔女兵连活动室。

〔司马长江正在对女兵们进行话务模拟训练。

白羽充当用户，提出各种要求，种种问题，司马长江 在监考。

〔田香香走进来。进来的那一刻，她还在看着手上的 本子背着什么,嘴里念念有词，直到白羽叫她，她才 恍然。

白 羽 田香香，现在开始考试了。

**田香香** 现在?噢，考试了哩。(收起小本子) **长** **江** 别紧张，听清提问再回答，记住了?

**田香香** (使劲儿点头)记住了。

〔白羽开始提问，田香香开始回答，她显得异常紧张， 双手紧捏着放在胸前，两眼发直地望着前方，甚至听 不清白羽的提问。

长 江(对白羽)你再慢一些。(又对田)都是些很简单的问 题，放松一些，对，你要不要喝口水?

〔长江倒了一杯水给香香，她接过喝下去，感激地望 望长江，长江对她点点头，她渐渐松弛下来，回答得 比较流利了，看得出，她尽力想把普通话说得好一

些 。

长江(递上卷子)很不错了，89分，比点点还多五分呢。

田香香 (不相信)真的?

白 羽 功夫不负有心人嘛。

田香香 (哭起来)俺还以为会考不及格哩，吓得俺昨晚一夜 没敢睡，猫在被窝里背呀背，没想到会比点点还多五 分 哩 。

白 羽 我都知道，你翻来覆去的，我可陪了你一夜。

**田香香** 俺这人脑瓜子不好使，小诗、点点、杨妮可都比俺强 哩，俺就怕考个倒数第一，那多臊人哩。

长 江 去吧，先去好好睡一觉。再写封信给你爷爷，让你爷 爷也高兴高兴。

田香香 好哩好哩。(乐滋滋地下) 白 羽 (喊)下一个——方小诗。

〔方小诗上。可以看出她神情中充满自信。 长 江 可以了吗?

〔方小诗点点头。白羽开始提问。

〔一问一答，方小诗滚瓜烂熟，珠落玉盘一般。 〔白羽问毕，长江再问，仍旧没有难倒方小诗。

长 江 (兴奋地)好样儿的，方小诗。你得了全连最高分， 一 百二十分!

白 羽 (拉住小诗的手)小诗，你真行! 〔姑娘们上前围住了方小诗。

长 江 来来来，都来看看你们的卷子!好好骄傲吧，姑娘

们!(对小诗)怎么样?我的预言没说错吧! 方小诗 (真诚地)也是你教得好嘛。

柳 眉 (酸溜溜地)说他教得好还不如说我们学得好呢!长

江，你怎么奖励我们吧!

长 江 奖励， 一定奖励!口香糖怎么样?(抓出一把抛向空 中 )

〔姑娘们接着嚼得有滋有味。田香香上。

**田香香** 俺不爱吃啥口香糖。你们咋就不嫌沾牙哩? **柳** **眉** 得了吧，那泡泡糖还是留着你自己戒烟吧!

**丁点点** 对!一奖励就是口香糖，好象我们只会吃口香糖似 的 。

杨 妮 对，我们不要口香糖，我妈寄给我的还一大堆呢，早 吃腻了。

**方小诗** 我看口香糖挺好，干嘛逼人家。

柳 眉 喲，又没逼你，你着什么急呀，长江，你看着办吧!

〔司马长江抓头挠耳，突然一拍脑袋。 柳 眉 怎么样?

长 江 有了有了，我请你们去卡拉 OK怎么样? 众 卡 拉OK?

长 江 对，卡拉OK!

〔又是一片欢呼。 **田香香** 啥叫卡拉OK 呀 ?

柳 眉 就是唱歌听音乐，去了你就知道了! 方小诗 这么多人请假，连长不会批的。

长 江 咱们悄悄的。出了问题我顶着。

**丁点点** 哦，太好啦!简直是百年不遇啊! 〔白翎端饭回来。

白 翎 哈，原来全在这儿，让我在伙房好等!你们还不去吃 饭，伙房催呢!

〔姑娘们收拾好东西，纷纷跑去。

长 江 白羽，你要的书我给你找来了。 白 羽 (接过翻看)谢谢你。

白 翎 白羽，你还真考军校啊? 长 江 你 反 对 ?

白 翎 坚决反对，干什么不好?非得穿这身军装!都是干 这一行的，妹妹技术比我强多了，我一个月挣五百 多，就是军校毕业能提干，又能挣多少?白羽，你不

是够复员的条件了吗?复员吧! 白 羽 (淡淡地)部队挺好。

长 江 这话对，我帮你好好复习，一定考上。

白 翎 还挺好呢!你看这一身绿把你给弄得!十八的姑娘 一朵花，你这象什么?十八的姑娘一棵松，嗯，不老 松!(笑了)

长 江 不老松也挺好!好花不长开，青松可常青。我，我就 特别——特别喜欢你妹妹穿军装。

白 翎 哟，弄了半天你是后台老板呀?(伶牙俐齿)你说，你

是喜欢我妹妹呢?还是喜欢我妹妹穿军装?

白 羽 白翎——

长 江 我不是说了，喜欢白羽穿军装嘛。

白 翎 不喜欢我妹妹?她不穿军装你不喜欢? 长 江 我没说不喜欢呀!

白 翎 那就是喜欢?

长 江 (步步后退，擦汗)不，不，这词不恰当，不恰当。

白 翎 喜欢不恰当?那就是爱吧?爱白羽，还是爱白羽穿 军装?

长 江 不能这么提问题，不能——我的意思是，你妹妹很好 看，穿上军装更好看。她如果穿你这一身，就没那么

好看。

白 翎 (频频点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长 江 好好，你好好玩，我得吃饭去了!(匆匆下) 白 羽 姐，你看你把他弄得—

白 翎 白羽，好眼力!这家伙不错!英俊，漂亮，气质好，脾 气也好!一米九〇盖， 一米八〇帅， 一米七O 菜，一

米六○用脚踹。这家伙至少一米八○的个儿，帅! 白 羽 (哭笑不得)你胡编些什么呀?

白 翎 是他让你考军校的吧?这家伙，挺有心计! 白 羽 跟他有什么关系，我自己的事儿。

白 翎 你们俩——

白 羽 我们俩什么也没有，他就是帮我复习。

白 翎 (审视着白羽)告诉你，我敢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地肯

定，这家伙爱你。 白 羽 (笑笑)怎么见得?

白 翎 你看他的眼睛，你听他的声音，你再注意他的感觉。 他如果不是爱你才见鬼!

白 羽 (冷漠地)就算是吧，那也与我无关哪!

白 翎 妹妹，为了他，考军校也值了!我知道你们战士不让 谈恋爱，现在悄悄地谈，等军校毕业一提干不就成 了?

白 羽 我的恋爱专家，你可是越说越没边儿了。我这一辈

子压根不想结婚。 白 翎 什么?

白 羽 你瞧瞧爸爸妈妈，你还没受够吗?我恨爸爸。 白 翎 可我同情爸爸。

白 羽 我现在才明白，他过去往家里带的那些女人

白 翎 妹妹，你对男人有偏见。这军营又使你的偏见加深 了。白羽，交个男朋友试试吧!真的。他会对你爱 护、体贴，委屈了可以在他怀里哭，累了你可以靠着 他坚实的肩膀，他可以把摩托开得象飞一样拉着你 疯跑，他可以把你托起来使你感觉自己象一片云在 飘……

白 羽 (摇摇头)我不想，真的不想。我只想一个人安安静 静地过一辈子。

白 翎 (恐怖地)妹妹，你别这样想。你如果不爱那家伙，你

要求复员吧!环境会造就一个人，也会改变一个人 的 。

白 羽 不!我早想好了，作一名职业军人。我发现我很适 合。(兴奋地)你想，我要是能成为女兵连的连长，我 就是女巫，我还需要谁呢?我会象江桦一样领着一 群大孩子，她们依靠我，相信我，这还不够吗?

白 翎 (望着突然陌生了的妹妹，简直想哭)白羽你都想些 什么呀!你不知道你多漂亮吗?你不知道你多聪明 吗?你只要走出军营，随便到任何一家公司，你都会 得到重用!你是女人，你该去干女人的事业!

白 羽 (不能理解白翎的痛苦)苏联的一位女作家写了一本 书，“战争中没有女性”,女人能干男人的事业，我怎 么不能?

白 翎 你……你……你这是变态! 白 羽 (冷冷一笑)也没什么不好!

白 翎 不!妹妹，你不能这样!(将桌上的书撕成碎片)叫 你的军校见鬼去吧!

〔“啪”的一声，白羽给了白翎一个耳光。白翎抬起头

来望着白羽，惊恐地后退着。

〔白羽冷冷地看着她，收拾起地上书的残片。 〔军号声阵阵传来，悠远，绵长。

6

〔营区大门口。对于女兵们来说，就是从这里，世界 被划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那永远葱绿葱绿的 棕榈林，一部分却是那霓虹灯永不熄灭的诱惑。

〔女兵连的姑娘们今天象过节，花枝招展，浓妆淡抹。 短短的头发也不知用什么法子弄出了一些卷儿，五 彩的发夹、头饰代替了军帽装点在姑娘们的头上。

〔姑娘们垂头丧气地站成一排，嘴里咕咕噜噜的背着 内务条令，如同和尚念经。

〔长江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他怀里抱了好几套军 装，显然是女兵们换下的。

〔白羽走来，可神情也同样的沮丧。

长 江 怎么样?

白 羽 纠察报告了主任。我听见主任在电话里说“不像话!

让江桦亲自去领人!”(做个鬼脸)这下惨了!

长 江 这也怪了，我们一个一个地分散行动，出去时很成

功，怎么回来就全给截住了? 白 羽 我也猜不透啊!

长 江 (扫视女兵)有谁出卖了我们! 白 羽 怎么会呢?没理由这么做。

〔江桦匆匆赶来，长江、白羽快步迎上。 白 羽 连长!

江 桦 (灼灼逼人的目光)你领的头? 白 羽 是我!

江 桦 嗬，还挺勇敢!(绕女兵们两周)很漂亮嘛!很时髦

嘛!你们自己互相看看，还象当兵的吗?!

白 羽 连长，都是我的错!处分我好了。

江 桦 嗯，我饶不了你!我不明白，这军装穿在身上有哪点 不好?非得换这么一身花花绿绿!都在哪儿换的?

方小诗 门口卖杂货的大妈那儿。 柳 眉 卖水果的大叔那儿。

杨 妮 卖凉茶的是个小姑娘，她让我去她的小店里换的。

**田香香** 俺在门口裁过衣服哩，那个大婶叫俺：“肥肥，上我这 儿裁，便宜点”。俺说俺这回不是裁衣服，是想换衣 服哩。大婶说你们还不让穿军装上街哩?俺说不是 哩，是不让穿花衣服出去哩。她就说，肥肥，下回裁 衣服还找俺啊，不，是还找我啊!俺说，俺下回也不 裁衣服了；俺上回让你裁的衣服做的褂子都太小不 能穿哩。大婶说——

〔小诗扯扯田香香的衣角，示意她简短一些。

**田香香** 你别催俺，俺还没讲完哩。俺讲到哪啦?对了—— **江** **桦** (打断)丁点点，你呢?

**丁点点** 卖服装的小店，有个大哥……

江 桦 你们听听!你们看看!这还成何体统!你瞧你们有 多大胆?还大叔大哥?!素不相识，就敢跑人家那儿 换衣服?!你们不怕出事，我还怕呢!你们不把自己 当回事，你们的父母还把你们当回事哩!出了问题

你们让我怎么向你们的父母交代?偷偷摸摸、鬼鬼 祟祟，都知道这样做不应该，都知道违反纪律!为什 么还要去做?!

长 江 连长，她们考试成绩不错，所以就——

方小诗 连长，是我们自己要求司马技术员带我们去的，不能

全怪他一个人——

白 羽 我是班长，我也有——

江 桦 都给我住嘴!我一个也饶不了你们!这军装你们才 穿了几天，就不喜欢了?就厌烦了?我告诉你们，日 子还长着呢!谁要不能从心底里爱上这身军装，谁 就不能当好一个真正的兵!马上回连给我把这些乱 七八糟的衣服脱下来!

**白** **羽** **是!**

〔白羽整队，姑娘们大概被训蒙了，向左向右转都搞 不清。江桦望着自己这支花团锦簇的队伍，深深地 叹了口气。

〔军号又吹响了，传出营区很远很远。

7

〔夜晚，总机房，红红绿绿的指示灯闪闪烁烁。

〔女兵们接电话的声音有一种轻飘飘的清晰，构成一 组十分悦耳动听的音乐。

〔夜渐渐深了，灯光闪亮的频率慢多了。女兵们一个 个放松了自己，舒展开身体。

柳 眉 这可真不是人干的活，可把我累死了。 方小诗 (提醒她)哎，说话摘下耳机。

柳 眉 这半夜三更的，没关系! 方小诗 总不好的。

〔柳眉哼一声，把耳机摘下来摔在桌上。信号灯亮， 柳眉摔摔打打地又戴耳机。

柳 眉 你瞧这麻烦吧!(气乎乎地)喂，讲话呀!死啦!长 沙线路坏了，不通!

〔柳眉不容对方再说，拔了塞绳。

方小诗 (好心地)要长沙呀，我可以给你转。 柳 眉 (白她一眼)就你积极!

方小诗 你— 一

柳 眉 谁知道是做给谁看的呢! 方小诗 你 ! 我——

〔灯亮，方小诗接线。

**柳** **眉** (对身旁的田香香)哎，我让你去找三连的王大个谈 谈，你找了吗?

**田香香** 俺没好意思哩，虽说是老乡，可找他说啥哩?

**柳** **眉** 到树林子里，随便聊聊呀!(小声地)王大个儿要是

转了志原兵，你不也可以留城里啦?

**田香香** 俺可没这胆儿哩，要让连长知道了—— **柳** **眉** 嗨，这种事儿，谁管得了?

**田香香** (被说动了心)俺，俺就是不知道王大个儿咋想哩?

**柳** **眉** 我看得出来，他喜欢你。忘了?上次你挖电缆沟完

不成任务，不是他帮你挖的? **田香香** 那不假。

**柳** **眉** 还有一次你去看病碰上他，不是他用单车拉你回来 的?

**田香香** (有些得意了，一拍大腿)敢情!俺咋都忘了哩。他 对俺是不赖。

**柳** **眉** 你要不快点抓住他，他可就跑了! **田香香** 俺 — —

〔振铃，田香香接电话。

**田香香** 要哪里?554323呀，来了，请讲。

〔田香香刚要摘耳机，又停住。凝神听，哧哧笑。 柳 眉 怎 么 啦 ?

田香香 (摆手)嘘——

柳 眉 (明白了什么)我也听听! 田香香 那男的可真敢说 ·

〔柳眉换上耳机听，复摘下。 田香香 咋啦?

柳 眉 他们发现我们在听，不讲啦!哎，刚刚讲什么啦?

田香香 嘻嘻，那男的可真敢说-  柳 眉 说什么?

〔田香香伏在柳眉耳边耳语，二人窃窃地笑。 **方小诗** 哎，别太过份啦!接电话!

柳 眉 多管闲事!(戴上耳机)什么小姐!我是你大姐!

〔丁点点忙乎了一阵，这会儿闲下来，情不自禁地伸 个懒腰。

**丁点点** 班长，几点啦?天快亮了吧?

**白** **羽** (看表)两点半，还早呢!来，抹点清凉油就精神了! 〔白羽给丁点点抹油。

〔杨妮从兜里掏出一把口香糖给丁点点，示意她悄悄 传过去。

〔柳眉正在吃糖，见长江出现在身后，停止了嘴的运 动，一本正经地拔塞插塞，长江拿起口香糖哼了一 声，将糖轻轻一抛，抛到了墙角。

〔小诗欲辩解，看看身边的柳眉，终于没有说话。

〔长江一路察看过去，杨妮看逃不掉，放下耳机，掏出 一块糖给司马长江。

杨 妮 (赖皮地)司马长江技术员，你吃不吃?

〔司马不动声色地接过糖看看，又轻轻一抛抛向屋 角 。

长 江 (大声地)都给我吐出来!(旋又克制着小声地)吐出 来，全都给我吐出来!我说是怎么了?你们到纠察 台去听听，谁能听清你们说的什么?!太不像话!还 有你们俩，田香香和柳眉，聊天的聊天，竊听的窃听， 乱成什么样子了?说轻了你们笑，说重了你们跳!

嗯，我这回就不怕你们跳，明天开始，业务训练时间 增加一小时，什么时候改好了什么时候恢复正常。 白羽同志，也请你认真地负起责任来。

白 羽 是，不过我们班人手太少，她们也的确太累了。 长 江 太累?太累也不能纵容!

〔红灯亮，白羽接电话。

白 羽 (非常好听的声音)是长话连。找妈妈?哦，你是小 江江呀?你的病好了吗?还在医院呀?怎么这么晚 找妈妈呀?我吗?我是送给你小熊猫的熊猫阿姨 呀，还有松鼠阿姨，唐老鸭叔叔、米老鼠阿姨，好多阿 姨都在这儿呢。你妈妈在长机室，你等等，熊猫阿姨 给你接过去，啊!

〔机房的姑娘们隐去。 一束灯光照着前台一角的江 桦和她五岁的小儿子江江。

江 江 妈妈，你怎么总不回家呀?我病了，病得好厉害。不 信你看看，我的屁股都让些阿姨拿针扎烂了。妈妈， 你不爱小江江了吗?

江 桦 爱的，爱的!妈妈最爱的就是我的小儿子江江啊!

江 江 那你怎么不回来看我呀?爸爸说，都给你发了好几

封电报了。今天爸爸又去工地了，我脑袋好痛好痛， 我就想妈妈了，我就哭了。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看 我呀?

江 桦 乖孩子，好孩子，妈妈好想好想回去看你的，可是妈 妈这里也有好多好多事情呀。妈妈是连长呀，连长 要带好多好多的兵啊，就象要带好多好多的孩子。 她们也会想妈妈呀，她们也会脑袋痛呀，她们也会哭 呀，她们还要做很重要的工作。小江江，妈妈回不

去，你不怪妈妈吧。

江 江 妈妈你回来吧，我太想你啦!

江桦 江江，好乖乖，好宝贝，妈妈会回去的，你先好好睡觉 好不好呀?

江 江 妈妈，妈妈，我的头好疼好疼，我好想妈妈呀!

江 桦 (泣不成声)好江江，好孩子，妈妈明天就请假，妈妈

明天就赶火车去看江江 ……

江 江 妈妈，你可快来呀… 江 桦 江江啊!

〔江桦抬起头来，江江已不见，她望着手中的一只红 色电话听筒，泪水无声滚落。

〔女兵们静悄悄地聚拢过来。

女兵们 (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连长，你就回去看看江江吧!

〔江桦泪眼婆娑地看着她这一群大孩子，使劲地点点 头 。

8

〔女兵连营院内。两棵树上扯着一根长长的旧电话 线，上面晾着一些被子衣物。

〔柳眉抱着一床被子在院中晃悠着，她尤其注意观察 晾衣绳上的衣物。

〔长江迎面走来。柳眉并不说话，只是直勾勾地盯着 他 瞧 。

长 江 (站住)有事吗?

柳 眉 (一笑)嗯，你看你把晒衣绳挂那么高，谁有你那么高 的个儿呀?

〔长江接过柳眉的被子往绳上一搭，转身就走。 柳 眉 (气得折断树枝，嘴里却甜甜地喊)谢谢你啦! 长 江 (突然站住)柳眉，我问你句话。

柳 眉 (仿佛有什么预感，扭捏羞涩地)问我多少句都没关 系——只要你——

长 江(打断)我问你，那天我们去卡拉OK 是你给门卫挂了 电话?

柳 眉 (变了脸色)我，我怎么会?我一直跟大伙在一起， 你，你可以去问问嘛!

长 江 如果你认为那样做不对，你可以不去，你还可以正大

光明地报告。女兵连被通报你脸上很光彩吗?(欲 走 )

**柳** **眉** 你怎么,怎么血口喷人!我，我告诉主任去!

长 江 (笑笑)去吧!说谎的孩子会被狼吃掉的!记住了? (走去)

**柳** **眉** (咬牙跺脚)哼，看谁被狼吃掉!

〔她从兜里掏出几管油彩，在江桦和卢晓云穿过的两 件女式衬衣上涂上五颜六色。看见一件男式军装 时，她犹豫了一下，举起油彩正欲涂抹，见方小诗端 一盆衣服走来，便匆忙扯下那件男式军装，不料军装 被树上的一颗钉子挂住，柳眉急撒手躲至树后。

〔方小诗晾衣服。她发现了男式军装上扯破的大口 子。她捧起军装贴在脸上，许久才放开。

**方小诗** (冲楼上喊)杨妮，把我的针线包扔下来。 〔杨妮应着，丢下一个针线包。

〔方小诗穿针引线，补着被扯破的男式军装。

〔柳眉从树后闪了出来。 柳 眉 干什么呢?这么认真?

〔小诗看了她一眼，没理她。

柳 眉 哟，原来是为司马技术员补军装呀!他知道了还不

知有多高兴呢!哎，我去把他叫来! **方小诗** 柳眉!

柳 眉 不愿叫他?瞧你这可怜样儿吧!替人家补了衣服还

不敢让人家知道，谁领你的情? 〔小诗望着柳眉。

柳 眉 要是我爱一个人，我就要不顾一切地去爱。大不了 不穿这身军装，我还正不想穿呢!这军队压根儿不

是女人呆的地方。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不让谈恋爱， 叫什么事儿?

方小诗 这很正常。

柳 眉 正常个屁。我反正今年是坚决要复员。连长还说什

么再干一年。再白白地耗费一年的青春?谁干谁是 傻瓜。

方小诗 我看当兵挺好。人有各种活法，当兵也算一种很好 的活法。

柳 眉 (冷冷一笑)很好?是因为有人好吧?你要是不好意 思，我去对司马说——

方小诗 (摇摇头)不，不是地方，也不是时候。 柳 眉 这么说，你是真爱上他了?

方小诗 柳眉，我不想谈这个问题。

**柳** **眉** 随便聊聊，认真样儿!(收起被子离去)

〔江桦上。她一副精疲力尽的样子。 方小诗 连长，你回来了?

江 桦 哦，小诗啊，你帮我找找指导员，让她来一下。 〔小诗答应着下。

〔片刻，卢晓云上。她衣袖和裤腿挽得高高的。身后 跟着丁点点，胶皮水鞋大白围裙，提着两只叮当乱响 的大铁桶。卢晓云将手中的铁锹交给丁点点。

**卢晓云** (对点点)到三连去把王大个儿请来，请他来帮忙杀

杀猪，就说猪下水都归他们连! **丁点点** 哎 !

江 桦 别去了，点点，我一会儿来吧。

**卢晓云** 连长，叫王大个儿来吧，你太累了!

江 桦 (玩笑地)我可舍不得把猪下水给别人。对不对，点

点?

丁点点 太对了!我就爱吃猪肚子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心 啊，肝啊，肚子啊!

江 桦 那好，你们去准备好，我一会儿就来。

丁点点 好的，连长，你一会儿教教我杀猪，下回我就可以杀 了 。

江 桦 你不怕?很多的血——哗 …… **丁点点** 当兵的嘛，还怕这个!

江 桦 好，我收你这个小屠女了。去吧，准备好了叫我。 丁点点 是，连长!(下)

江 桦打扫猪圈了?

**卢晓云** 又买了八只小猪仔儿，只只都活蹦乱跳的。 江 桦 你以后别再去干这些重活了。

**卢晓云** 没事儿，医生还说要多活动呢。

**江** **桦** 也没你这种活动法的，你先去洗洗吧! **卢晓云** (预感到什么)你说吧。(坐下)

**江** **桦** (沉默良久，掏出一张纸)他让我交给你。

**卢晓云** (没有接也没有看，泪水涌出来)我早知道他会这样 的!我早知道的!

**江** **桦** 我原想，如果实在谈不通，你就转业吧，孩子总不能

没有爸爸。可是 — **卢晓云** 怎么?

**江** **桦** 可是——他很坦率地告诉我，他又找了一个，他只请 求你同意离婚。

**卢晓云** 怎么会——这么快啊!

**江** **桦** 我们犯了个错误。晓云，我不该留你在连队住下，这 样正好疏远了他。几个月的时间，以为他熬不住会

来找你，我们都错了。我看到了，他办公室里花花绿 绿的女孩子多的是，他不是原来仅仅拥有你一个卢 晓云的大兵了，人家现在是大经理!晓云，外面的世 界的确是变了!

**卢晓云** 变了?

**江** **桦** 变得跟过去不 一 样了!他使我深深地意识到这 一

点!晓云，我们和他不是一回事儿了。 **卢晓云** 你是说—

**江** **桦** 那个女人我也见到了。是他叫她过来见我的。 **卢晓云** 他怎么做得出来?!

**江** **桦** 晓云，我突然想了很多，作为女儿、妻子、母亲，我们 是不是真的做得太少了?父母怨我们，孩子怨我们， 丈夫又要离开我们了，这身绿军装是不是真的不适

合女人穿啊? **卢晓云** 连长!

江 桦 好久好久没出营区的大门了。走到街上觉得街道也 是陌生的。我就穿了这么一身，不就是一双胶鞋吗? 咱们在营区不是天天穿在脚上很自然吗?过去就是 穿着它上街转转也同样很神气。可今天是怎么了? 你丈夫看我的胶鞋，那个女人看我的胶鞋，公司那些 小姐看我的胶鞋，街上的男人女人也都看着我的鞋， 我真受不了他们那种轻飘飘的目光。唉……怪不得

姑娘们外出要偷偷摸摸地换便衣了! **卢晓云** 连长，那不是我们的错呀!

江 桦 是的，不是我们的错。可能说是他们的错吗? **卢晓云** 他们不理解我们!

江 桦 是啊，我们也不理解他们!我怎么觉得，从你丈夫的

公司回来，倒象是从美国回来似的，那儿的人都不象 中国人。

**卢晓云** (苦笑笑)也许他们看着我们该说我们不象特区人 了 。

江 桦 也是的。我从来没感觉我是在特区，部队就是部队， 特区的部队也是部队。

**卢晓云** (又苦笑)可是特区部队的女兵得跟老公打离婚，而 且不会打得头破血流。

江 桦 他和那个女人都说，离了婚你们也可以做朋友。他 还说，孩子他可以要，如果由你抚养，可以给你五万 块!

**卢晓云** 五万块?!桦子，你说，五万块能实到天上的月亮吗? **江** **桦** 天上的月亮?

**卢晓云** (伤心地)你知道的连长，最初是他先追我。我那时 还是战士，哪里敢搭理他，他海誓山盟等着我。他 说，晓云，你就是那天上的月亮，就是永远得不到你， 我也等着你!——(哭泣)

江 桦 是啊，谁想到会变成这样啊。我就不相信没有他谁 还活不了!军营里哪儿不是男人， 一抓一大把，看我 给你抓几个来，任你挑!

**卢晓云** 我不想，我真的不想了。男人——

〔丁点点提着杀猪刀跑来，身后跟着方小诗、田香香、 杨妮。

**姑娘们** 连长!指导员!都准备好了，杀猪吧?!

**江** **桦** (使劲儿地握握卢晓云的手)走，我们杀猪去!

**卢晓云** (使劲儿地抹去泪水)好，我掌刀!(欲走) 〔白羽上。她手上拎着玩具、水果、食品等。

**白** **羽** **连长!**

〔众女兵围上来，争看玩具，每人抱一个。

白 羽 连长，这是大家让我去给小江江买的玩具。不知江

 江会喜欢什么,我什么都买了，有冲锋枪、机器人、小 动物 ……

江 桦 这怎么行，这这，也太多了——

白 羽 (对女兵们)一会儿一人写段话放玩具里送小江江，

让他知道有这么多阿姨喜欢他。 **江** **桦** (热泪盈眶)谢谢，谢谢大家了!

众女兵 连长，江江要是没人带，你就把他带回来，我们轮流 看他。连长你放心地去吧，等江江好了再回来!连 长，军事大演习我们一定给女兵连拿回好成绩，你相 信我们吗?

江 桦 我相信的，当然相信!

〔她和卢晓云相望着笑了。卢晓云转身悄悄擦去眼 中的泪。

9

〔女兵连连部。墙上有锦旗数面。 〔室内空无一人。

〔稍顷，柳眉上。她敲敲门，无人应声，推门进。

〔卢晓云和司马长江上，卢晓云抱了一大堆奖品，长 江捧着一面奖旗。

**柳** **眉** 指导员，你回来了? **卢晓云** 找我有事儿?

**柳** **眉** 嗯。

**卢晓云** 正好，我也正想找你。

**长** **江** 指导员，锦旗挂起来吧?

**卢晓云** 挂，当然挂起来!连长今天也该回来了，让她看了也

高兴高兴! **长** **江** 我这就挂!

柳 眉 (凑前)司马大技术员，我看你这军装上的口子缝得

挺好嘛，知道是谁给你补的吗? 长 江 谁 ?

柳 眉 (冷冷一笑)她没告诉你?方小诗! 长 江 你怎么知道?

柳 眉 还不能让我看见吗?她可抱着你的军装吻了半天!

长 江 你，你，你胡说什么?

**柳** **眉** 我胡说?你去问问她自己嘛!指导员，这可是事故 苗头，你管不管吧?

**卢晓云** 长江?

长 江 真是莫名其妙!

柳 眉 指导员你可以调查嘛!要是我胡说半句，是这个!

(用手做王八状)她还亲自告诉我，她爱司马!

长 江 这，这——我这就去找方小诗!(下) **卢晓云** 说吧!

**柳** **眉** 指导员，这批复员兵到底有没有我?

**卢晓云** 还没定呢!不过你是刚刚三年的老兵，马上就是全 军的话务竞赛，你的业务不错，要做留的思想准备。

**柳** **眉** 可是我，我—— **卢晓云** 你怎么啦?

**柳** **眉** 前不久探家，我跟我男朋 —

**卢晓云** (紧张)怎么了?

**柳** **眉** 跟我男朋友——嗯，那样了。 **卢晓云** 你怎么敢?

柳 眉 他，他硬要嘛!

**卢晓云** 你，你怎么忘了，你是军人!

**柳** **眉** (抓住时机)我也知道我错了。可再不让我退伍，恐 怕就，就—

**卢晓云** (盯视着她)你没有撒谎?

**柳** **眉** 看你说的，不是万不得已，谁还告诉你这种事儿吗?

**卢晓云** (彻底失望)柳眉啊柳眉，我手下怎么会出你这样的 兵?

**柳** **眉** 我挺好的嘛!

**卢晓云** 你的问题我们会研究。(拿出那两件油彩斑剥的衣

服)是你干的? **柳** **眉** (看了看)是我。 **卢晓云** 为什么?

**柳** **眉** 你们为什么不考虑我退伍? **卢晓云** 你以为这样就能达到目的?

〔柳眉不语。

卢晓云 军队需要你，才留你，你应该感到光荣。再说，就你 这样子，我们怎么把你交给你的父母，怎么交给地方 单位?人家会问，这就是女兵连出来的?你的脸不 红，我都要脸红!

**柳** **眉** 指导员，你没事儿了吧? **卢晓云** 我们就不能好好谈谈吗?

**柳** **眉** 反正我的情况你都知道了，你们看着办吧!

〔卢晓云沉默了，良久，挥挥手让她走。旋又叫住。 **卢晓云** 你回来!刚才你说的方小诗的事儿属实?

**柳** **眉** 你怎么不去问她?

**卢晓云** 我会了解情况。可你不许再告诉任何人!

**柳** **眉** 还用我告诉吗?恐怕除了你，就没人不知道了!(转 身下)

〔门“砰”地一声响。

**卢晓云** (抱住头，万分痛苦地)老天，你救救我!

〔她拼命地撕扯着那两件被涂着油彩的衣服，强忍着 眼中的泪。

〔门开了。江桦站在门口。短短几天，她苍老了许 多，满脸憔悴。

**卢晓云** (又惊又喜)连长!

**江** **桦** **晓云!**

**卢晓云** 连长，你可回来了!(伏在她肩上哭着，又笑了)连 长，你看，你看我们得了锦旗!

江 桦 (淡淡一笑，声音已有些颤抖)墙上已经挂满啦!(数 旗，声音很轻很轻)1、2、3……26,二十六面，二十六 面……

卢晓云 (高兴地)二十六面都是我俩的，才五年。 江 桦 五年，五年，江江正好五岁……

卢晓云 江江?江江怎么样了?!

江 桦 五岁，才五岁的小孩子……

卢晓云 (发现不对)连长，江江他—— 江 桦 (沉默良久)脑膜炎后遗症。

卢晓云 啊!

江 桦 我赶到医院，他已经认不出我了……

卢晓云 这怎么可能，他那天还跟我们通电话呢!他还记得 我，那么聪明……

**江** **桦**医生说，送医院送晚了，江江爸爸——悔死了!(泪 水才渐渐涌出来)可他有什么办法，他们那里是重点

水利工程，也像打仗一样。 **卢晓云** 连长!

**江** **桦** 他说，桦子，别难过，我们还年轻，再生一个吧!我们 不要了，只要江江，就他一个，好好爱他，今后要好好

爱他……只爱他一个 …… **卢晓云** 江江，可怜的小江江……

〔二人默默地垂泪，很久很久没有一句话。

〔女兵们的歌声阵阵传来，江桦和卢晓云在歌声中沉 思着什么。“二十岁二十岁，我离不开部队，我把青

春留给了亲爱的连队，连队给了我勇敢和智慧，从此 再也不怕浪打风吹。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 一辈 子都会感到珍贵。”

10

〔黄昏的时候，落日的余晖涂抹着茂密的棕榈林。 〔方小诗背着打得很规整的背包从林中走来。

〔她将背包取下，依树根放好。犹豫着终于从绿色的 军用挂包中摸出那只精巧的小号，她将小号放在唇 边轻轻地试了试音，然后非常漂亮地吹出了几个音 符。

〔林中的光线越来越暗淡，棕榈叶上的太阳渐渐散 去。小号还在孤独地响着，穿透层层的棕榈林仍显 出寂寞 。

〔司马长江迎面走来。小诗一步步后退着，许久地看 着他。司马长江低垂着眼帘，一步步前移。二人几 乎是重叠着退至林边。小诗终于无力地依靠在一棵 弱小的棕榈树上。

方小诗 (无力地)你，还是来了?! 长 江 你就这样走?!

方小诗 (一丝苦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 …… 长 江 跟我回去吧。

方小诗 你不要恨我…… 长 江 我能理解。

方小诗 ……很快的，三年就毕业…… 长 江 是的，很快的。

方小诗 我会给你写信—— 长 江 不，你不用—一

方小诗 你，害怕——?

长 江 不，小诗，我——(为难) 方小诗 (敏感地)你——

长 江 小诗，我们谈点别的吧。

**方小诗** 长江，这样也很好啊。不就是三年吗?三年后我就 有了权利，正正当当的权利。你说呢?

长 江 连里要为你开欢送会，我们还是回去吧。 方小诗 (冷冷一笑，摇摇头)

长 江 你不该这样的——

方小诗 我最憎恨的就是这样的虚情假义! 长 江 连长也是为你好——

方小诗 (望着长江)连你也这样说?!(伤心哭泣)

长 江 (手足无措)你别哭，别哭啊……真的，连长是为你好



〔小诗抽抽噎噎，长江急得围着棕桐树和小诗转圈， 一筹莫展。

〔棕榈树叶遮住了夕阳的最后一丝余光，林子更暗 了 。

长 江 小诗，小诗，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方小诗渐渐止住哭泣，她抬起头来望着长江，突然 伏在他的肩上抽泣不已。

长 江 (完全慌了神，欲推小诗，又觉不妥，迷乱地)这不行， 这怎么行，小诗，小诗……

〔寂静的林间回荡着一个女人的抽泣和一个男人迷 乱的话语。

〔一束手电筒光射来。司马长江一惊。 长 江 谁 ? !

〔小诗一惊，反而紧紧地搂住了他。长江推开她。 长 江 你，你真是疯了吗?(声嘶地)谁?你是谁?!

〔手电筒的光灭了。许久— **卢晓云** 是我。

二 人 (一惊)指导员! 江 桦 还有我。

长 江 ((更加紧张)连长!

**卢晓云** ((故作轻松地)听见小诗吹的小号，猜她在这儿。哦， 我们走吧。大伙儿都准备好了，要为你送行——

江 桦 (打亮手电筒，照照棕榈树下的背包)你是打算就这 么走了?!

长 江 (欲为小诗辩解)我们正准备回连队—— 江 桦 你们——?!

方小诗 不!没长江的事儿。是的，我这就要走了。

江 桦 (满脸寒霜)这就要走了?独自一个人悄悄地走了?!

**方小诗** 何必呢?假模假式的。大家都难受。 **卢晓云** 小诗!你怎么这样想呢?!

〔方小诗不再吭声，转身背起背包，深情地望着司马 长 江 。

**方小诗** (伸出手)告个别吧!

长 江 (犹豫着，终于伸出手紧握着)小诗，跟连长回去吧! (拉她走)

方小诗 为这个?!(鄙视地甩开手，转身欲走)

**江** **桦** (拦住)站住!

〔林子里陆续走出一个个女兵。有白羽、杨妮、柳眉、 点点。

**方小诗** 怎么?还一定要送我?!

白 羽 小诗，(捧出一只精巧的玩具电话机，她轻轻一拨，林 中响起一串脆脆的铃声)你喜欢吗?大家送的。

**方小诗** (接过电话机，擦去涌出的泪水。)

**卢晓云** (拉起小诗的手)欢送会都准备好了。大家送送你， 好吗?

白 羽 要不，你会后悔的。 众 小诗!回去吧!

〔方小诗犹豫着，姑娘们却已簇拥着她走去。

江 桦 (紧跟着)太不像话!回连队给我写检查，支部要重

新研究你上学的问题! 方小诗 (站住，咬牙)为什么?! 江 桦 还用问吗?

方小诗 (泪水涌出)就为了刚才—— 江 桦 难道还不够吗?

**卢晓云** ( 暗 示 地 ) 连长— 方小诗 卑鄙!无聊!

卢晓云 小诗，先回连队吧!

方小诗 (突然惊恐地 一 步步后退)你们，你们就这样逼我!

我，我，我再也不回去了!(转身伏在树上嚎啕大哭) 众 人 小诗!

〔方小诗嚎啕着跑进了林子深处。

〔月亮的清辉洒下来，棕榈树叶上泛着一层白霜一样 的寒光。

〔小诗的哭声渐渐变成隐隐的抽泣。 〔树林中，一个黑影幽灵一样地游动。

方小诗 两年了，整整两年的军营生活!我怎么也没想到，在 经历了那么多那么多的挫折和磨炼之后，还会有这 么严峻的生活在等着我……女人，也许天生就不是 当兵的料?可是连长呢?我真恨死她了，这个女巫 一般的女人!可我又不得不佩服她，你看她穿上那 身上尉军装，谁也比不上她威风神气!他妈的地地 道道的女军官! ……她也吃了那么多苦，她也是从 士兵过来的，可是她怎么就一点不懂我们呢? …… 长江啊长江，我怎么是在军营碰到了你?我还什么 也没有做，却已经感觉自己成了个罪人，这是为了什 么啊?!

**11**

〔茂密的棕榈林。天空明月如钩。

〔林中空地上。一块绿色的军用塑料布铺展在地，上 面摆满了食品饮料。

〔明亮的篝火旁，围坐着欢快的女兵们。白翎以她的 一身便装打扮尤其引人注目。

〔白羽领着女兵们在唱歌。歌词：“能不能把思念藏 在心底，能不能使感情不再忧郁，能不能给歌声更多 欢笑，能不能让绿色多几分豪气!噢，我不愿唱亲爱 的我爱你，因为我还不知道你在哪里，噢，我不愿唱 妈妈我想你，因为唱多了显得没出息。噢，我不愿唱 生死别离，因为当兵的也想图个吉利…… ”

〔一旁，小诗一个人孤寂地依树而坐，她摆弄着小号，

只顾按着自己的心思吹自己的调调。 〔白翎拿了 一瓶饮料走近司马长江。

白 翎 哎，女兵连的党代表，我看你是不是该歇一会儿了? 长 江 怎么?

白 翎 你把活儿都干完了，把小姐们都给惯坏了。 〔长江 一 笑。

白 翎 唉，看来呀，我真该到你们部队来找老公才好!

杨 妮 你会喜欢当兵的?

白 翎 (望着忙忙碌碌的长江)你们不觉得当兵的男人更像 个男人吗?

杨 妮 白翎，你怎么懂那么多?

白 翎 嗨，见多识广，交过几个男朋友，你就什么都懂了。 白 羽 (对方小诗喊)哎，小诗，吃烤鸡翅了，你还不过来? 方小诗 你们先吃吧!

白 羽 我给她送去。

江 桦 嗯，跟她谈谈吧。

〔白羽用铁条穿了两只鸡翅走向方小诗。 白 羽 来，我们一块吃。

〔方小诗接过，二人默默地吃着。

白 羽 味道还挺好，是吧?

〔方小诗不语。

白 羽 你不想去上军校吗?

方小诗 (终于憋不住)你为什么又不考啦? 白 羽 只有一个名额 ……

方小诗 哼，多好的心肠!

白 羽 (笑笑)也不全是。我已经超期服役两年了，去年就 想给我提干，可是没有指标。所以想到考军校。今 年总部又有了新规定，我提干大概不成问题了。

**方小诗** 所以你把考军校的名额让给我? **白** **羽** 当然也是连长指导员的意思。

**方小诗** 我就知道她们不信任我 —

白 羽 她们也是好心。要放在过去—— **方小诗** 放在过去?可我究竟干什么啦?

白 羽 我也相信你没干什么,可事情已经闹得满城风雨。

你何不就此躲躲呢?

方小诗 (悲愤地)我没有任何错，却要我躲躲?! 白 羽 可你得承认，你确实爱上了司马。

方小诗 ……难道说把一个人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也不行吗? 白 羽 天天在一起，埋得住吗?

方小诗 ……如果说我做了什么,想了什么,那都是我个人的 事情，并没有影响别人。

白 羽 小诗，听我说，真的有情谊，也不在朝朝暮暮。

方小诗 (望着白羽)可他，他……对你很好——,你一提干， 就可以……

白 羽 傻丫头，我只会一个人过一辈子。

方小诗 你说什么? 白 羽 我不骗你。

〔江桦拿着两串烧烤物过来。

江 桦 来，尝尝我烤的鱿鱼，味道好极了。 方小诗 我不想吃。

白 羽 ·真的好香，小诗你尝尝。 江 桦 还在生我气?

〔方小诗不语。

江 桦 真是个倔丫头!告诉你，你不吃了这烤鱿鱼，我可真

不让你去上学了! 方小诗 不去正好!

江 桦 你看看，人家不愿去嘛!

方小诗 (忍不住)谁说不愿去了——我，我——

江 桦 (笑了)我，我——嗯，我现在才知道你的小心眼!你 以为让你去上学是赶你走?你以为让你去上学是不 信任你?你错了!小诗!

**方小诗** 本来嘛，你就是不信任我。

江 桦 (又笑了笑)也许，我是有点老脑筋。我们当兵那会 儿，男的女的那事想都不会去想啊，傻子似的。现在 的兵真是不一样了，什么都想。

**方小诗** 我看这没什么不好。

**江** **桦** 当然不能说不好，年轻人，思想活跃嘛。唉，可想法 毕竟是想法呀——

方小诗 难道我做错什么了吗?不就给长江补了衣服?可那 衣服挂在钉子上，撕破了口子。如果是你连长的衣 服，我也同样会补的。

**江** **桦** 这我相信。但你不能不承认，你对长江-

方小诗 连长，刚才那首歌怎么唱的，“把思念藏在心底，让感 情不再忧郁”。我是一个人哪，你能让我什么也不想 吗?连长，为了配上这身军装，你知道我做了多大的 克制，多大的努力!如果不是因为穿着军装，我会不 顾一切地去爱他!那应该是我的权利啊!(泪水涌 出)可是连长，你对这一切全都不理解，从不站在我 的立场上去想一想，你哪怕给我一个理解的眼神，一 句理解的话呢，你会看到你的兵是多么坚强，哪怕十 二级台风一样强烈的感情风暴我全能承受!可是你 不!你怀疑我，不信任我，甚至借着上大学让我走! 连长，我不明白，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大恸)

〔江桦被震动了，仿佛这一刻，她才明白她的兵在想 些什么,她们需要的是什么。

江 桦 小诗，谢谢你的坦诚!(长叹一口气)相差十来岁，可 是我们想的是很不一样了。可是小诗，有一点你应 该相信我，送你上学绝不是因为不相信你，懂吗?

〔江桦握住小诗的手期待她的回答。小诗望着江桦 诚挚的眼睛，终于点点头。

江 桦 (释然)这就好，这就好了。你不能背着那么重的包 袱去上学，你要好好地努力，女兵连等着你回来 —

方小诗 连长!

〔卢晓云带柳眉上。柳眉跟在卢晓云身后磨蹭地走。 **江** **桦** (迎上)怎么样?

**卢晓云** 到了门诊部，她死活不愿查了。最后告诉我，她说的 那些话全是瞎编的。

江 桦 (又好气又好笑，毕竟放心了)你这个柳眉呀!那么 聪明的脑瓜子，怎么不用到正道儿上呢?(对晓云)

你呢?检查了?

柳 眉 连长，指导 ~~员~~ — 江 桦 还有事吗?

柳 眉 连长，指导员——我，我听你们的，不想走了。 〔江桦和卢晓云一楞。

**柳** **眉** 指导员刚才对我说，当兵当个什么?当个志气，比起 有钱的，我们穷一些；比起花枝招展的姑娘，我们只 有一套军装。可我们并不低人一等，不能自己先把 自己看低了。

江 桦 对呀，以你柳眉的漂亮，聪明，再加上这一身军装，你 应该非常自信地走在大街上。嗯，哪怕脚上没穿高 跟鞋，只是一双解放鞋，你也是第一。

**柳** **眉** 我觉得当兵的穷，当兵的苦，越来越看不起当兵的， 我才会……我才会……(难以启齿)……连长，指导 员!我 … … (哭)

江 桦 柳眉，有什么为难的事你只要说出来，大伙谁还不能

帮你呢?

**卢晓云** 柳眉，我和连长大你十多岁，你就把我们当你的老大 姐吧，大姐还有不帮小妹的?

〔柳眉抬起头来，百感交集地望着大家，突然放声痛 哭 。

柳 眉 我刚才的话也是骗你们的。实际上，我和他，做了那 种事了。我前不久写信告诉他我可能会复员了，我 说，我一回去我们就结婚。他来信了。(掏出信给江 桦)

〔江桦、卢晓云看信。 江 桦 他去加拿大了?

**柳** **眉** (伤心地)他已经走了! **卢晓云** 既然这样，怎么跟你——

柳 眉 他答应我，带我出国的，等我复员回去结了婚就走。

可他 …… 江 桦 这个坏蛋!

柳 眉 连长，指导员，你们还会要我吗?我，我错了。

江 桦 当一个好兵不容易呀，从今以后好好干吧!好了，别 哭了!来，我们把篝火烧得旺旺的，不再想那过去的 事儿。来来来，方小诗，白羽，都过来!我们吃一点， 喝一点，高高兴兴唱一唱，跳一跳!长江，你怎么搞 的，放点音乐，放点节奏强烈的音乐呀!

〔激荡人心的音乐响起来，静寂的树林骚动不安地跳 荡起来。

〔江桦拿起酒瓶，在一堆花花绿绿的饭碗中倒了酒。 江 桦 (端起一只大花碗)姑娘们，来呀，我们是不是该庆祝

一下?!

**众女兵** (欢呼)应祝一 下喽!

**江** **桦** 那好!来来来，大家举起杯来! 〔女兵们举起碗来。

江 桦 姑娘们，不知你们会怎么样，我会永远记住今天这个 日子!当兵十二年，留在我记忆中的东西很多，象今 天这样痛快地喝酒跳舞还是第一次。真的，我今天 很高兴，很高兴。(有些哽咽) ……来吧，为小诗上大

学，为柳眉留下来，我们干杯! 〔江桦豪爽地 一 饮而尽。

〔众女兵也一饮而尽。她们几乎将空碗朝空中抛去。 〔姑娘们往篝火上加了 一些枯枝败叶，火苗明亮而又 热烈。踏着节奏强烈的音乐，姑娘们跳起来了。司 马高高的个子插在中间，显然不协调。但他的舞步 却跟姑娘们的舞步一样的热烈欢快。

〔方小诗和柳眉犹豫着羞涩着，江桦将她俩拉进了欢 快的人群。

〔方小诗终于全身心地投入了舞蹈，她太出色了，被 众人围在中间，舞得如醉如痴。

〔白羽将司马长江悄悄地推到了场子中间。 〔司马长江为难地站着。

江 桦 长江，跳啊，来段双人舞!

〔长江跳起来，方小诗感激地望着他，泪水涌出来，她 悄悄擦去了。

〔一团团的绿色涌动着，涌动着。无边无际的树林喧 闹起来。

〔火堆渐渐熄灭了。

12

〔若干年后。

〔树林边的训练场。黄昏时分。

〔已经是连长的白羽正在操练一队新兵，那狠劲儿一 点儿不亚于当年的连长江桦。

〔队列刷刷地走过来了，又刷刷地走了过去。 〔训练场的一角宁静下来。

〔有人在远处吹小号，别别扭扭不成个调。

〔已经是少校军衔的司马长江领着背背包的方小诗 上。换了干部服的方小诗明显地成熟了。二人默默 无言地走至树林边站住，似乎都在聆听着小号，又似 乎是在回味着什么。

长 江 是个新兵，还不会吹。

**方小诗** 可不，跟我刚当兵时的水平一样。

〔方小诗走到那棵她曾对着乱吹号的棕榈树前抚摸 着树干。

方小诗 那时可真傻，还以为这棕榈树是椰子树呢!夜里做 梦都在想吃椰子，很久都不明白这树为什么不开花 结果。

长 江 你就没想到问问别人?

**方小诗** (笑笑)那会儿自作聪明的事儿多了。你告诉我这不

是椰子树，我还不相信呢。 〔二人笑了。沉默。

**方小诗** (掏出小号)这小家伙吹得太走调了，我得教教她。 看我的——

〔方小诗吹小号，号声圆润悦耳。走了调的小号跟着 吹起来，渐渐有了调调。

长 江 你还真行。

方小诗 行的地方还多着呢!就你小看人!

长 江 不敢不敢，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你优秀指导员要回 来，岂敢小看你。

方小诗 你倒会说话。你恐怕躲我还躲不及，还会要我回来? 长 江 小诗，我怎么会—

方小诗 (苦笑笑)那时你就该告诉我 ……

长 江 我，我实在没勇气，我怕伤害你——

方小诗 是啊是啊，不能怪你。那时我要是理智一些，冷静一 些，我应该能看出来的。我实际上也感觉到了，可心 里却不愿相信。(眼睛有些湿润)我不怪你。不管怎 么说，军校的三年，你让我吃尽苦头，也让我充满了 幻想，你的存在使我单调的生活丰富了。

长 江 你上学以后，我就想写信跟你说明的，可我仍没有勇 气，直到你毕业——

方小诗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哦，总算都过去了——也许这 样更好，你说呢?

长 江 也许吧。哦，你现在还好吗? 方小诗 你是指什么?

长 江 你，你还是一个人?

**方小诗** 一个人就不好吗? 〔长江哑然。

**方小诗** (岔开话题)我知道是白羽死活要我来和她搭挡，她 怎么非要我?

**长** **江** 你们——你们是老战友了嘛。

**方小诗** (善解人意地)你说吧，我能为你做什么? 长 江 不，我不能再——

**方小诗** 瞧你这样儿。哪象个男子汉?白羽以为我来了，你

会停止对她的进攻，对不对? 〔长江点头。

方小诗 不过我敢说，她是没有力量再抵抗你才让我来的。 对吗?

**长** **江** 你怎么知道?

**方小诗** 你忘了我是指导员啦?专门做人的工作的!你这点 小事儿呀，还不明摆着?

长 江 我觉得，她情感上是接受我的，可为了她那毫无根据 滋生起来的一种观念，她总是——

方小诗 是的，她还对我有过诺言，虽然一切取决于你，但她 总会想到我。

长 江 (苦笑)我怎么会喜欢上她? 方小诗 (调侃地)她比我漂亮呀。

长 江 谁要是能把感情这东西说得头头是道，就该给谁发 诺贝尔奖。

**方小诗** 你看，她们过来了。

〔白羽带领着女兵们迈着整齐的步子走来。

〔在方小诗面前，白羽站住了。 〔值星排长柳眉带走了队伍。

〔二人缓缓地走近，久久地凝视着，互致庄重的军礼， 继而抱在一起。

白 羽 你到底回来了!

方小诗 听说是你再三请求的?

白 羽 噢?(看看长江)是长江使的劲。人家现在是作训股

长 。

长 江 (笑笑)我不知是为谁做嫁衣裳。 方小诗 我倒是愿为你——们——

白 羽 不，不!小诗，我更愿意为你和——

方小诗 (打断)哦，忘了告诉你们，我，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白 羽 (意外)什么?

方小诗 是的，一个挺捧的小伙子，嗯，军校的同学。 长 江 小 诗 - -

方小诗 哦，下次，下次我把他的照片给你们看。(岔开话题)

哦，白羽，我也很想，不，非常想我们合作一回。

白 羽 我也非常想。对了，老连长当教导员了，指导员在政 治处。

方小诗 刚刚见到了，长江带我去见的。连长见了我就说，小 诗你恨我吗?你不会怪我吗?我对连长说，我谁也 不怪，真的，我现在谁也不怪。我们那时都年轻。

(望着正在操练的新兵)和她们一样的年轻。 白 羽 瞧你，你也不老。还不到二十五呢!

方小诗 (笑笑)毕竟不一样了，是不是? 长 江 当然，你是指导员，她是连长了!

方小诗 (调皮地)现在合作一回?! 白 羽 想到我心里去了!你等等!

〔白羽喊口令，聚拢队伍。

白 羽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连新来的指导员——方小

诗 !

〔众鼓掌。方小诗还礼，庄严、凝重。

方小诗 你们好!我当新兵的时候，也在这儿走过正步。怕 苦怕累，还哭过，耍过小脾气。连长知道，老兵们都 知道。

〔丁点点、杨妮、田香香在队列里笑。

方小诗 想想那时候是很好笑。当然，也很可爱。这么些年 了，我一直想回咱们女兵连来，今天终于回来了。这 儿的树是那么绿，女兵们是那么漂亮，我喜欢这片绿

色的营地!你们喜欢吗? 众 喜欢!

方小诗 那可太好了!我今天很想跟大家 一起再操练 一 回， 你们欢迎吗?

〔众鼓掌。方小诗、白羽轻快地入列。二人站在队伍 的排头。

〔长江高声地喊着口令，女兵们迈开了齐刷刷的步 子 。

〔天空，挂着一轮热烈的太阳。

〔女兵们组成的绿色方队行进在太阳下，步伐铿锵。 〔绿色的方队行进着，仿佛在逼近太阳。

〔全剧终。

**夏威夷酒家**

王梓夫

王梓夫，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著有长短篇小说， 报告文学多种，剧作有《女儿行》(与人合作)。

人 物

吴枫男，30岁，小说家。

芦荻女，23岁，文学青年。 诗魔男，26岁，诗人。

老凯女，30岁，画家。

吉 他男，21岁，吉他手。

苏梅子女，22岁，按摩女郎。

许国财 男，48岁，东亚公司总经理。 阿 川 女，19岁，许国财之女。

阿奇公男，50岁，海南当地农民。 阿琼女，19岁，阿奇公之女。

书贩子男，40余岁。

〔海滩。椰林。渔帆点点。

〔一个简陋中见雅致的海滨酒家，以原始和现代交织 的情调，点缀着一派热带风光。

〔热汽球冉冉升起，悬一彩幅：夏威夷酒家开业大典! 〔音乐轰鸣，撼天动地。

〔四个少女跳着狂热粗放的夏威夷草裙舞。众人跟 着节奏扭动，亦是一片癫狂。

〔采购回来的吴枫背一竹篓上，后边跟着一身海南本

地装束的阿奇公，阿奇公手里捧一尊关帝塑像。 〔跳草裙舞的少女围上来，与吴枫戏耍。

吴 枫 (挥斥着)去去去，裹什么乱呀?

草裙甲 喲!大喜的日子，干嘛这么丧门神似的?

草裙乙 跟小姐们要威风，算什么男子汉? 吴 枫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草裙丙 我们可是你们经理请来的! 吴 枫 我什么时候请你们了?

草裙丁 咦?不对呀!(跑去拉过诗魔)你们到底谁是经理?

诗 魔 (尴尬地)啊 … … 当然是 … … 他了!对对!这是我们 夏威夷酒家的经理吴枫，你们认识一下，以后……

**吴** **枫** 她们是干什么的?

**诗** **魔** 她们是大东海歌舞厅伴舞的，晚上工作，白天没事， 我请她们来给咱造点气氛。你看，不错吧?整个的 夏威夷情调。

**吴** **枫** (恼火地)每人给5块钱，快点儿打发走! **草裙甲** 说好的是10块!

**吴** **枫** 10块就10块，快点儿走就行! **草裙乙**哼，法西斯!(草裙们下)

吴 枫 喂，大家都过来。阿奇公为咱请来一尊关帝公神像，

供在咱酒家的正堂里，早晚三叩首，晨昏一柱香。 老 凯 我说吴枫，你怎么还信这个?

阿奇公 小姐，可不敢这么说哟，在海南做生意，都要供神烧

香，保佑生意兴隆，财源茂盛。 诗 魔 那应该供赵公元帅呀!

吴 枫 我看了一下，海南的神又多又杂，有供财神的，有供 海神的，有供观音的，有供娘娘的，还有供福禄寿三 星的，选来选去，我琢磨着咱还是供关公最合适。

〔阿奇公已在供桌上摆好关公像，燃上草香，又将鸡

血滴入几只酒杯里。 老 凯 还要歃血盟誓?

诗 魔 看来要玩真的了!

吉 他 我还从来没干过这种事。

**阿奇公** (举香鞠躬)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

靖翊赞宣德关大帝在上，请受弟子阿奇一拜—— 诗 魔 这关公到了海南，怎么也封了这么多头衔?

吉 他 为的是印名片!

〔众列阿奇公后，举起血酒，神形庄重。

吴 枫 河北吴枫。 诗 魔 江西诗魔。 老 凯 四川老凯。 吉 他 湖北吉他。

吴 枫 我等儒家弟子，一介书生。 诗 魔 海南寻梦，琼岛谋生。

老 凯 共图大业，开拓人生。 吉 他 愿效桃园，同死共生。 吴 枫 赫赫神灵，望垂明鉴。

众 若有叛逆，天怒雷轰! 〔血酒一饮而尽。

〔书贩子悄然上。

**书贩子** (轻声地)诗魔，诗魔—— 〔诗魔欲去，被吴枫喊住。

吴 枫 喂，请等一下，我再说两句。有关这个酒家的经营方 针和管理办法，咱们头几天都定下来了。总的来说， 做生意是要赚钱，但是不能赚黑心钱，不能赚不义 钱，不能赚不干净的钱。我们每个人都要清正廉洁， 公私分明，不能黄瓜茄子一锅煮，所以我再补充一 点，凡是到这儿来吃饭又不好意思收费的客人，谁的 关系谁交钱，可以八折优惠……

诗 魔 要是大家都认识的人呢? **吴** **枫** 那就共同分担。

**诗** **魔** 那好，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是环球图书发行公司的 杜老板。

**书贩子** 您是吴枫作家? **吴** **枫** 我是吴枫。

**书贩子** 您有一部长篇小说在南方出版社，叫《湮没(méi)》。 **吴** **枫** 我的书叫《湮没(mò)》。

**书贩子** 明明是没嘛，没有的没，我看得真真的。 **吴** **枫** 没就没吧，怎么着?

**书贩子** 我打算把这部书稿买下来，自办发行。不过 … … **吴** **枫** 不过什么?

**书贩子** 跟您商量一下，得改个名，您原来那名不够刺激。 **吴** **枫** 什么名刺激?

**书贩子** 您瞧，我这手头上就有两本：一本叫《海南大侠》,一 本叫《天涯魔女》。

**吉** **他** 吴大哥，我倒是替您想了个好名字，叫做《海南大侠 强奸天涯魔女》,准畅销!

**阿奇公** (高喊)开张大吉喽

二

〔夏威夷酒家剖面：左边是厨房，右边是餐厅。 〔许国财和芦荻来用餐，诗魔正给他们开菜单。

诗 魔 (唱菜单)四川麻辣豆腐，北京宫爆肉丁，武汉爆炒京 片，长沙鱼肉丸子，南京清蒸鱼，山东回锅肉，广州空 心菜，海南沙虫汤，外加一盘扬州炒饭，两串正宗新 鲜羊肉串 ……

吉 他 (一副厨师打扮)瞧见没有，来了一对狗男女，洞得全 国山河一片红。

吴 枫 快，各就各位，炒菜! 吉 他 先炒什么?

诗 魔 从首都开始，先来宫爆肉丁。

吉 他 宫爆肉丁都下什么料来的?老凯大姐，你快帮我翻 翻菜谱。

老 凯 (手忙脚乱，念菜谱)去皮猪肉4两，花生米2两，黄 瓜丁适量，植物油半斤，湿淀粉4钱，料酒4钱，鸡蛋 清一个，姜汁少许……

〔又进来一对顾客，诗魔热情地迎上去。

诗 魔 小姐，先生，欢迎光临。二位想用点儿什么?

顾客男 一盘凤爪，一盘沙鱼肝儿，一盘油炸腰果，一盘苦瓜

海龟蛋，两瓶皇妹啤酒，两听天然椰子汁。

**诗** **魔** 看来二位是艺术家，吃的都是精雕细刻的稀罕物。 主食要点儿什么?

**顾客男** 主食要两盘龙虾馅宫廷水饺。

**诗** **魔** 咱可先说头里，这龙虾馅宫廷水饺是本店新开发的 新产品，准备到北京申请专利的。你别小瞧这水饺， 当年慈禧太后都没有吃过。所以，为了使您增加对 龙虾宫廷水饺的认识，加强艺术感受，助您心情舒畅

胃口大开，您得先买一本书。 **顾客女** 什么书?

**诗** **魔**这是鄙人的新作——《命运之谜》。 **顾客女**嗬，你还有这两下子?来一本。

**诗** **魔**多谢您了，这本书两块八，给您算在饭费里了。

**顾客女** (翻看)等等，闹了半天是破诗呀!我还以为是算命 的书呢!不要!不要!

〔扔下书，起身要走。

**诗** **魔** 您别走呀!

**顾客女** 这不是搭配吗?

**诗** **魔** 搭配是搭配，不过对情侣我们敞开供应。 **顾客女** 什么情侣?他是我表哥。

**诗** **魔** 对不起，伟大的误会。

**吴** **枫** (端菜盘上)宫爆肉丁来啦——是哪一位的? **诗** **魔** 第13桌的。

〔吴枫与芦获对视，愕然，沈默良久。 **许国财** (问芦获)怎么?甜甜，你们认识?

**芦** **荻** (惶然地)不，不…… **吴** **枫** 你……你叫甜甜?

**芦** **荻** 我……对，我叫甘甜甜，是东亚公司总经理的私人秘

书。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许总经理。

**许国财** (与吴枫握手)幸会，幸会，先生您贵姓? **吴** **枫** 我姓吴，叫吴枫。

**许国财** 吴枫?这名字怎这么熟呀? **吴** **枫** 你听说过?

**许国财** 甜甜，是不是……

**芦** **荻** 不，不，我没有提过这个名字。

**许国财** (自语地)吴枫，吴枫，无风不起浪…… **吴** **枫** 你说什么?

**许国财** 啊……说句笑话，你别在意。 芦 荻 对，许总就爱说笑话。

吴 枫 听口音，小姐是河北人吧? 芦 荻 河北邯郸。

吴 枫 小姐在海南，常见到老乡吗? 芦 荻 有时候。

吴 枫 有位叫芦获的姑娘，你认识吗? 芦 荻 芦……获?

吴 枫 对，她也是河北邯郸人。 芦 荻 你找她……有什么事吗?

吴 枫 小姐要是见到她，请给她捎个口信儿，就说她的情人

到海南来找她了。 芦 枫 来找她?

吴 枫 万里迢迢，专程来找她。他们曾经舍身舍命地相爱 过。她的情人就是为了这份爱而来的!芦获也是个

有情有义的姑娘，她会回到她情人身边的。 芦 荻 不，不会……

吴 枫 不会?为什么?

芦 荻 因为……因为你所要找的那位姑娘，她已经不在海 南 了 。

吴 枫 她到哪儿去了? 芦 荻 她……她死了。

吴 枫 小姐弄错了吧?据我所知，她还在海南，还活着，并

且活得还有些得意。 **芦** **荻** 你这样认为吗?

**吴** **枫** 是我亲眼见到的。

〔顾客男来到吴枫面前。

**顾客男** 老板，您是这儿的老板吗? **吴** **枫** 您有什么事?

**顾客男** 请问您的水饺是什么馅的? **吴** **枫** 龙虾馅的呀，不对吗?

**顾客男** 那么请教一下，这个是龙虾的哪一部位? **吴** **枫** 这不是香烟的过滤嘴儿吗?

**顾客男** 是什么您自己看，可这是从您那龙虾宫廷水饺里吃 出来的 。

**吴** **枫** 这……

诗 魔 哎呀!这位先生，您可真幸运。您刚一进门的时候， 我就看您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吉星高照。您现在干 什么什么顺，就是出门绊个跟头，也会栽在有毛的皮 袄上……

**顾客男** 别用这些甜言蜜语填活我。您把我当什么人了?傻 瓜蛋?还是三岁的孩子?

诗 魔 我填活您干什么?您瞧，您中奖了，我们这是有奖销 售。您不是吃出一个过滤嘴儿吗?奖励你一盒希尔

顿，这盒烟七块多，您赚了。

**顾客男** 我这是吃出一个过滤嘴儿，您奖我一包烟。我要是 吃出一根女人的头发，您是不是奖给我一个老婆呀!

**诗** **魔** 你算说着了。跟您来的这位小姐要真的是您表妹，

我还真想给您介绍一个姑娘。 **顾客女** 哼，讨厌!

**诗** **魔** 小姐，这一下您可露馅了，看来您的醋劲还不小呢! **顾客女** 流 氓 !

**诗** **魔** 小姐，这您可过分了，开个玩笑嘛。 **顾客女** (拉起顾客男)走，少跟他废话。

**诗** **魔** 二位慢走，欢迎再来! 吴 枫 诗魔，咱可不能这样。 诗 魔 不能哪样呀?

**吴** **枫** 咱工作中出了问题，向顾客赔礼道歉就是了，干嘛还 来个有奖销售，这不是蒙人家吗?

诗 魔 要不是我力挽狂澜，咱这生意就砸了。

**许国财** 吴老板，看来您这强将手下无弱兵呀!您这位伙计， 机动灵活，周旋自如，在海南做生意，就需要这样的 人才。

**吴** **枫** 可我总觉得，这有点儿不够光明磊落。

**许国财** 吴老板，您可真是书生气十足。这生意场就如同战 场，兵不厌诈嘛。您知道吗?日本商人都把中国的 《孙子兵法》、《三国志》当成他们的生意经。吴老板， 今天咱初次见面，也算是一见如故，又加上你跟甜甜 是老乡，以后我就来照顾一下您的生意。甜甜，先押 这儿一张支票，以后咱们公司来了客人，你就直接往 这儿带。

芦 荻 可是……咱跟望海楼酒家有协议呀!

**许国财** 算了吧!望海楼酒家那个女老板，见到男人走不动 道，骨头都酥了，我真受不了她那副贱样儿。

**芦** **荻** 你不是说做梦都梦见她吗? 许国财 咳，那不过是献殷勤的话。

诗 魔 许总经理，外边有个人找您。 **许国财** 让他进来吧!

**诗** **魔** 她说……(看了一眼芦获)您这儿不方便，让您出去。 **许国财** 是个什么人?

**诗** **魔** 一个女人。

**许国财** (脱口而出)漂亮吗?

**诗** **魔** 漂亮极了，倾城倾国、秀色可餐，有沉鱼落雁之容，闭 月羞花之貌。

**许国财** 伙计，你这学问还真不小。

**诗** **魔** 您别小看我们夏威夷酒家，从跑堂的到烧火的，个个

都是大学者。 **许国财** 还真看不出。

**诗** **魔** 您先去看看外边那位吧，正等着您呢!

**许国财** (对芦获)我去看看，说不定是个业务户呢! **芦** **荻** ( 复杂地)哼!

老 凯 诗魔，还有人要水饺没有? 诗 魔没有了。

老 凯 你瞧是不是，非要用你那破诗搭配，卖不出去了吧? 咱连个冰箱都没有，放一夜肯定馊。

诗 魔 没关系，一会儿见要一瓶皇妹啤酒的，我给他搭二两 水饺。

老 凯 你净弄这些勾连搭的事儿。

1·158·

**许国财** (上，气怒地对诗魔)你不是说她漂亮极了吗? **诗** **魔** 是呀!

**许国财** 你这是什么眼光呀?

**诗** **魔** 我……我还以为她是你老婆呢! **许国财** 对了!正是!

〔众大笑，幕急落。

三

〔 夜色迷朦 。

〔遥远的北方，一条波光粼粼的小河。 〔二胡曲清悠凄婉，淌着一河离愁。

〔吴枫与芦荻——执手相看泪眼。

吴 枫 (画外音)芦获，你真的要走了?你一个人到海南去，

怕不怕?

芦 荻 (画外音)怕。

吴 枫 (画外音)怕什么? 芦 荻 (画外音)怕失去你。

吴 枫 (画外音)不，不会的。你先去避一避这场风波，等我 办好了离婚手续，你再回来。

芦 荻 (画外音)我不能失去你。能遇到你，是上帝对我的 厚爱，我要小心翼翼地把你保住。告诉我，怎样才能 保住你呢?

吴 枫 (画外音)保住你自己，就保住了我。 芦 荻 (画外音)是吗?这么简单?

吴 枫 (画外音)这不简单!芦获，你不是说让我送你 一 句

话吗?我想了一副对联给你。 芦 荻 (画外音)快念给我。

**吴** **枫** (画外音)海南寻梦多些审慎少些风波，依情亦我情；

琼岛谋生宁饮净水不食浊馐，自重且自珍。

**芦** **荻** (画外音)好极了!我把你的话锁在我心里，这把钥 匙由你来保存。

**吴** **枫** (画外音)这是《哈姆雷特》中奥菲利娅向她哥哥发的 誓。

**芦** **荻** (画外音)可是她后来背叛了自己的誓言。我不会 的，你相信吗?

**吴** **枫** (画外音)你不会的，我信。 〔 暗 转 。

〔海南独具的低矮而神秘的夜空。

〔椰林如梦，涛声如诉，残月如精灵。 〔舞台上映出了吴枫孤独的剪影。

〔吉他弹曲，破碎凄茫。

吉他(唱)为什么远离故乡，为什么浪迹天涯 … … **诗** **魔** 你唱来唱去，怎么总是这两句?

**吉** **他** 我在谱一支歌，叫《海南梦》。 **诗** **魔** 这么多天怎么还没谱完?

**吉** **他** 柴可夫斯基说过，音乐虽然只有七个音符，可是作曲 比生孩子还难。

**诗** **魔** 这话是柴可夫斯基说的?我怎么不知道?

吉 他 他是用俄语说的，你听不懂。 **诗** **魔** 噢，原来你是老毛子混血儿。

吉 他 (唱)为什么远离故乡，为什么浪迹天涯? **诗** **魔** 吉他，你真的没有谈过恋爱?

吉 他 真的没有。

诗 魔 难道你就没有爱上过谁?比方说在学校里。

吉 他 爱上过我的班主任老师。 诗 魔 哟!还挺刺激，快说说。 吉 他 没什么好说的，不过…… 诗 魔 不过什么?她不爱你?

吉 他她结婚了。

诗 魔 你合着是第三者插足呀!

吉 他 我本来没想插进去，只是想让她知道我爱她。 诗 魔 你向她表白了吗?

吉 他 我给她写了一封情书。 诗 魔 后来呢?

吉 他 后来她把那封情书交给了校长，校长说我是流氓，要

把我交给派出所。 诗 魔 再后来呢?

吉 他 再后来就是现在了。我吓坏了，就跑到海南来了。

诗 魔 (感叹地)唉-  每一个海南寻梦者，都是带着心灵

的创伤而来的，琼州海峡是一条永远无法弥合的伤

口 。

吉 他 诗魔，你写了那么多诗，我就听着这一句还有点儿诗

味儿。

诗 魔 踩咕我不是?

吉 他 我还以为你听了这句吹捧的话会高兴呢! 〔老凯正在收拾画具。

〔她拿起一张图，抬头望月，陷入了无边的遐想。

〔诗魔走过去。 老 凯 月 亮 !

诗 魔 月亮怎么了?

**老** **凯** **圆** **了** **!**

**诗** **魔** **是圆了。**

老 凯 每当月亮圆了的时候，他都站在橡胶树下，为我吹起 那支歌儿。

诗 魔 谁?什么歌儿?

〔一曲嘹亮穿云小号声，如呼如唤，震颤心弦。 〔诗魔拿起一块未着色的画布。

诗 魔 我说老凯大姐，您这上边画的是什么呀? 老 凯 (漫不经心地)牛。

诗 魔 牛?什么牛? 老 凯 草原上的牛。 诗 魔 没见有草啊! 老 凯 让牛吃光了。 诗 魔 那牛呢?

老 凯 又到别处吃草去了。

诗 魔 真有意境嘿。我有个朋友，他把灯影倒过来画，愣说 是一颗痛苦的心。

老 凯 那算什么?我曾经有一幅获奖作品，叫做《传统与现 实的断裂》,你猜我是怎么画出来的?我把我哥哥那 宝贝儿子的屁股上涂满了颜色，然后往画布上这么

一磁，齐活了! 诗 魔 真有您的!

〔阿川上。她是一个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现代派女

性 。 阿 川 诗魔。

诗 魔 阿川来了，快请进。今天又到哪儿开心去了? 阿 川 我跟渔民出海了。

诗 魔 要当冒险家。

阿 川 抓了几只大螃蟹。喏，算是给老师的见面礼。 诗 魔 给老师的?

阿 川 你给我说好了吗?

诗 魔 噢 … …你瞧，这不正说着那吗?来，吉他，这螃蟹是 给你的。

吉 他 给我的?谁给我的?

诗 魔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小姐叫阿川，是许总经理的 千金。

吉 他 你好!

阿 川 你好——我、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诗 魔 吉他，交给你一个任务。

吉 他 任务?又有什么任务?

诗 魔 你把阿川收为女弟子吧，她很聪明。 吉 他 跟我学削土豆皮?

诗 魔 学弹吉他。

吉 他 我弹吉他也是二把刀。 阿 川 我可以叫你老师了吧。

吉 他 算了吧，你还是叫我吉他吧! 阿 川 为什么?

吉 他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阿 川 他说的是什么呀，我怎么一点儿都听不懂。

诗 魔 他说他怕你叫他老师。 阿 川 怕什么?

吉 他 怕你把我烧死。

阿 川 你是说，我是个火热的姑娘，对不对?我是有点儿热 情奔放，因此，许多人都喜欢我。

吉 他 海南岛就是个大火球，你最好能给我一点儿清凉的

风 。

阿 川 你说话真幽默。 吉 他 谢谢。

阿 川 幽默感是男人的魅力，你的女朋友一定很爱你吧? 吉 他 我没有女朋友。

阿 川 你不出去跟人家约会吗?

吉 他 明天晚上约了个歌星。他到歌舞厅去唱歌，我给他 伴奏。

阿 川 如果你对那歌星不满意，我可以接替她。 吉 他我那歌星挺好，可惜他已经有老婆了。

阿 川 男的呀!嘿嘿。

吉 他 嘿嘿什么? 阿 川 好极了!

吉 他 什么好极了。 阿 川 你，还有吉他。

吉 他 (唱)为什么远离故乡，为什么浪迹天涯……

〔苏梅子上。 **苏梅子** 诗魔—

**诗** **魔** 苏梅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苏梅子** 我来找你呀! **诗** **魔** 找我有事吗?

**苏** **梅** **子** 给，这是今天赚的小费。 **诗** **魔** 多少钱?

**苏梅子** 三百元，港币。 **诗** **魔** 效益不错。

**苏梅子** 还不快来吻我一下。

**诗** **魔** (吻)爱情不能用金钱买来，却可以为金钱卖掉。

苏梅子 既然爱情可以为金钱卖掉，就可以用金钱再把它买 回来。

诗 魔 这逆定理不成立。 苏梅子 什么叫逆定理?

诗 魔 金钱是什么?金钱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 苏梅子 什么叫潘多拉魔盒?

诗 魔 用金钱买来的爱情，肯定是爱情的赝品。

苏梅子 什么叫贗品。?

诗 魔 质品就是冒牌货。

苏梅子 啊!你怎么也说我是冒牌货? 诗 魔 还有谁说你是冒牌货?

苏梅子 我们按摩院的那帮姐妹。我说我的老公是个诗人， 她们说什么也不相信。我拿出你的诗给她们看，她 们愣说是我花钱从书摊上买的。改天，我要带她们

来见见你。

诗 魔 别，千万别介。 苏梅子 怎么?怕什么?

诗 魔 你想让你那帮姐妹知道你有个诗人的老公，我可不

愿意让我的哥们知道我有个按摩小姐的情人。 苏梅子 按摩小姐怎么了?

诗 魔 按摩小姐好哇!高尚，纯洁，服务热情周到，又能赚 大钱，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海南最时髦、最抢手、 最有地位的职业。

苏梅子 你是在讽刺我。告诉你，按摩小姐不像你说的那么 好，可也不像你想的那么坏。

诗 魔 不错，想不到苏梅子还有一副哲学脑瓜儿。 苏梅子 你总觉得我是个傻瓜蛋对不对?

诗 魔 哪能呢!

〔暗转。舞台上现出吴枫与芦获天各一方的身影。

芦 荻 (画外音)吴枫，你现在还相信，人世间有真正的爱情 吗?

吴 枫 (画外音)我仍然相信。

芦 荻 (画外音)可是，真正的爱情在哪儿? 吴 枫 (画外音)在你我之间。

芦 荻 (画外音)吴枫，我真可怜你，你太天真了，你该从梦 幻中醒来了。

吴 枫 (画外音)我到海南，就是为寻梦而来的。芦获，你还 记得过去你说的话吗?

芦 荻 (画外音)记得，一句都没有忘。

吴 枫 (画外音)可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芦 荻(画外音)因为人世间最靠不住的，就是海誓山盟。

吴 枫 (画外音)可是我没有，我没有背叛我自己，也没有背 叛我的爱。

芦 荻 (画外音)我背叛了。我无法面对你，也无法面对我 自 己 。

〔音乐声起，是吉他在唱：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 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到远方翱 翔……

四

〔幕侧一片暄嚣，声浪如潮。

〔许国财在欢宴佳宾，人们争先敬酒。

〔一个声音：许总，我代表黄老板敬您一杯，祝您吉星 高照、紫气东来、步步高升!

〔一片声音：喝!喝!许总，您带个头儿! 〔一个声音：感情深，一口闷(mēn)!

〔一个声音：关系铁，就一嘴!

〔一个声音：我说甜甜小姐，您是在用嘴喝酒呀，还是 用您那美丽的脖子喝酒!

〔一个声音：不行!不行!罚三杯 ……

**吴** **枫** (解下围裙，气怒地坐下)哼!

芦 荻 (上，气派地吩咐)吉他，回头你给许总做一碗四川银 丝面，他不喜欢吃米饭。

吉 他 我吉他这六根弦，都累断了五根了!

诗 魔 忙得连放屁的工夫都没有! 吴 枫 不做!菜谱上没这项!

芦 荻吴老板，你这可做的是生意呀!开饭馆的还愁大肚 汉?菜谱上没这项不是更好吗?收多少钱，还不是 凭你一句话?

**吴** **枫** 你有钱，我还不愿意伺候哪!

芦 荻 吴老板，你别跟我发火呀，我也是磨道里的驴——听 喝!

**吴** **枫** 你听他喝，我可不听他喝!

**诗** **魔** 哎呀!吴大哥，你累了，先歇会儿吧?来，吸支烟，我 给您点上。(对芦获)甜甜小姐，我们老板今天不顺 心，您别往心里去。许总要的银丝面，我和吉他马上 就去做!

**吴** **枫** 不许做!这个饭店我说了算!

芦 荻好了，许总的银丝面不要了还不行?你别跟我吹胡 子瞪眼的!(气下)

吴 枫 哼，寄生虫!

吉 他 吴大哥，客人的菜都上齐了，咱们是不是也该吃点儿 什么了。我倒是能坚持，可肚子提抗议了。

吴 枫 吃!吃!把剩下的好菜都端上来。诗魔，再打开一 瓶小角楼，我请客!

吉 他 吴大哥，你平时总是让我们吃折箩，今儿干嘛这么大 方呀?是不是不想过了?

吴 枫 许狼吃，许狗吃，就许咱们吃!来，抄杯子，咱今天也 来个一醉方休!

顾 客 (上)老板，还有什么可吃的吗? 吴 枫 关门了!

**顾** **客** (指后边)关门了他们怎么还在喝酒呀? **吴** **枫** 他们是当权派，你知道不知道?

**顾** **客** 天呀!你比当权派还厉害!(下)

〔阿奇公和挑青菜的女儿阿琼上。 **阿奇公** 吴老板，吴老板……

**吴** **枫** 去去去，没告诉你们关门了吗? **阿奇公** 吴 老 板——

**吴** **枫** 哟!是阿奇公呀!快进来!

**阿奇公** 吴老板，这是我的女儿，叫阿琼。

**吴** **枫** (忙接过菜担)阿奇公，您又给我们送菜来了，真不知 道该怎么感谢您。

**阿奇公** (对阿琼)还不快叫阿叔! **阿琼** 阿叔—

**吴** **枫** 阿琼，快来跟我们一块儿吃饭。快给阿奇公倒酒! **阿奇公** 不，不，我们还有事儿呢!

**吴** **枫** 阿奇公，有事您尽管说。

**阿奇公** 阿琼妈长年有病，能不能……能不能先借给我一点

钱买药，以后我一定用青菜还上…… 〔后边的喧嚣声又席卷而来。

〔一个声音：许总真是海量，我再敬您一杯，凑个六六 顺，大吉大利!

〔一个声音：跟诸位商量一下，这杯酒让甜甜小姐替 我喝怎么样?

〔一片声音：不行，不行，不许替酒。

〔一个声音：要替也行，可有一个条件。 〔一个声音：什么条件?

〔一个声音：让许总跟甜甜小姐来个“苏联礼儿”。 〔一片声音：哈哈哈……

**阿奇公** 是什么人在喝酒呀?比我们山后边娶媳妇还热闹。 老 凯 吴枫，你脸色不对，心里不舒服，就少喝一点吧!

诗 魔 吴大哥，别想那么多了。反正他们吃一百块，咱就赚 三十块；吃一千块，咱就赚三百块。今天这五桌，每

桌按三百块算 ……

**阿奇公** 他们吃一桌，就要花三百块? **诗** **魔** 这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阿奇公** 我在山里边干一年，也赚不下三百块。还是生意人 能赚钱哟!

**诗** **魔** 阿奇公，您干脆把那几亩责任田退掉，也出来找个营 生算了。

**阿奇公** 要是乡下人都把田退掉，谁都不种粮种菜，城里人吃 什么?你们这个饭店拿什么卖给人家?

**吴** **枫** (听了阿奇公的话，深有感触)诗魔，你光知道赚钱， 你知道咱赚的是谁的钱吗?

**诗** **魔** 当然是许国财的钱了。

**吴** **枫** 屁!他许国财哪儿来的钱?咱赚的是阿奇公的钱， 是阿琼的钱，是劳动人民的血汗钱!

**老** **凯** (念)没听说有幅对联吗?你也请我也请家家请全是

公家请；今天喝明天喝天天喝大家都白喝。

〔后边的喧嚣又起，伴着猜拳行令的呼喊。 〔许国财及芦获上。

**许国财** (醉态)喝 … … 就喝!各位师傅辛苦啦!我和甜甜小

姐来敬大伙儿一杯。吴老板，首先得敬你!

吴 枫 慢着，都知道许总经理是酒桌上的英雄，海量。用这 种八钱杯来敬酒?我没这习惯!来，换大碗!咱们 跟许总经理……还有这位亲爱的小姐， 一块热闹热 闹 !

众 对!改革开放大碗上!

吴 枫 (端起酒，唱电影《红高梁》中祝酒歌的曲调)喝了我 的酒呀，生意场上赚个够!

诗 魔 (唱)喝了我的酒呀，女人面前有派头! 吉 他 (唱)喝了我的酒呀，打起麻将手不臭! 老 凯(唱)喝了我的酒呀，继续开放不停留!

众 哈哈哈 … …

吴 枫 喝呀——许总经理?笑笑-  甜甜小姐，你笑的时 候，才有魅力不是?你怎么不笑呀?你会笑，我知道 你会笑。你笑起来准是很开放，很响亮，很过瘾!没 准儿在哪个皎月当空的夜晚，哪条绿草如茵的小河 边，你会笑得满地打滚……是不是?笑吧!笑起来 呀!

**许国财** (大叫)你们笑什么?你们到底笑什么? **吴** **枫** 在笑我们自己。

**许国财** 你们自己有什么好笑的? **吴** **枫** 没什么好笑的。

**许国财** 没有什么好笑的笑什么?

**吴** **枫** 因为我们都不愿意哭!笑比哭好!

众 笑比哭好!笑比哭好!笑比哭好!哈哈哈 …… **许国财** (气急败坏地)吴枫，你……你们是疯了!

**吴** **枫** (怒指幕侧酒客)滚!都给我滚蛋!(摔碎酒瓶)疯? 对，我是疯了!我就是要以疯狂对疯狂!让你们疯

吃，让你们疯喝，让你们糟踏，让你们腐败! 〔吴枫怒不可遏地跑下。

〔后边传来掀翻酒宴的哗啦声及人们的惊呼乱喊。 〔 众 皆 追 下 。

五

〔傍晚，海滩。

〔吴枫坐在峭岩上，远眺大海，支颔凝思。 〔阿琼挑一担青菜上。

阿 琼 阿叔，阿叔——吴经理? 吴 枫 ……我已经不是经理了。

阿 琼 为什么?

吴 枫 我犯错误了。

阿 琼 你犯什么错误了?

吴 枫 大概……大概是路线错误吧(苦笑)。 阿 琼 可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吴 枫 阿琼，你要是真把我当成好人，就不要叫我阿叔了。 阿 琼 为什么?

吴 枫 因为我一直把你当作小妹妹看待。 阿 琼 那我叫你大哥，你高兴吗?

吴 枫 当然高兴了

阿 琼 就怕我爹骂我。

吴 枫 这件事就不请示你爹了，算咱们内部调整了。 阿 琼 好，我听你的。

吴 枫 走，我带你去找诗魔。

**阿** **琼** **找他干什么?**

**吴** **枫** 他现在是夏威夷酒家的经理了。

〔吴枫携阿琼下。 〔吉他和诗魔上。

吉 他 (唱)为什么远离故乡，为什么浪迹天涯…… 诗 魔 吉他，你的《海南梦》还没有谱好吗?

吉 他 谱好了就不叫海南梦了。

诗 魔 吉他，咱可是同生死共患难拜过关公喝过血酒的兄 弟，我现在当上了夏威夷酒家的经理，你可得给我捧 场啊!

吉 他 谁当经理我都捧场。

诗 魔 好，吉他就是够朋友讲义气，我诗魔不会亏待你的。 吉 他 你准备给我什么好处?

诗 魔 我准备任命你为公关部长。 吉 他 那我就不用削土豆皮了?

诗 魔 吉他，你听我说，现在咱们正在艰苦创业时期，连我

这经理都不能脱产，等将来事业发达了……

吉 他 好了，我理解。那就等事业发达了你再任命我吧!

诗 魔 好你个吉他，真没想到你变得这么世故了。(欲下) 吉 他 是吗?(唱)为什么远离故乡 …… (喊住诗魔)喂，诗

魔。

诗 魔 怎么?

吉 他 我问你点儿事? 诗 魔 说吧。

吉 他 如果第一次约会就接吻，是不是快了点儿? 诗 魔 那要看怎么说了。

吉 他 要是女的主动吻男的呢?

诗 魔 什么?这样的好事让你碰上了?你跟谁接吻了? 吉 他 嘿嘿!

诗 魔 嘿嘿!有什么体会?

吉 他 总觉得这地方热乎乎的，湿漉漉的，痒得浑身叫劲

儿!

诗 魔 哪儿呢?

吉 他 (指脸颊)这儿。

诗 魔哟，这口红还没擦掉呢。来……

吉 他 擦他干什么?我还留着慢慢地咂摸滋味呢? 诗 魔 好你个吉他，我还以为你真的不会谈恋爱呢!

吉 他 这是第一次。

诗 魔 好，出手不凡!(下)

吉 他 (唱下)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当我想你的 时候，泪水已悄悄地滑落……

〔老凯捧着一张图，望着海上冉冉升起的满月，又陷 入了无边的遐想。

〔一曲嘹亮穿云的小号声，如呼如唤，震颤心弦。 〔吴枫悄悄地走近。

吴 枫 老凯，每当月亮圆了的时候，你都站在海边远望，望 什么呢?

老 凯 前边有一座山。

吴 枫 阿奇公说，那叫喊魂山。村里有谁病了，或者孩子被 惊吓失了魂，都到那山上去喊，喊几声魂儿就回来 了 。

老 凯 喊魂山后边还有一座山。 吴 枫 那 是 … …

老 凯 那是菠萝山。

**吴** **枫** 山上长满了菠萝?

**老** **凯** 山上长满了仙人掌和太阳花，可惜是一片荒山。在 一个小山包上，有一棵橡胶树，那是我们四个插队知 识青年一起栽下的，我们叫它希望树。爬山涉水，勘 察设计，花了整整一个夏天的时间，绘制成了这张规 划图。可是，我们没能坚持下来，回城了。只有一个 人留在那里 … …

**吴** **枫** 他还在开垦菠萝山?

老 凯 他永远留在了菠萝山上。 吴 枫 为什么?

老 凯 刮台风，他为了从一个正在坍塌的房屋中救出一个 产妇……当初我们分手的时候，他对我说过：每当月 亮圆了的时候，我都站在希望树下，为你吹奏那支歌 儿 。

**吴** **枫** 什么歌儿?

老 凯 那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歌儿。

〔一曲嘹亮穿云的小号声，如呼如唤，震颤心弦。 〔吴枫悄悄地离开。

*〔芦获上。*

芦 荻 吴枫。

吴 枫 (一惊)是你? 芦 荻 我来看看你。

吴 枫 谢谢，你是来安慰我的吗? 芦 荻 也许是出于好奇心。

吴 枫 什么好奇心?

芦 荻 我想问问你，你被人家赶下了台…… 吴 枫 我是自己辞职的!

芦 荻 一样。说辞职体面些。

吴 枫 你说得对，我是被人家赶下台的。

芦 荻 我就是想问你，被赶下台是一种什么滋味儿? 吴 枫 大概跟失恋差不多。

芦 荻 很痛苦吗? 吴 枫 是的。

**芦** **荻** 要是让你选择下台还是失恋，你选择什么?

吴 枫 我选择下台。 芦 荻 为什么?

吴 枫 因为下台还有东山再起的时候，而失恋…… 芦 荻 失去的就永远失去了，对吗?

吴 枫不，不，不对!我要把失去的找回来，我要让她回来! 芦 荻你让谁回来?

吴 枫你!我要让你回来!芦获，你回来，你回来吧! 芦 荻 ；不，吴枫，别这样，我……我回不来了。

吴 枫 为什么?

**芦** **荻** ：为了生存。我是破釜沉舟到海南岛来的，我必须在 这里站住脚跟。可是你知道，我有多难!我像一只 丢帆断桨的小船，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颠簸，随时都 有被恶浪冲翻的危险。我怕了，我在孤独和恐惧中 瑟瑟发抖。我需要有一个人。我知道，这个人只能 是你。可是你在哪儿?喊你，喊不应；盼你，盼不来。 就是给你写一封信，也要等两个星期之后才能接到 回音。我等过，我在等待中煎熬，在煎熬中等待。

我、我实在受不了了……(掩面失声，跑下。) 吴 枫 (追下)芦获，芦获……

〔苏梅子怒气冲冲地上。吉它随上。

苏梅子 刚当上一个破经理，就立马涨了行市。哼!有什么 了不起的?在海南，最值钱的是经理，最不值钱的也 是经理，也不拿你那经理跟人家那经理比比，簡直不

知道天高地厚大海深了…… 吉 他 诗魔怎么得罪你了?

**苏梅子** 这不，我好不容易弄了两张金棕榈歌厅的票，他却说

什么工作忙，离不开，让我一个人去。 **吉** **他** 他刚刚当上经理，是忙点儿。

**苏梅子** 这一张票50块钱呢! **吉** **他** 你自己花钱买的?

**苏梅子** 一个找我按摩的老板送给我的。 **吉** **他** 那个老板没约你!

**苏梅子** 谁跟他去呀，胖猪一个!咦，吉他，你跟我去吧，算我 约你的行不行?

吉 他 我倒是想跟你去开开眼，不过……

**苏梅子** 你怕诗魔吃醋是不是?不会的，我去跟他说。 吉 他 你别去，我……我另有任务。

**苏梅子** 什么任务?

吉 他 也是诗魔交给我的任务。

苏梅子 他刚当上经理，就这么狠使唤人，可真够黑的! 吉 他 不是，也不完全是这样。

**苏梅子** 那你要干什么?

吉 他 我在等阿川。我们约好了，今晚到月光岩上去练吉 他 。

**苏梅子** 别傻等啦!这会儿，她正在温泉浴场，跟一个小白脸

亲热呢! 吉 他 真的?

**苏梅子** 我应召到温泉浴场去搞按摩，正好见到她。 **吉** **他** 你看清了?

**苏梅子** 我还跟她打招呼了呢!你没见呢，阿川可比我们按 摩小姐还解放呢，穿着一件比基尼，丑死了，连肚脐

眼都露出来了，她也不害臊…… 〔 吉他跑下 。

**苏梅子** 吉他，吉他……(与上来的诗魔撞个满怀)。 **诗** **魔** 你这是干什么?

**苏梅子** 我跟吉他说，阿川跟一个男人在一起，他就跑了。 **诗** **魔** 你这个丧门星，你告诉他这些干什么?

**苏梅子** 我说的是真事。

**诗** **魔** 你知道不知道?他正跟阿川谈恋爱，吉他还是初恋 呢，动心动肝，闹不好要出事的!

**苏梅子** 哎呀!那咱快去追吧!吉他，吉他——(跑下)。

六

〔苏梅子上。见吉他躺在地上。

**苏梅子** 吉他，吉他……啊?滴滴畏!(大喊)不好啦!快来

人呀!吉他自杀啦!

**吉** **他** (翻身而起)你嚷嚷什么?

**苏梅子** 啊?你，你没死?

**吉** **他** 药劲儿还没发作呢!

〔后边响起诗魔的喊叫声：开门啦!各就各位，做好 准备!

〔吉他从地上爬起来，系上围裙。

**苏梅子** 你还去干活?

**吉** **他** 不干活吃什么?

**苏梅子** 你不是喝滴滴畏了吗?

**吉** **他** 你先给我拿着，下班以后再喝! **苏梅子** 好你个坏吉他，吓死我啦!

**吉** **他** (痛苦地)说实在的，我真的不想活了。

**苏梅子** 别!想开一点儿，为了阿川那个小婊子，犯得上吗?

**吉** **他**苏梅子，别那么说她，我……我爱她! **苏梅子** 你现在还爱她?

**吉** **他** 爱 她 !

**苏梅子** 你知道不知道她是个水性杨花的姑娘?

**吉** **他** 知道，可是我怎么也管不住自己，我就是爱她。苏梅

子，你要是可怜我，就帮助我把她找回来吧!

**苏梅子** 真想不到，吉他还是这么一个重感情的人。 **吉** **他** 你不是也挺重感情吗?

**苏梅子** 我发现一个规律。多情女总是碰上薄情郎，而痴心 汉又都遇上负心女。你看你跟阿川，还有吴大哥和 芦获。吴大哥那么有情有义，可芦获硬是一条道走

到黑，死不回头。唉，说起来，就是我命苦。 吉 他 诗魔不是对你挺好的吗?

**苏梅子** 好什么?他的心一天都没有给过我。你知道我是怎 么对待他的吗?他骂我，我不恼；他打我，我不急。 我对他像狗一样地忠诚，我把自己挣的钱一分不剩 地都交给他。可是他，对我从来就没有满意的时候。

**吉** **他** 你为什么对他这样好呢? **苏梅子** 因为他是我的老公呀!

**吉** **他** 哪儿来的老公?

**苏梅子** 哪儿来的?是我自己从街头上捡来的?他刚来海南 那会儿，你没见他那副狼狈样儿呢。他找不到工作， 没饭吃，流落在街头，胸前挂一块大牌子，上边写着： 行行好，为中国文坛救活一个诗人吧!你猜怎么着， 没有人理睬他，还都以为他是个瘋子呢!要不是我

把他收留了，他早就进收容所了。 **吉** **他** 你喜欢他?

**苏梅子** 我喜欢他有学问，我没有好好读书，挺后悔的。 〔 诗魔上 。

诗 魔 老凯，老凯大姐。

老 凯 (上)什么事?

诗 魔 你知道吴枫干什么去了吗? 老 凯 不知道呀!

诗 魔 他昨天一早就走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老 凯 昨天一早?对，他是昨天走的。

诗 魔 他走时跟你说什么了吗?

老 凯 没有，只是把那张规划图借走了。 诗 魔 什么规划图?

老 凯 开垦菠萝山的规划图。噢，这不关你的事。不过你

放心，他不会出什么事的。 诗 魔 你们……是不是……

老 凯 我说了，他不会出事的，他会回来的。

苏梅子 诗魔，你到是要不要呀? 诗魔 · 什么?

苏梅子 我挣的小费呀! 诗 魔 多少钱?

苏梅子 30块。

诗 魔 是港币吗? 苏梅子 是兑换券。

诗 魔 先放在你那儿吧。 苏梅子 嫌少是不是?

诗 魔 你没见我正忙着吗?攒在一块儿再给我不是一样 吗?

**苏梅子** 我找你还有事呢!

诗 魔 哎呀，真罗嗦，有事下班以后再说行不行?你要是闲

得慌，到后边去帮助洗洗菜。 **苏梅子** 那好吧。(下)

〔吴枫风尘仆仆，手执一束太阳花上。 吴 枫 老凯，给。

老 凯 太阳花?

吴 枫 太阳花。你别看它枝叶蔫了，花朵枯萎了，只要把它 栽在地上，太阳一出来，它就会蓬蓬勃勃、欢欢势势 地生长起来。它是海南岛上的死不了!

老 凯 我知道它，我认识它，这是菠萝山上的太阳花。你， 你真的去了?

吴 枫 我去了。你说得对，菠萝山真是一块宝地。 老 凯 见到他了吗?

吴 枫 见到了。他的墓碑就竖在那棵希望树下，周围长满 了仙人掌和太阳花。不过，菠萝山仍然是那么荒芜 寂寞，他显得很孤独，像是在焦灼地盼望着、等待着、 呼唤着……

〔一曲嘹亮穿云的小号声，如呼如唤，震颤心灵。 〔一阵喧哗，阿琼失魂落魂地跑上。

阿 琼 吴大哥，吴大哥——

〔阿琼骤然跪在吴枫面前。 阿 琼 吴大哥，救救我，快救救我!

〔阿奇公紧追而上。 **阿奇公** 阿琼，阿琼 —

〔阿奇公跪在女儿面前。

**阿奇公** (哀求地)阿琼，回去吧，跟我回去吧!爹求你了，爹 跪下求你还不行?

〔众皆出来，询问着，劝慰着，拉起阿奇公和阿琼。芦 获悄然而至，站在人群外。

吴 枫 阿琼，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 **琼** (哭诉)吴大哥，爹逼着我嫁给一个烂仔，我不愿意， 我不爱他!

**吴** **枫** 阿奇公，孩子大了，自己的婚事该由自己做主，你怎 能一手包办呢?

阿奇公 你不知道，我难呀!她娘常年有病，金蛋蛋儿，银蛋 蛋儿，填不满的药罐罐儿。我没法呀!去年，我接了 人家三千块钱的彩礼，到如今，阿琼要是不嫁过去， 就得退给人家钱。可是我、我拿什么退给人家呀!

阿 琼 吴大哥，我不能嫁人，我不愿意嫁人，海南的姑娘嫁 了人，就要生孩子。生了孩子，就要屋里做，田里做， 窝窝囊囊地做一辈子。吴大哥，帮帮我，你帮帮我 吧，我不甘心就这样把自己毁了。我要像你们那样

生活，多穷、多苦、多累，我都不怕。 〔吴枫沉吟良久，心绪万千。

**阿奇公** 阿琼，回去吧!你娘还病在床上呢!你不心疼我，也

得心疼心疼你娘啊! 〔阿奇公拉起阿琼。

〔阿琼用哀求的目光看着吴枫。

**吴** **枫** (毅然地)诗魔，把我那一千块钱股金退出来吧!

**诗** **魔** 怎么?你要退股? 众 吴大哥，你不能走!

**吴** **枫** 我不走，我退股以后，还留在饭店里，给你们当伙计!

**吉** **他** 这怎么行呢?让您辞去经理的职务，我们就怪不落 忍的了，怎么能让您当伙计呢?

芦 荻 阿奇公，我这儿有一千块钱，您先拿着吧! **吴** **枫** (一惊)是你?

〔芦获惨然一笑，默默退去。

**苏梅子** 吴大哥，我这儿还有一千块，给— **吴** **枫** 你是谁?

**苏梅子** 我叫苏梅子，是野村桑拿浴的按摩小姐。 **吴** **枫** 你是按摩小姐?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苏梅子** 来找我老公。

**吴** **枫** 谁是你老公? **苏梅子** 诗 魔 。

**吴** **枫** 你们结婚了? **苏梅子** 没，还没呢!

**吴** **枫** 没结婚怎么能叫老公呢? **苏梅子** 在海南都这么叫。

**吴** **枫** 苏梅子，你是个好姑娘，我谢谢你，我也代表阿奇公

和阿琼谢谢你!

**苏梅子** 吴大哥，该我谢谢你。 **吴** **枫** 谢我什么?

**苏梅子** 因为……因为你看得起我!

老 凯 阿奇公，我这儿有一枚金戒指，您拿去把它卖掉吧。 **阿奇公** 大姐，这……

吉 他 阿奇公，我这儿还有五十块钱，您别嫌少，拿着吧! 诗 魔 阿奇公，这是三十块钱兑换券!

**阿奇公** (万分感动地)恩人，恩人，救命的大恩人!阿琼，还

不快给这些大恩人跪下! 〔 幕 急 落 。

七

〔舞台上只有诗魔一人。

〔诗魔在发表施政演说，有点儿忘乎所以。

诗 魔 我诗魔接任夏威夷酒家的经理，也堪称是受命于危 难之中，积重难返、举步维艰啊!由于前任领导用政 治代替经济，用道德主宰生意，使我们苦心经营起来 的夏威夷酒家几乎毁于一旦。请各位不要误会，我 在这里不是批评吴大哥，对于吴大哥的为人，我诗魔 向来是敬佩之至的，他永远是我们的大哥，这是天经 地义的!大家知道，自从出现那场风波之后，差不多 所有的关系户都对我们退避三舍。经营饭店，最主 要的是赚公款请客的钱。丢掉了这一块生意，那就 不是砸了碗，而是砸了锅。好在有各位兄弟同仁的 鼎力相助，经过艰苦卓绝、忍辱负重的外交活动，才 逐步挽回了败局。还是许总经理宽宏大度，颇具现 代企业家的胸怀，他明天把最重要的一次宴会放在 了我们这儿。我们一定要同心协力，奋发图强，高标 准、高水平、高效率地办好这次宴席，成败就在此一 举了 ……

〔阿奇公携阿琼上。

〔阿琼挎一花布包裹。 阿奇公 诗魔经理——

诗 魔 是阿奇公呀!您找我有事吗?别不是又要什么钱 吧!

阿奇公 是你们救了她，这大恩大德没法报呀!穷人，只有一

颗心，一双手，一身力气，我让她来听你们使唤…… 诗 魔 阿奇公 … …

阿奇公 你听我说，管饭就行，一分钱工资都不要。

阿 琼 (哀求地)诗魔经理，您收下我吧，我一定好好干!

诗 魔 这样吧，阿奇公，我们明天有一个重要的宴会，现在

正好缺人手，就算是阿琼帮我们忙吧! 阿奇公 你又把话说远了不是?

阿 琼 诗魔经理，谢谢您收下了我。

阿奇公 你说什么?明天要办一次宴会?在这儿? 诗 魔 是呀!

阿奇公 可是这天气 … …

诗 魔 这天气怎么了?晴天朗日的，不挺好的吗? 阿奇公 怕是台风要来了。

诗 魔 您怎么知道的?

阿奇公 我这腰疼了一夜。

诗 魔 那您该买一副狗皮膏药贴上。 阿奇公 海上的云彩有点儿发浑……

诗 魔 (不耐烦地)行了。

阿奇公 海风里夹着冷气……

诗 魔 阿奇公，您带着阿琼去找吉他，问问他有什么活儿 干 。

阿奇公 好，好，阿琼……(走两步又转过头来)诗魔经理，你

最好打电话问问天气预报。

**诗** **魔** 您就别添乱了，我这儿够忙的了! 〔 许国财上 。

**许国财** 诗魔经理，安排得怎么样了?

**诗** **魔** 哟!是许总呀，您来啦!您吸烟。

**许国财** 我说诗魔老弟呀，跟你说句不隔心的话，你知道不知

道，我们东亚公司已经亏损200万了。 **诗** **魔** 200万?天呀!

**许国财** 不过没关系，做生意嘛，总会有赔有赚。明天这笔生 意要是谈好了，不但能把窟窿填上，还有100万的富 余。

**诗** **魔** 好家伙!里外里300万，这么预，到底是什么买卖 呀!

**许国财** 丝束，懂吗?丝束!

**诗** **魔** 绸缎生意，来料加工，我懂! **许国财** 就是这个!(举起烟过滤嘴) **诗** **魔** 烟屁?

**许国财** 对!香烟过滤嘴。制造这个小玩艺儿的原料，目前 我们国家统统依靠进口。

**诗** **魔** 这可是个冷门!

**许国财** 所以说，明天这个宴会是至关重要的。一宴可以兴 邦，一宴也可以丧国。

**诗** **魔** 许总；您就赌好吧!保准让您满意。 **许国财** 光我满意不行，你得让客人满意。

**诗** **魔** 那当然，您满意了，客人肯定会满意。

**许国财** 你可真会顺情说好话。诗魔，这笔生意要是谈成了， 我就赞助你们两万!

诗 魔 那可太谢谢您了!不过……这两万块钱，您能不能 赞助我个人?

**许国财** 你抽大头，别人也得填活点儿。要不，万一走漏了风 声，你的日子不好过。

诗 魔 其实，这笔钱也不是我自己塞腰包，我是想出一本诗 集。

许国财 你不是出过一本吗?叫什么《命运之谜》!听说还是 苏梅子替你出的钱哪!你可真会找女人：倒贴!哈 哈哈……倒贴!知道行话管你这种人叫什么吗?龟 奴!哈哈哈……龟奴!

**诗** **魔** (尴尬但并没有觉得受辱)这次我想出一本情诗选。

**许国财** 行啊!毛事儿!我说诗魔，这两天甜甜到你们这儿 来了没有?

**诗** **魔** 您说的是甜甜小姐?她不是跟您在一起吗? **许国财** 她离开东亚公司了。

**诗** **魔** 你把她炒了? **许国财** 是她把我炒了。

**诗** **魔** 是不是她另谋高就了?

**许国财** 不会的，她说过，不会再进任何一家公司了。你猜怎

么着?她离开了我，我还挺痛苦。 **诗** **魔**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许国财** 算了，不提她了。海南生意难做，女人有的是。诗

魔，我不是让你为明天的宴会取个名字吗?

诗 魔 我想了一下，就叫《天体酒会》,您看怎么样? **许国财** 《天体酒会》?

诗 魔 我找了几个陪酒女郎，个个标致漂亮、冰肌玉骨、万 种风情。等酒过三巡之后，让她们在客人面前展示

一下大自然的杰作!

**许国财** 嗯，这个节目不错。只是《天体酒会》是不是太露了

点儿，咱们有些领导干部，思想还比较僵化。

**诗** **魔** 要不……对了，我正好找了七个姑娘，号称七仙女。 干脆就叫《仙女酒会》吧!

**许国财** 《仙女酒会》……嗯，再琢磨琢磨。 **诗** **魔** 或者，拐个弯儿，叫《飞天酒会》。

**许国财** 《飞天酒会》!好!好!诗魔，你真不愧是个诗人，还 真有点儿灵感。《飞天酒会》——嗯，很雅，很有诗 意，还弘扬了民族传统文化!这样吧，把陪酒女郎的 领班找来，我要跟她谈谈。

**诗** **魔** (冲边幕)喂，小雪糕，把你们领班叫来，许总要见她。

〔阿川上，她只穿一件短浴衣，袒露着酥胸雪肤。〕 阿 川 爸。

**许国财** (一惊)怎么是你呀!

**阿** **川** 我是诗魔请来当陪酒女郎的。

**许国财** 您还是领班?你怎么干这下三滥的事? **阿** **川** 这不是您让人家办的吗?

**许国财** 你又不缺钱花! 阿 川 我不图赚钱。

**许国财** 那你图什么?

阿 川 我觉得挺好玩，挺刺激。 许国财 天生一个放荡货!

阿 川 有其父必有其女嘛。 **许国财** 你 —

诗 魔 阿川，你不是说你爸爸同意了吗? 阿 川 你别管!

**诗** **魔** 许总，这几个陪酒女郎确实需要阿川培训一下。 **许国财** 这样吧，你培训可以，只能在幕后指挥，不许上! 阿 川 好吧!不上就不上，真没劲!

诗 魔 可是，那七仙女就少了一个了。

阿 川 刚才阿奇公不是把他女儿送来了吗?

诗 魔 你是说阿琼?一个山里姑娘，行吗?我怕她放不开。

阿 川 交给我好了。就是一个榆木疙瘩，我也能让她变成 小妖精!

**诗** **魔** 你可真够神的!

阿 川 才知道呀?神的还在后边呢! 诗 魔 那你去找她吧，就说是我说的。

〔 阿川下 。

诗 魔 许总，那几个陪酒女郎你要不要看一下?

许国财 不看了!……嗄，看一下也好，我得嘱咐几句，千万

别出什么岔劈儿。

诗 魔 来，这边——(同下)

〔老凯背画具上，吉他紧追在后边。 吉 他 老凯大姐，你不能走!

老 凯 不行，这乌七八糟的，我看不了。我不能跟他同流合 污!

吉 他 你要到哪儿去呀?

老 凯 我去挣碗干净饭吃。

吉 他 你拿什么挣饭吃呀?

老 凯 (赌气地)我去卖我的画。

吉 他 老凯大姐，您别天真了。您别忘了，这里是经济的特 区，也是文化的沙漠。您卖什么画?椰林大道有一 个哑巴，每天给人家画像，好赚了一笔钱呢!他画的

是什么?用碳笔照着相片画，三个晚上就能出师，这 里就需要这个。可是您搞的是艺术，艺术和艺术家 在这里是最不值钱的!

老 凯 我知道，可是……我实在看不下去，他搞的是什么

呀?连点儿天道人伦都不讲了。

吉 他 您就是要走，也得等吴大哥回来呀! 老 凯 吴枫到底干什么去了?

吉 他 一大早，就让诗魔打发采购去了。 老 凯 他这是在排除障碍。

吉 他 老凯大姐，还是等一等吴大哥吧。要走，咱们一块儿

走；要留，咱们一块儿留。行不行? 老 凯 那好吧。

吉 他 咱们先干活儿去吧。(同上) 〔吴枫采购归来，背一竹篓上。

〔苏梅子从后边追来。 **苏梅子** 吴大哥，吴大哥—— **吴** **枫** 什么事?

**苏梅子** (焦灼地)甜甜……不，芦获……她 … … **吴** **枫** 芦获怎么了?快说!

**苏梅子** 她去当按摩女郎了! **吴** **枫** 在哪儿?

**苏梅子** 在野村桑拿浴。 **吴** **枫** 什么时候去的?

**苏梅子** 今天早晨，这会儿正跟老板签合同呢! **吴** **枫** 苏梅子，麻烦你把这篓菜送到厨房去。

〔吴枫急下。 〔暗转。

〔飓风骤起，山呼海啸，天昏地暗。 〔一片惊呼狂叫，人影奔突散乱。

〔房屋震撼声，树木断裂声，家具碰撞声。 诗 魔 快关门!关窗户!

吉 他 老凯大姐，你下来，危险!

阿 川 我的腿被桌子压住了，快来救我!

吉 他 你们几个愣着干什么?快把桌子推到一边去!

〔吴枫拉着芦获跑上。 吴 枫 不好!屋顶要被掀翻!

〔吴枫扯着一根绳子，拴在腰上。 一头扔给芦获，自 己向屋顶爬去。

芦 荻 (喊)吴枫，小心。

吴 枫 (喊)别过来，站远一点儿!

芦 荻 (一阵激动)吴枫，我有话跟你说! 吴 枫 (喊)等一会儿!

芦 荻 (喊)我等不及了!

吴 枫 (喊)用力，往左边去!

芦 荻 (喊)我到海南来寻找自己，却把自己丢了! 吴 枫 (喊)把绳子缠在腰上!

芦 荻 (喊)是你把我找回来的! 吴 枫 (喊)往后去，快躲开!

芦 荻 (喊)吴枫，我、爱、你—— 吴 枫 (喊)拉住我，别松手!

〔屋顶掀翻，吴枫跃了下来。 芦 荻 (声嘶力竭地)吴枫——

〔诗魔抱钱匣逃蹿。

〔苏梅子紧拉住不放。

**苏梅子** 诗魔，你不能这样，这钱是大伙儿的! **诗** **魔** 傻瓜蛋，快跟我走!

**苏梅子** 我不能跟你走!你这是犯罪，是缺德，是坑人!坑自

家的兄弟，你算什么东西! **诗** **魔** 混蛋!放开我!

**苏梅子** (喊叫)来人哪!快来人哪!诗魔把钱抢跑了!

〔诗魔掏出匕首，朝苏梅子手臂刺去。

〔苏梅子倒在地。 〔吉他跑上。

**吉** **他** 苏梅子!苏梅子! **苏梅子** 快!快去抓诗魔!

**吉** **他** 苏梅子，你，你受伤啦! 〔吉他抱起苏梅子。

〔灯光渐暗。

**尾** **声**

〔台风过后，风平浪静，霞光万里。 〔夏威夷酒家沦为一片废墟。

〔海滩。椰林。渔帆点点，海鸥飞翔。 〔老凯背着画具，登高远眺。

〔吴枫和芦荻依偎在一起。

〔吉他搀扶着受了伤的苏梅子。 〔阿奇公和阿琼在一起。

〔一曲嘹亮穿云的小号声，如呼如唤，震颤心弦。 〔幕徐徐落。

**死** **水** **微** **澜** **(大型话剧)**

查丽芳

人 物

邓幺姑——川西的乡下姑娘。 蔡兴顺——邓幺姑的丈夫。

罗德生——邓幺姑的情人，袍哥。

顾天成——邓幺姑改嫁后的丈夫，教民。 邓大爷——邓幺姑的后父。

邓大娘——邓幺姑的母亲。 顾辉堂——顾天成的幺伯。

钟幺嫂——顾天成的邻居，教民。 顾三娘子——顾天成的老婆。

曾师母——教民。

陆茂林——土粮绅。 刘三金——妓女。

张占魁——罗德生的兄弟伙，袍哥。 杜老四——罗德生的兄弟伙，袍哥。 田长子——罗德生的兄弟伙，袍哥。 高大娘——媒婆。

红衣女人若干，黄泥色衣男人若干，黑衣教徒若干，

白衣人若干，伴娘及其他人物等。

**时间：1894年** **-** **1901年。**

**地** **点：**天回镇，又不仅是天回镇。

〔观众入场时，书写着马关、南京、瑷珲等条约的大幕 紧闭着。 一条条声讨洋教堂的白头帖子①从舞台一 直延伸到观众席。

〔场灯在沉闷的滴水声中逐渐熄灭。

〔大幕徐徐升起。书写着白头帖子的大墙被分解成 许多块，把舞台围得严严实实。

〔滴水声渗入音乐声、教堂钟声。

〔袍哥们着黄泥色布衣如塑而立，悲怆而宁静。清烟 如雾升起。

**念帖人** (沉重地念)

盘古开天辟地，

黄、炎、尧、舜、禹。 商汤灭夏周伐商。

春秋、战国、秦始皇。 汉、隋、唐、宋、元、明， 转眼到了大清廷：

**众袍哥** (悲怆地)

女人裹足，男人拖辫，



① 白头帖子，即不署姓名的通告，文言叫匿名帖子，有什么民间言论，用白 纸写好了，贴在通衢大道的墙壁上，让人缮抄流传。

中原天下死水一潭 ……

**念帖人** ( 对众人)你们晓不晓得，乐山为啥子发大水?乐山 大佛额头上的神珠珠遭洋鬼子偷了!

**袍哥甲** 怪不得如今到处是跛子、瞎子、聋子、傻子，他们的眼 睛、耳朵、鼻子、心、肝、肺都让四圣祠教堂拿走，在罐 罐里用药水泡起。

**袍哥乙** 噢!如今连买个烟泡炮的钱也没得，李中堂跟洋鬼 子签了个啥子“马关条约”,白花花的银子全流到了 藩邦!

**袍哥甲** 最可恶的是，还跑到我们川西坝子头来，修教堂传洋 教，要我们奉啥子耶稣啊……

念帖人 我们中国有自己的教：读书人有儒教，和尚有佛教， 道士有道教，治病有医，打鬼有巫，看风水有阴阳，要 那藩邦的洋教来做啥子?

〔教堂钟声响起，众人掩口逃匿。黑衣教徒持十字 架，从乐池走上舞台。他们示威般地张着由黑纱构 成的十字架，如幽灵般溶进黑暗之中。

〔强烈的逆光从大墙的裂缝中倾泻而出，舞台上已是 春天川西坝子的邓家院坝。川西民歌弥荡于整个舞 台空间：

“高高山上一树槐， 手把栏杆望郎来。 娘问女儿望啥子，

我望槐花几时开 …… "

〔歌声中邓幺姑上。她收下晾晒的裹足布，踩着田埂 路低头走着。邓幺姑是个十七八岁的村姑，爱笑，笑 起来十分好看；她窈窕动人；聪明到精灵的程度。眼

下她正天真地做“成都梦”。

〔吱吱嘎嘎的鸡公车推上了媒婆高大娘。高大娘五 十来岁，是成都某大户人家的女管家，一脸小人得势 的傲气。

**高大娘** 大姑娘，我问你，邓家的林盘在哪儿啊? **邓幺姑** (笑)你找我们家做啥子吗?

**高大娘** 你就是邓家屋头的邓幺姑吗? **邓幺姑** (甜笑)嗯，你是 … …

**高大娘** (卖弄地)我吗，是从成都来的。

**邓幺姑** (惊喜地自语)从成都来的!(对高大娘)你找我们爹 妈要做啥子吗?

高大娘 我啊……(拿死眼从头到脚审视着邓幺姑，又伸手拉 过那邓幺姑的手，捏了又看，看了又捏，如同看牲口 市场的牲口一样)

〔邓幺姑浑然不觉，兴奋得涨红了脸。 高大娘 你多大了?

邓幺姑 (欢喜地)差三个月就满18岁了。 高大娘 放人户没有?

邓幺姑 (羞怯)还没有 ……

高大娘 你不像乡坝头的人，手上研疤都没有。

邓幺姑 (害羞而自豪地)平时我爹爹妈妈就不要我做粗活。 **高大娘** 那你平时做啥子呢?

邓幺姑挑花。

**高大娘** 你也包红指甲?

**邓幺姑** 我拿凤仙花对白帆，一年四季都有包的。 **高大娘** 你几岁裹的足?

邓幺姑 5岁半。

高大娘 裹足布好长? 邓幺姑 一丈二。

高大娘 你走两步我看下子!

〔邓幺姑顺从地走了两步。

高大娘 (看不惯地)你把胸口挺那么高咋子? 邓幺姑 (低下头)……是它自己要挺的嘛 ……

高大娘 (指田头)哎，这个是啥子花哦?——还好看哩。 邓幺姑 这是茄子花。

高大娘 茄子花?(鄙夷地)人家成都都吃新鲜茄子了，你们 这儿茄子才开花。

邓幺姑 不是啥子呢?吃萝卜就尽吃萝卜，吃白菜就尽吃白 菜……哪像成都嘛，青石桥有温鸭子，都益处有肉包 子，淡香斋有好点心——

高大娘 你去过成都哇? 邓幺姑 没有 ……

高大娘 那你想不想去成都呢?

邓幺姑 想……想 … …

高大娘 你爹妈在屋头不?

邓幺姑 在。我们屋就在那个林盘头。 〔 高 大 娘 下 。

邓幺姑 (激动地自言自语)我的心跳啥子嘛，脸咋个这么烧? 身上还直抖，抖啥子嘛!她是成都来的!她是来给

我说媒的! 〔 乌 鸦 叫 。

邓幺姑 乌鸦你叫啥子?(捡起土块掷向乌鸦)讨厌!我要悄 悄地去听……

〔邓大娘、邓大爷、高大娘上。邓幺姑躲在一旁。

**邓大爷** (气愤地)我们虽是耕田下力的乡下人，却也是清白

人家，还不至于把女儿卖给人家当小老婆— 邓大娘 (打断)五十好几了，岁数差得太远了 ……

高大娘 邓大娘，老算啥子嘛!常言说得好：“一肥遮百丑。” 乡坝头的姑娘要想嫁到成都大户人家去，岁数上怕 只有将就点了。

**邓大爷** 我们女儿配搭不上，我们也不敢高攀。我们乡下人 的姑娘，还是对给乡下人的好，只要不饿死!

**高大娘** 你们不答应就算了，人家又不是非你幺姑就娶不到 姨太太的人。(欲下)

**邓大娘** 城头当姨太太的我看得多，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倒

不如乡坝头，一鞍配一马，过得还舒服些。 〔高大娘悻悻下。

〔邓幺姑如浸在冰水里一般，竟伤心地哭了起来。 **邓大娘** (看到邓幺姑)幺姑，你哭啥子?

**邓幺姑** 有个虫虫飞到眼睛里头了 …… **邓大娘** (关切地)我看下……哪有嘛! **邓幺姑** 就是有 …… (抽泣)

**邓大娘** 刚才那个媒婆，我们把她打发起走了。她想把你说

给50多岁的人当姨太太，妈整死都不得干的。 〔邓幺姑索性放声大哭。

**邓大娘** 你哭那么伤心干啥子?(对邓大爷)我简直连火门都 摸不到了 ……

邓幺姑 (自言自语)我哭的是啥子只有我自己才晓得。她走 了 ……走得好远了 ……我是再也嫁不到成都大户人 家去了 …… (下)

邓大爷 ……我看这幺姑怕是有心事?

**邓大娘** (吃惊)你是说她懂事了，在闹嫁吗? **邓大爷** 怕是吧。

**邓大娘** 未必吧?我十八九岁，还啥子都不懂……说老实话， 我21岁嫁给你前头那个天时候， 一直上了床，还是 浑的 ……

**邓大爷** 那咋能比呢?——光绪年间生的人。

**邓大娘** (恍然大悟)这个女娃子醒事太早了。(担心)幺姑那 个样子又精灵又漂亮，嫁的男人如果太好，恐怕她的 命压不住，那就要被克……倒是有点缺陷的男人才 合适。

**邓大爷** 上回说的那个回镇杂货铺的蔡掌柜对路不? **邓大娘** 对啊!

**邓大爷** 那你看给不给幺姑过个话?

**邓大娘** 过啥子话啊!(断然地)女儿是我的，要把女儿嫁给 哪个，我做主。

**邓大爷** 那啥子时候办喜事呢?

**邓大娘** 按乡坝头的规矩，要选个黄道吉日 …… **邓大爷** 9月20,逢双。

**邓大娘** (叫板似的)要得! 〔收光。

〔灯复亮。乡间喜乐从天而降。四个唢呐手上，奏毕 即下。

〔一根红绸横贯舞台，红衣女舞动红绸。邓幺姑在伴 娘陪伴下走上。着嫁装站立其中。红绸紧紧拦住邓 幺姑。

邓幺姑 (又喜又忧)幺姑哇幺姑，成都梦好安逸，可如今做不 成了。以我的身份未必能嫁到成都大户人家，就算

到了成都嫁给个小老头儿当姨太太，还不是做饭捶 腿，半夜里吃他的窝心足。还不如退一步，规规矩矩 去天回镇做一个掌柜娘，总比一辈子在乡坝头好。 只是不晓得他是不是女儿家心头喜欢的?(埋怨)这 种事情是从来不准你女儿家问的。当爹爹妈妈的也 稳起，不得给你透半点风风 …… (甜甜地)他究竟是 啥子样子嘛!好焦人啊 …… (似要冲破红绸的拦阻， 但被红绸死死挡住)

〔红绸抛起。邓大爷、邓大娘从后上。

**邓大娘** 幺姑，从今天起，你就是蔡家屋头的人了，两口子要

和和气气的 ……

**邓大爷** 要勤快些，见啥做啥。

**邓大娘** 要懂事些，不要使小脾气。(为邓幺姑蒙上盖头)

〔四个唢呐手复上。红衣女及红绸始终留在舞台上。

**唢呐手** 新姑娘，请上轿——

〔伴娘搀扶邓幺姑款款而下。邓家两老人目送着她 们 。

**邓大娘** (伤心起来)眼看幺姑转眼就要成人家屋头的人了， 这十几年的心血就白费了 ……

唢呐手 嗨!扯红绸，放火炮，噼哩叭啦莲花闹。

新姑娘，快上轿，生个娃儿大家抱! 〔四个唢呐手下。

〔红衣女牵红绸后退。

〔舞台变化出“兴顺号”喜堂。

〔罗德生、蔡兴顺及张占魁、田长子、杜老四上、张罗 新房。蔡兴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局促不安。

蔡兴顺 (一把拉住做司仪的罗德生，求救似的)大老表，你今

天要给我扎起哈!

**罗德生** 扎起?你虚个啥子?脸红筋涨的样子，接个乡坝头 的姑娘都那么虚。

**蔡兴顺** 你晓得我说不来话 …… **罗德生** 你想不想接婆娘吗?

**蔡兴顺** ……想。我还是有点虚…… **罗德生** 是你接婆娘还是我接婆娘? **张占魁** 我看你今天晚上咋个上床。

〔众人哄笑。

蔡兴顺 (急)你们整不得我的冤枉啊……我害怕漏黄 … …

**罗德生** (大声地)大家听到，今天晚上不准乱肇!(小声对蔡

兴顺)蔡表弟，你到里头去等到，这儿有我。 **蔡兴顺** 要得嘛。大老表，我咋个谢你呢?

罗德生 你咋个那么生分啊!我们是至亲嘛，快进来等到! 〔蔡兴顺下。

**杜老四** 五爷，我去场口等到。 **罗德生** 去嘛。

〔杜老四下。

**张占魁** 罗五爷，你比蔡表哥大几岁，咋还是光杆一个?应该 有个家了。

**罗德生** 家有啥子味道?家就是枷， 一套上你的颈项就休想 摆 脱 。

**田长子** 总该有个女人陪到你嘛。

**罗德生** 女人陪长了就麻烦，我顶多玩几个月就一足踢开。 **张占魁** 我是说讨个好人家的女儿。

**罗德生** 算了算了。讨好人家的女儿，如果没得情义，只是作 古正经，死死板板的，那有啥子意思。

〔杜老四跑上。

杜老四 五爷，五爷，花轿来了!

〔众人抬花轿上。唢呐手、抬礼盒者等送亲队伍次第 而上。

杜老四 ( 喊 唱 )

日节时良，

天地开张，

新人到此，

车马还乡 … …

女司仪 (喊唱)

东方一朵紫云开， 西方一朵紫云来， 两朵紫云齐汇合， 花轿牵出新人来!

〔伴娘搀扶邓幺姑从花轿内款款而出。

〔众宾客拥上前看新娘子，议论纷纷。 **宾客甲** (赞不绝口)哦哟，她的足好小啊!

**罗德生** 都看瓜了嗦!快把蔡表弟喊出来! 众 人 对头。

〔张占魁跑下。

邓 幺 姑 (撩开红巾窥视)好宽的堂屋啊!(恰好同罗德生对 视，火辣辣地)爹爹、妈妈，你们没有骗我，幺姑喜欢 他，喜欢他。

〔张占魁押蔡兴顺出。 **张占魁** 新郎官来了——

〔众人拥蔡兴顺上前。

众 人 揭盖头!揭嘛!……看新娘子!

〔蔡兴顺在众人的起哄中揭开邓幺姑的盖头红巾。 音乐戛然而止。静场。众人定格。

**邓幺姑** (大惊)这个人是哪个?咋个这么 — 丑?刚才那个 呢……咋个变了呢?妈妈……他寡不稀稀地把我盯 倒起……一双尿泡眼， 一个塌鼻子……胡子都没有 长一根……当真话，不管咋个他就是你的男人吗?

〔蔡兴顺兴奋地放下红巾，不知如何是好。

〔音乐尖锐直刺人心。 **罗德生** 进位!

〔众人进位。罗德生上至高处。 **罗德生** 一拜天地!

〔蔡兴顺、邓幺姑同拜天地。红绸飞舞。 **罗德生** 二拜祖宗!

〔蔡兴顺、邓幺姑同拜祖宗。红绸飞舞。 **罗德生** 夫妻对拜!

〔蔡兴顺、邓幺姑对拜。红绸飞舞。 **罗德生** 送入洞房!

〔邓幺姑已如木偶般。蔡兴顺欢喜地牵邓幺姑下。 **张占魁** 硬是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了!

**田长子** 傻子有傻福。接个婆娘又苏气，又伸抖，就是挨到她 坐一下都安逸。

**杜老四** 好眼气他哦——我都想变成傻子了!

**宾客甲** 蔡傻子这回硬是黄狗掉进大粪坑——吃趸了! 〔 众 人 笑 。

罗德生 (郑重地)哎哎，大家晓得的，蔡傻子是老子的表弟， 他的老婆自然是老子的表弟媳，虽是长得伸抖一点， 也是个人的福气。我招呼在前啦，莫怪老子不客气!

**杜老四** 五爷，我是说，傻子跟幺姑坐到一堆，有点——笑人。 **罗德生** 放屁!一个乡坝头的姑娘嫁到天回镇来当掌柜娘， 这是天作之合，门当户对，这才是姜子牙的婆娘 —

姜何氏(刚合适)咄!拿喜酒来! 众 人 拿酒!

〔众人齐下。追光追着喜庆的红绸，渐渐地只剩下光 影。喜乐中透出响亮的婴儿啼哭声。

〔灯亮。两年后。蔡家院坝的红花树下。

〔从现在起邓幺姑已是蔡大嫂了，她已经有了个布卷 子裹着的奶娃。看得出“蔡掌柜”的小康日子使她有 几分得意但又并不满足——使她不满足的正是自己 的丈夫。蔡兴顺此时正咂着叶子烟打算盘，憨不憨、 痴不痴的，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邓幺姑 (哄小孩)金娃子乖，金娃乖，妈妈等会儿喂奶奶。金 娃子不哭，金娃子不哭，买个娃娃打鼓鼓……(对蔡 兴顺)傻子，你昨晚上喝得二麻二麻的，金娃子哭你 都不晓得。

蔡兴顺 真的啊……你晓得我瞌睡死，嘿嘿 ……

邓幺姑 瞌睡死倒好了，(小声地)你又咋个晓得做那个事呢? 都当老汉儿的人了，还不晓得轻重 ……

〔蔡兴顺憨笑两声。

邓幺姑 (模仿)“嘿嘿”,你去把房间头的亮瓦擦洗一下，黑黝 黝的了……不要喂猪了嘛，那个猪屎粪臭烘烘的，值 得到几个钱!金娃子睡了，抱到房间去，我到铺子上 去了。

**蔡兴顺** 你又要去绣裹肚哇? 邓幺姑 你管到我的呢!

**蔡兴顺** 好，不管不管。(下)

〔邓幺姑来到铺面，坐上一张矮脚立背椅。此椅是掌 柜的“宝座”,“兴顺号”传家之宝。

〔三个地痞上，围住一圈商量什么。 〔有人路过。

邓幺姑 (招揽)石姆姆打酒哇?我们这儿有绵竹大曲、姿阳 陈色、白沙烧酒……一会儿来打?要得!(低头绣裹 肚 )

〔三个地痞围了上来。

**邓幺姑** 买主，你们要啥子?

**地痞甲** 要啥子!(一阵浪笑)要你!把一条街的生意都抢完 了的活招牌……哟，这婆娘的手好白啊 … …

**地痞乙** 同她说啥子，把这嫩货带去烧烟!(进柜台)

**邓幺姑** (急)青天白日的，你们咋个随随便便就挤到柜台里 头来了?(喊)傻子——傻子!

〔三个地痞往外拉邓幺姑。蔡兴顺上，见状畏缩不 前 。

**邓幺姑** 傻子，你在那儿木起做啥子……快把他们赶起走! **蔡兴顺** 我……我咋个办嘛!

〔地痞大笑，发现椅子上的红色裹肚，扔来扔去。 **邓幺姑** 还我的裹肚!还来!

〔罗德生急上，后跟着张占魁、田长子、杜老四。

罗德生 住手!(上前一把抓住地痞甲的衣领)朋友，这地方 不是找开心的吧?识相的还不快滚!(猛捆他两耳 光 )

〔另两个地痞溜下。

罗德生 (把地痞甲往田长子处一堆)长子，你们去教训他龟

儿子一顿——跑到老子的码头上来撒野了! **地痞甲** (哀求)一家人，打点让手……下回不敢了。 **邓幺姑** 他拿了我的挑花裹肚!

〔地痞甲急忙退还裹肚。田长子等人推操他下。

**蔡兴顺** (先看椅子摔坏没有，又检查货柜，大叫)他拿了我一 瓶酒!(追下)

**邓幺姑** (动情地)今天不是大老表，我恐怕硬是要吃大亏了。 **罗德生** (仗义地)哪个敢!天回镇这个码头，只要我招呼一

声，没有人敢来臊皮。

**邓幺姑** (赞许地)你刚才好歪啊!

**罗德生** 不歪就“正”不倒堂子……还是兴顺好，心平气和的 又顾家。

**邓幺姑** 好个屁!男人家就要歪点才对。他哪像大老表嘛， 自己的婆娘都卫护不来……(怅然)

**罗德生** (故意岔开)兴顺的福气硬是好……你又给他做裹肚 啊?

**邓幺姑** 他?配用这么好的东西? 罗德生 那……是给哪个做的呢? 邓幺姑 ( 欲言又止)我 … …

〔蔡兴顺提着酒瓶上。

蔡兴顺 找到了。他把酒瓶藏到怀怀头的……不然今天又要

蚀本。我把它摆到柜台里头点去……哎呀，大老表， 你吓吓他们就是了，刚才狗娃子说，他们要去入洋 教 。

罗德生 吨，他也敢跟老子来这一套。

邓幺姑 教民还不也是人呀?为啥子一吃了洋教，就连官府 也害怕他们呢?

蔡兴顺 哎呀，码头上的事情我们又懂不起。

**邓幺姑** 我问大老表，又没有问你。去，看下金娃子醒了没 有。

〔蔡兴顺应声下。 〔罗德生欲下。

邓幺姑 大老表，你不忙走。我要问下你，这个洋教究竟有好 凶吗?

罗德生 (淡淡地)洋教并不凶，是洋人凶，所以官府害怕他， 不敢得罪他。

邓幺姑 洋人为啥这样凶法?

**罗德生** 因为他们枪炮厉害，连皇帝老馆都害怕他们。 **邓幺姑** 他们有好多人喽?

罗德生 想来也不多……就成都省，也不过十来个人罢了。

**邓幺姑** (突然提高了声音)嘿!那你们就太不行了!你们常 常夸口，全省码头有好多好多，兄弟伙有好多好多， 天不怕地不怕，为啥连十来个洋人就无可奈何?就 说他们炮火凶，不过才十来个人，我们就拼上一百 人，也可以杀尽他们呀!

**罗德生** (旁白)这女人倒看不出来，还有这样的气概，又这么 爱问，真不像乡坝头的婆娘。

〔蔡兴顺抱着金娃子上。 邓幺姑 大老表，你在想啥子?

罗德生 ……没有想啥子……我在看墙壁上贴的白头帖子



邓幺姑 啥子叫白头帖子?

罗德生 就是不署姓名的通告。

邓幺姑 里头说的啥子?大老表，你看得那么起劲的，念出

来，我也听下子嘛。

**·** **罗德生** 说的是打洋教堂的道理。兴顺，你念给她听，我要走 了 。

**蔡兴顺** 不关我们的事，念啥子啊，金娃子怕又该吃奶奶了。 〔邓幺姑接过金娃子。蔡兴顺算账。

邓幺姑 (不满地)你一天到晚除了算盘账簿子，就只晓得吃 饭睡觉。假巴意思还识得一肚皮的字，啥子都不懂。 (喂奶)不说男子汉，连婆娘的见识都不如 ……

**罗德生** (眼光落在邓幺姑的胸口，又慌忙移开，自语地)这婆 娘……这婆娘 ……

**邓幺姑** (迎着罗德生的眼光)大老表，你是久跑江湖、见多识 广的人，比他强得多。

罗德生 (自语)这婆娘 … … 这是个不安本分的怪婆娘 … … (对邓幺姑)兴顺是老实人，(矛盾地)我觉得老实人 好些 ……

邓幺姑 (爆发地)好些?是好些。我嫁他两年多了，你去问 他，给我摆过十句话的龙门阵没有?他并不是不想 摆，实在是没得摆的。比方说洋鬼子嘛，我总还晓得 我们为啥害怕他。你大老表，还说出了些道理，我听 了，心里到底舒服点。你去问他，我总不止问过他一 二十回，他哪一回不是这样一句：我晓得吗?……大 老表，我还问问你，老百姓敢打教堂，敢烧他们的房 子，敢抢他们的东西，敢发洋财，咋个……说到洋鬼 子，连你们码头上的兄弟伙都不敢惹他们呢?

罗德生 (郑重其事地)啥子啊，不是我们怕他们，还不是因为 我们遭官府压倒的嘛!一个人出事， 一杆子人受牵 连，哪个又不存一点顾忌呢?

**邓幺姑** 这我又不明白了，官府未必不厌恶洋人吗?

**罗德生** 官府是被朝廷管着的嘛。做官的就怕丢乌纱帽，哪

个当官的又肯因为厌恶洋人把官丢了呢? **邓幺姑** 朝廷又为什么怕洋人吗?

**罗德生** 朝廷遭洋人打败过。咸丰皇帝还遭洋人撵到热河， 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几乎烧死……皇帝老馆遭吓破了 胆，所以洋人人数不多，却个个恶得像大神一样。

邓幺姑 原来是这样长起的……大老表，你真会说!是不同 ……可也只有你，才弄得这么清楚。张占魁他们未 必能吧?

**罗德生** (自语)真不像乡坝头的婆娘。(对邓幺姑，主动地)

来，我把白头帖子念给你听，要得不? **邓幺姑** (动情地)要得。

〔四川民歌悄悄潜入。

**罗德生** ( 念 )“教堂者，洋鬼传邪教之所也!洋鬼子者，中国

以外蛮夷藩人也……”(小声)金娃子睡着了 ……

**邓幺姑** (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跟他老汉一样，只晓得闷吃

瞌睡。

**罗德生** 我是说风凉，快把衣服扣起 …… **邓幺姑** 你再接到念嘛 ……

**罗德生** (闪避)快把金娃子放倒起，看凉到他了 …… **邓幺姑** 你等我出来再接到念啊 …… (转身欲下)

〔罗德生情不自禁跟上前去。 〔蔡兴顺的算盘声。

**罗德生** (不由得停住了脚步，突然决定)兴顺，我要到外州府 跑走几个月。(急下)

〔邓幺姑如冷水浇头般呆立。

蔡兴顺 (大声地)今天晌午吃啥子?

〔邓幺姑缓缓转身，似乎眼前这个人不复存在似的。 **蔡兴顺** 我喊土盘子去割两斤糟头，我们还是吃蒜苗回锅肉。

要不要得?唉呀，好久都没吃过肉了!

〔邓幺姑忽然在金娃子屁股上拧了一把。金娃子哇 哇的哭声仿佛道出她心中的一切。收光。

〔灯亮。天回镇场口。滑杆抬罗德生上。众袍哥迎 上 。

**张占魁** 五爷回来了!

**罗德生** 我走了这么久，码头还清静吗?

**张占魁** 还清静。就是——余老幺抽了黄掌柜的烟泡子没有 给钱，黄掌柜打了余老幺一个耳光，打脱了他两颗门 牙 。

**罗德生** 他的牙不结实。

**张占魁** 余老幺说要去入洋教。

**罗德生** 去，把他剩下来的牙齿都给老子拔下来!( 一 抬手， 喊)刘三!

〔刘三金上。她是个二十四五岁的沦落风尘的妓女， 圆脸，黑发，小嘴，极善周旋应酬，尤其是对男人。

**罗德生** 这是东路上赛过很多码头的刘三金——嗨，她的《断

桥》唱得好哦!哈哈，打得连房间外头都听得到。 **众袍哥** 来来，唱一曲!

〔众人边走边说。有人抬八仙椅上。舞台已是“云集 栈”,袍哥落足的地方。

**刘三金** (抽水烟，唱清音《断桥》)

“一把手拉官人断桥坐，

且把这从前事儿细对奴的官人说呀。

我的夫，下仙山我为的都是哪一个?

为的是官人夫呀 …… " **众袍哥** 硬是好!

〔陆茂林上。他36岁，土粮绅，好色而悭吝，牛脸，近 视眼，穿得不好，却随时有零碎银子。

陆茂林 罗哥——(走近)罗哥，太对不起人了!弄了这么好 一枝鲜花回来，也不通知一声。(一把将刘三金搂进 怀里)

**刘三金** (挣脱)来就动手动脚，讨厌得很!

**陆茂林** 硬是长得好看。来，吃个香香。(又欲亲刘三金)

**罗德生** 你这个龟杂种，这么久没有看到，还是这个脾气，真 是老马不死旧性在。

**陆茂林** (嘻皮笑脸)嘿嘿，罗哥，我还是有分寸的，像你那位

令亲蔡大嫂，我连笑话都不敢说一句 …… **罗德生** (跳起)你说啥子?(抓住陆茂林领口)

**陆茂林** 我又没有做啥子，你把眼睛鼓起那么大做啥子?

**罗德生** (松开)你又不是不晓得，我姑父生前对我恩重如山， 我是许了愿要照顾好我的表弟，你少去打起发!

陆茂林 我打得到啥子起发哟!蔡大嫂连正眼都不看我一 眼，像这些滥货，晓得你哥子是让得人的，瞎闹一下， 热闹些。

**刘三金** (打陆茂林一拳)滥货?你妈才是滥货——

**罗德生** (挡住刘三金)滥货不滥货，不去理他，你自己心头明

白就是了。 〔邓幺姑上。

**刘三金** (歪在罗德生的怀中)干大大，你就这样挖苦你的正 经女儿呀?

〔众人笑。陆茂林将刘三金拉下。罗德生看见了邓 幺姑。

**罗德生** (矛盾地)表弟媳， ……你好啊?

**邓幺姑** (笑着迎上)大老表……你好啊! **罗德生** ……好久没有看到金娃子了 ……

**邓幺姑** 金娃子都长大了，他都做斗虫虫、咬手手了 …… (欲

转身，被罗德生一把抓住，顺势靠向罗德生)

**罗德生** (矛盾地松开邓幺姑的手)我是说……好久没有看见 兴顺了 …… (喊)刘三!

〔“哎——”刘三金应声走上。

罗德生 我给你们对识一下，这是我的表弟媳，蔡大嫂。这是 刘三——是个“港”角色哦!(挽起刘三金)你看她长 得咋样啊?

**刘三金** 不要“凑合”我了——人家羞死了。 〔陆茂林上。

**陆茂林** 你要羞得死啊，就在鬼门关等到，我吐泡口水，淹死 了跟你撵起来。

〔罗德生三人说笑着下。

**邓幺姑** (失望地自言自语)罗大老表到底是狗吃屎，断不了 这条路，这个女人又看他耍得到好久?挨边40岁的 人，真犯不着这样瞎闹!幺姑呀幺姑，我不晓得迷了

啥子窍，瞎了眼睛跑到这儿来受这份罪!(下) 〔罗德生急上，注视着邓幺姑的身影，烦躁之极。 〔刘三金哭着上前。

刘三金 干大大……你要给我做主呀……我遭他欺负了 ……

干大大 …… (扑向罗德生) 罗德生 (不耐烦地)遭哪个欺负了?

**刘三金** 就是刚才猴在这儿的那个陆茂林嘛……他趁你不 在，硬要人家……(哭泣)

**罗德生** (一把推开刘三金)这算啥子——他给你钱没有吗? **刘三金** (委屈地)没有 ……

**罗德生** 老陆是个小气鬼，有钱，却只想吃欺头。以后要他给

钱，不给现的，不干! **刘三金** 你硬是受得了啊?

**罗德生** 我早就给你说过，要零卖就光明正大地零卖，不要给 老子做这些过场。我要进去睡一会儿，不准哪个进 来!(下)

〔收光。追光追着刘三金。

**刘三金** (自语)一个男人，喜欢你，就不许别人沾手，他一点 都不……跑了这么多年的码头，像这种不吃醋的男 人，还是头回碰到……刚才试了他一下，他当真只是 把我拿来玩耍的……我喜欢他，真心想嫁给他…… 跟这种又通皮又有点势力、又有良心的男人过日子 才稳当。可是他只管和我好，却并不喜欢你。那个 陆茂林倒是说过要娶我，我又觉得跟他一点意思都

没有……都23岁了，还找不到着落……(转身) 〔 灯 灭 。

〔灯复明。蔡兴顺家。院坝。邓幺姑正在缝红色裹 肚。刘三金上。

**刘三金** (感慨)我要有这么个娃娃，也要好些嘛……

**邓幺姑** 是刘三嗦?快坐嘛!(藏红色裹肚) **刘三金** 你们金娃子呢?

**邓幺姑** 他睡了。(缝金娃子的猪耳朵小帽)

**刘三金** 你们金娃子哦，憨乖憨乖的，好逗人爱哦。(拿帽子

**左看右看)**

**邓幺姑** 那你也生一个山!

**刘三金** 生?(摇头)像我们这些吃过大亏的人，哪个敢生哦! **邓幺姑** 我们罗大老表好喜欢你呀，你咋不可以给他生一个

呢?

**刘三金** (心酸地)亏你这样看，我的好嫂子。我看他就是要

娶，也要找个正经人家的女子，还要长得好看的。 **邓幺姑** 你就长得好看呀!

刘三金 你不要挖苦我了 ……打扮起来，他们说我不丑 …… 你嫂子不打扮都那么好看，哪个不晓得你是天回镇 赛了通场的。

**邓幺姑** 都老了，还说得上这些。

刘三金 说句不怕你嫂子区气的话，像你这样的人材，嫁给蔡 掌柜一个人，硬是太委屈你了!说句良心话，成都有 多少太太奶奶未必赶得上你一根脚趾拇!

邓幺姑 (触动心事)那是别人的命。我们是福薄命浅的人， 不要妄想了。

刘三金 嫂子，你是安分守己的人，我偏不肯信命就把你限制 得住。你若是生在城里，就是当不到太太奶奶，姨太 太总好当的，也比守着这样一个粑蛋掌柜强得多。

邓幺姑 不要说太太奶奶，我觉得，就像你这样的人，也比我

强 。

**刘三金** (诧异)我比你强在哪儿?(伤感地)我想嫁个人都那 么艰难 … …

**邓幺姑** 你们总走了些地方，见了些世面，总还快活过来，总

还得到些别人的情爱 ……

**刘三金** (惊，旋即狡猾地)啊，这倒也不错。人还不是跟东西

一样，单是一种，用久了不免要生厌的，就想换下口 味，男的就出来嫖，我们女的……

**邓幺姑** (好奇地)那成都那些太太奶奶呢?

**刘三金** 太太奶奶?她们还不是出来找野的——只要是相好 的，贴钱都干。

**邓幺姑** 真的啊?

**刘三金** 我给你说 …… (附在邓幺姑耳畔悄声说着)

**邓幺姑** (听出了神，突然笑骂着将刘三金推开)呸哟，你硬是 三句话离不开本行，说到说到，就说起怪话来了。

**刘三金** (笑)是的是的，事情呢是只准做不准说的——

〔蔡兴顺喊着“金娃子他妈——”急上。 **蔡兴顺** 金娃子他妈，金娃子怕是局尼尼了!

**邓幺姑** 晓得了 … … (挥手示意)

〔蔡兴顺下。

〔刘三金毫无顾忌地大笑。 〔邓幺姑悄声抽泣。

刘三金 (止笑上前)蔡掌柜真老实得还可以。嫂子，我为你 着想，你倒尽可以老实不客气地跟他挣几顶绿帽子 ……怕啥子，要是我脸都不红一下。(发现红色裹 肚)我的好嫂子，这个总不是给蔡掌柜绣的吧?

**邓幺姑** (嗔怪)讨厌，看弄脏了。(欲抢裹肚)你管得人家给 哪个绣的呢 ……

**刘三金** 还绣的是鸳鸯戏水……我要去告诉你罗大老表。 **邓幺姑** (激将对方)我还怕你不去告呢!

**刘三金** 那我就去了 ……我当真去了!(下)

〔幽幽的四川民歌声渐起。

〔邓幺姑充满向往走向罗德生给她念白头帖子的地

方。收光。

〔灯亮。“云集栈”敞厅，袍哥的赌场。

[张占魁喊着“五爷”兴冲冲上。罗德生和众兄弟伙 迎上。

**张占魁** 五爷，来了个财神!你看这笔生意，做吗不做?

**罗德生** (迟疑)我们天回镇的场合，历来是硬争的， ……整猪 剥狗的事会不会遭人非议?

**张占魁** 朱大爷岁数大了，这几个月场合上太清静了，大家手

头上都有点紧 …… 〔众袍哥附和着。

罗德生 (大声)来的是哪路财神?

**张占魁** 是新繁两路口的贡爷，带了好几百两银子。 **罗德生** 来赌钱的?

**张占魁** 他本来是带钱去成都捐官的，牵线搭手的亲戚忽然 得了差事走了，他才回来的。

**罗德生** 老子最恨拿钱捐官的人!你整清楚没有?是哪一路 的人，不会戳到锅铲上吗?

张占魁 你哥子太多心了!他龟儿子土苕土苕的，不像是自 伙子。你哥子要不愿意出头，我去找大家商量 …… (欲走)

罗德生 回来!你干胡豆下酒显个啥子牙巴劲!现在还没有 轮到喊你出来趁火的时候!去，把那个捐官的龟儿 子请来!

〔众人喜。张占魁下。 **罗德生** (高声)三儿!三儿!

〔刘三金上。

**罗德生** (招呼众兄弟伙小声商量)压红黑宝的事，说硬就硬，

说软就软，无论他门路再精，要他输他总得输。

〔陆茂林喊着“刘三”上。众人立刻散开躺成一排抽 鸦片。刘三金与陆茂林调情。

〔张占魁引顾天成上。顾天成35岁，皮黑，五官端 正，身着绸缎而土气十足，好色并舍得花钱，不好清 洁，裕链里沉甸甸的是银子。

**张占魁** 三贡爷，请。

**顾天成** (眼睛盯着刘三金)你们这里还有玩家吗? **张占魁** 有 。

**顾天成** 那个婊子是哪个?长得还巴适呢。

张占魁 刘三!来，我跟你们俩对识一下，这是新繁鼎鼎有名 的大粮户顾三贡爷，这是东路上赛过很多码头的刘 三金。(对顾天成)三贡爷，你不是说，你老婆有病， 膝下无子，身边只有一朵女花?(对刘三金)刘三，好 生巴结一下，三贡爷正想讨小呢!

刘三金 (故意将绸巾拂到顾天成脸上)唉哟，失手了，莫要见 怪啊……三贡爷，你是烧烟还是打牌，刘三都陪你 ……唉哟，三贡爷，你的裕链好重啊!

**顾天成** 这是我卖了三十亩田的银子……都在这里头……你 要是喜欢，我屋里头还有三十亩。

**刘三金** 真的?(示意罗德生：鱼已上钩)

**顾天成** 真的……我还想讨你做个小。

**刘三金** 你要是真心爱我，慢慢商量……不过人家现在还是 别个的人……三贡爷，我悄悄给你说，我还是可以跟 你 走 。

**顾天成** (喜)真的啊?

**刘三金** 真的。走，我陪你打牌。

**顾天成** 好，打牌，打牌!

**罗德生** (高喊)拿骰子来!

〔刘三金拉顾天成走向赌场。陆茂林灰溜溜下。众 兄弟伙手举骰子彩旗。六面骰子彩旗变化组合。顾 天成先赢后输，最后输光。

**顾天成** (大叫)我六百两银子都遭出脱了!(神色黯然)走，

刘三，我们回去! **刘三金** (翻脸)回哪儿去?

**顾天成** 你答应过我要跟我回去的嘛!

**刘三金** 你这个人才横呢!我答应过跟你，写过啥子字据吗? **顾天成** (大惊)啥子?

**刘三金** 像你这种蠢东西，就是再有好多银子，我也不会跟你 去活受罪嘛!

**顾天成** 哎，你这个婊子……烂婊子 …… (追打刘三金)

〔刘三金躲藏。罗德生及众兄弟伙涌上，站成人墙保 护刘三金，阻拦顾天成。

**田长子** 啥东西?撒豪撒到老子们眼皮底下来了!

**顾天成** 你们场合不干净，耍手脚，烫了我的毛子，我不得服! **罗德生** (上前)你杂种是不是安心要拆老子的台，嗯?

**顾天成** 你们这儿是城隍庙头推牌九——鬼场合 ……

**罗德生** 我看你是背到鼓棒槌上门——讨打!(打顾天成)

〔顾天成不依，众人围上毒打。 〔顾天成逃出。追光。

顾天成 (仇恨地)哼!老子拼到地方卖掉，大大地捐个官，钻 个门路同成都的县官拜个把子，请他发一张签票，把 罗歪嘴他们一起锁了，把他们屁股打烂，然后放在站 笼里头站起……我要亲眼看到他们站死，才消得这

股恶气!(敲门)开门 ……开门!睡死了嗦?开不开 哦?开门 ……

〔灯光复明。

〔顾三娘子上。她病恹恹的，满脑子三纲五常。 **顾三娘子** 来了。(开门)

**顾天成** 外面咋不点灯呢?

**顾三娘子** 点了呢，龟儿子耗子把灯草拖起走了，里头点了一

盏就够了嘛……哎，你捐到了官哇? **顾天成** (气不打一处来)捐他妈个啄木官! **顾三娘子** 那银子呢?

〔钟幺嫂上，偷听。钟幺嫂是个佃户，三十岁左右，已 入洋教，油黑风骚而又刁蛮。

**顾天成** 遭棒客抢了。遇到个婊子，我想讨她做小，又遭她甩 了 。

**顾三娘子** 哪个婊子?

**顾天成** 刘三金——哎，人长得漂亮哦。 **顾三娘子** 他会不会生儿呢?

**顾天成** 想来会——她像个太和鸡儿，会下蛋……

**顾三娘子** 那还是该把她弄回来嘛。只要能生儿，管她那些 啊……我死了，才有披麻戴孝的人，也才有在棺材前 头拉纤的人嘛!(咳嗽)

**顾天成** 你的病还没有好啊?吃了几服中药还是不顶事?当 归炖鸡吃了没得?

**顾三娘子** 快不要说鸡了，气死我了，为了那只炖当归的药鸡

〔钟幺嫂推门进。 **钟幺嫂** 鸡咋个?

顾三娘子 (害怕)你 … …

钟幺嫂 (气壮)鸡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嘛!

顾三娘子 明明是黄鼠狼撵到我们林盘头的。

钟幺嫂 明明是撵到我的篱笆边的，你就拿去炖药了!(直逼

对方)

顾三娘子 炖在锅头的鸡你端走了不算，还把我那只正在下 蛋的母鸡也抢去了 …… (坐下)

钟幺嫂 抢?哪个抢?拿了我的鸡，就要赔我的鸡!

顾三娘子 当真话，你投了曾家的佃，曾家奉了洋教，没得人

敢惹，你就横起来了? 钟幺嫂 啊，咋个?

顾天成 钟幺嫂，何必同她认真呢?你看她病成这样子，不还 鸡，一定会气死她的。

钟幺嫂 我就是安心要气死她，哪个喊她平时那么可恶呢!

……唉呀，三贡爷，你脸上咋是青的呢? 顾天成 这是昨天同人打捶打伤的。

钟幺嫂 (笑)三贡爷，你不要说我听壁角啊……刚才，我尖起 耳朵在隔壁听到的 … … 人家实在有点 … … 那个你 …… (挑逗地用下腰撞撞顾天成)

顾天成 (被撞到痛处)哎哟……狗日的罗歪嘴，我把田产卖 光，也要出这口恶气!

钟幺嫂 哎哟，为出 一 口气嘛，把田产卖了，值得啊? 顾天成 不这样，又咋个整得倒罗歪嘴他们呢?

钟幺嫂 人家就是专门来给你说：你呀，不如去找我们主人家 曾师母。

顾天成 找她做啥子，一个女人家家的。

钟幺嫂 (笑)这个女人不 一样啊!只要曾师母给洋人过 一 句

话，写个二指大帖帖儿交到衙门去，包管你出这口恶 气 !

**顾天成** (喜)这主意妙。(自语)罗歪嘴，不怕你再凶再恶，只 要有洋人出面，就可以要你的狗命!

**钟幺嫂** (慢悠悠地)三贡爷，你认得我们曾师母吗?

〔顾天成摇头。

**钟幺嫂** 那你咋个去找她呢? **顾天成** (柔声)你带我去叫。

**钟幺嫂** 我又不是你的小老婆、野老婆 …… (转身欲走)

**顾天成** 钟幺嫂，请留步。(搬出椅子请钟幺嫂坐下)钟幺嫂

在上，天成有礼了。(作一个长揖，请一个大安) **钟幺嫂** (笑)你哪儿去学这些怪名堂?

**顾天成** 这是官派，我在成都关倒门学了好久才学会的。

**钟幺嫂** 我给你说，我们曾师母是教堂头做善事的，她和高鼻 子史洋人是这个。(用两手指并在一起示意)

**顾天成** 洋人也整这些事啊? …… (担心地)史洋人跟制台衙 门熟不熟啊?

**钟幺嫂** 你硬是笨得有盐有味的。人家史洋人，制台衙门闯 进闯出的，哪个都不怕。

**顾天成** (得意)这回算找对了。(对顾三娘子)招弟她妈，招 弟她妈!

〔顾三娘子指着顾天成的手颓然轻落。

〔顾天成怡然自得之色一扫而空，惊惧万分，如失魂 落 魄 。

〔幻觉里，牛头、马面在恐怖的音乐中登场。 顾天成 (惊恐大叫)有鬼……鬼!(跌坐，变脸)

钟幺嫂 三贡爷，你看到啥子了?

**顾天成** ……鬼 … …

**钟幺嫂** 哪有鬼啊?你眼睛花了嗦?

**顾天成** (紧张地)你看不到呀?糟了，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嘛 ……几个(指)在那儿 ……

**钟幺嫂** (若无其事地走向顾天成手指的地方， 一笑)哪有啥 子鬼啊神的嘛!

〔牛头、马面拖顾三娘子下。

**钟幺嫂** (看顾三娘子的坐处)唉呀，三贡爷，你来看，你们三 娘子咋个了?

**顾天成** (紧张地上前)唉呀，她落气了!(哭)招弟她妈，招弟 她妈呀 …… (瘫倒)

〔钟幺嫂能干地张罗道场做丧事。

〔灵堂。一排白衣人手执乡间丧礼所必需的白幡、白 旗、纸钱串上。道士们敲着木鱼念着经过场。丧乐 阵阵。

钟幺嫂 (用哭丧的调子一板一眼地)唉呀呀……顾三娘子呀 ……你这个人硬是太好了呀 …… (恢复正常语气吩 咐众人)你们快去把瓦房戳个洞洞，不然她的魂就出 不去!(又用哭丧的调子)前两天你才送了一只鸡给 我，这么好的人咋会这么快就短命了嘛! …… (又恢 复正常语气喊顾天成)三贡爷，三贡爷，你快点进城 找你们幺伯，问下子顾三娘子的坟到底埋到哪里。

〔道士们交叉穿场。顾天成起身走圆场。 〔钟幺嫂下。

〔顾辉堂上。顾辉堂五十岁，是住在城里的土地主， 为人势利恶毒，极善随风转舵，是顾家祠堂的至尊 者。

**顾辉堂** 陆女为人虽好，可惜十几年没跟顾家生儿子，不能算

是有功之人，做几天法事，找个地方埋了，就算对得 起她了。

众 人 阿——弥——陀——佛——

**顾天成** (试探)幺伯，我想把她埋在祖坟边上，那有个空塌 塌，离我那里只有八里路……

**顾辉堂** 不行。一个没有儿子的女丧，要去祖坟上破土，假若 动了风水，如何使得?

**众** **人** 阿——弥——陀———佛——

**顾天成** 那 … … 幺伯 ……你说个塌塌嘛。

**顾辉堂** 我去请位高明的阴阳，好生看下子。如果一切还无

害，就在祖坟地的埂子外面挪点地方给她。

**众** **人** 阿——弥—-陀——佛—— **顾天成** 谢幺伯!

〔道士和白衣人下。顾天成随下。收光。 〔灯亮。“云集栈”耳房。冬。

刘三金 (独自盘算)顾三贡爷遭烫了毛子，难免不想报复，难 免不追究到我身上……罗哥他们是通了皮的，自然 不怕……我咋个跟他们比得呢?(害怕)再说，我又 不能赖着罗哥他们过一辈子……不如早点离开这儿



〔罗德生上。

**刘三金** 罗哥，你许不许我回内江过年?

**罗德生** 你想走?……可以。我送你一锭银子做盘缠。 **刘三金** 干大大，你太好了，我要报答你。

**罗德生** 你拿啥子来报答我啊?(搂过刘三金) **刘三金** 我给你找了个顶我的角色。

**罗德生** 哪个?

〔刘三金与罗德生耳语。 **罗德生** (推开刘三金)哪个呢?

**刘三金** 蔡大嫂，心里顶爱你的一个人，你未必是瞎子啊?你 看。(拿出红色裹肚)

**罗德生** (跳起抢裹肚)你在哪儿偷的吗?(摔了一交)

**刘三金** 你慌啥子?人就是喜欢得迷了窍，也不要这么稳不 起嘛!

**罗德生** 你胡说些啥子? **刘三金** 我说的老实话。

**罗德生** 你说啥子，人心里顶爱我? **刘三金** 蔡大嫂，你的亲戚。

**罗德生** 你不怕挨嘴巴吗? **刘三金** (扬脸)哪个敢?

**罗德生** 蔡大嫂就敢!她还要问你为啥子胡说八道!

**刘三金** 她是敢，敢绣这个裹肚，敢把这个裹肚交给我，要我 送给一个人……

**罗德生** ……送给哪个?

**刘三金** 说你装疯呢，又不像；说你当真的没得心呢，你看起 人家又那么下死眼，眼睛珠珠都不转了—难怪蔡 大嫂说你是个皮蛋，皮子亮，心头浑。唉，我问你，你 爱不爱她?想不想她?老实说，不许撒谎!

**罗德生** 你为啥子问起这些来了?

**刘三金** 我是在跟你拉皮条。我给你说，她那边的话，都说好 了。她不图你啥子，她只爱你这个人。她从嫁给蔡 傻子那天起就爱上你了，就怪你麻麻扎扎的，又像晓 得，又像不晓得……

罗德生 (伸手拧刘三金的嘴)你硬是编得像，蔡大嫂是规规 矩矩的女人，又是我的亲戚，你跟她好熟，她能这样 子向你说?

刘三金 (头 一侧)你又不是婆娘，你哪晓得婆娘家的想头? 我看她，并不正经，反正信不信由你，动不动手也由

你。本来，牛不吃水也不能强按头。再说 …… 〔罗德生下。

刘三金 哎……话都没听人说完，就着着急急地去了。(笑) 会装疯迷窍哩 …… (由苦笑到哭)刘三金啊刘三金 ……只剩下你一个人了……你只好悄悄迷迷地回内

江算了……算了 …… (下) 〔收光。

〔灯亮。河边。明朗的四川音乐骤起，舞台被乡村欢 娱之情填满。

〔邓幺姑端木盆上，洗衣服。 〔罗德生提鱼兴致勃勃地上。

邓幺姑 (回头，兴奋而又有些慌乱地)是你哇，大老表!

**罗德生** (也有些慌乱)你起得好早啊……衣服都洗完了啊? **邓幺姑** 嗯，今天的太阳好。(甜甜地笑)

**罗德生** 是啊，冬天难得出这么好的太阳……它晓得你今天 要洗衣服嘛。(关切地)哎呀，你手指拇都冷红了



邓幺姑 (笑)晒到太阳不觉得冷，有点像春天了。 **罗德生** (附和)是有点像春天的样子了，幺姑。

邓幺姑 你喊我啥子呢?

罗德生 (含意丰富地)喊你幺姑嘛。

邓幺姑 (岔开)哎哟，好大的鲜鱼啊!你在河头钓的吗?

**罗德生** 我钓得到啥子鱼啊，这是花四个钱一两在街上买的。

**邓幺姑** 好贵啊……刘三金的福气硬是好哦! **罗德生** 她配!

**邓幺姑** … …那又哪个配呢? **罗德生** 你猜 … …

**邓幺姑** (笑)我咋个猜得出来呢?

**罗德生** (亲切而轻声地)我是专门为我们金娃子的小妈妈买

的，是给幺姑你买的…… **邓幺姑** (惊喜)我?

**罗德生** 赏收不赏收吗?(递鱼)

**邓幺姑** (激动地笑，嘴里却说)这才经当不起啊!我做好了，

你去请刘三来吃。(顺势欲接鱼) **罗德生** 她走了。

**邓幺姑** (一惊，笑)我怕没有这个福气啊!(接鱼)

**罗德生** (捉住邓幺姑接鱼的手，小声而急切地)从今往后，你 的福气大得很哟!以前只怪我眼睛瞎了，没有把人

看清楚；从现在起，我啥子都拿来孝敬你一个人。 邓幺姑 (低头，兴奋地)……真的?

**罗德生** ( 激动)真的。幺姑，我要是对你有半个字的谎话

……我 …… (情急之下，亮出红色桃花裹肚)

〔邓幺姑端起木盆。

罗德生 (慌忙地上前托住盆底)小心，莫把手闪喽!

邓幺姑 (由衷地哈哈大笑)大老表，你今天硬是会说笑话。

我这双手，打铁都去得，还说得那么娇嫩。 〔二人圆场。

〔蔡兴顺抬桌椅上。舞台已是“兴顺号”红花树下的 院坝。

**蔡兴顺** (热情地)大老表，你硬是稀客啊，好久都没有来耍 了!

**罗德生** (一扬鱼)我这儿不是来了吗? **蔡兴顺** (见鱼)大老表，你还讲礼性嗦? 邓幺姑 (问罗德生)这个鱼咋个做?

**罗德生** 你喜欢咋个做，就咋个做。

**邓幺姑** 那你要来帮忙啊! **罗德生** 好嘛。

**蔡兴顺** 我去拿酒。(下)

〔川剧灯戏的欢快音乐起。 **罗德生** (大声)鱼刮了没有?

邓幺姑 (脆生生地)刮了。 罗德生 鱼下锅了没有?

邓幺姑 下了。

罗德生 鱼好了没有? 邓幺姑 好了。

罗德生 好了就端上来!

〔蔡兴顺提酒复上，斟酒。 邓幺姑 不要给我倒，我不吃酒。 罗德生 为啥不吃呢?

邓幺姑 ……吃了，脸红心跳的。

蔡兴顺 有鱼，就该吃一杯。醉了，好睡。(喝酒)

邓幺姑 (不满地)都像你吗?吃了醉，醉了睡，连炸雷都打不 醒 。

**罗德生** 看我的面子，吃一杯，好助兴。

**邓幺姑** 大老表，我看你不等吃酒，兴致已经很好了。

**罗德生** (意味深长)快到春天了嘛!(喝酒，斟酒)傻子，你硬

是福气，自幼没有吃过啥子苦，姑父、姑妈又留给你 这些家务，顺顺遂遂地当了掌柜不算，还讨了这么好 一个表弟媳。哪像我，都三十七八了，还是壁上挂团 鱼四足无靠。

**蔡兴顺** 嘿嘿……大老表，喝!这个酒我没有搀水的啊。(自 斟自饮)

**邓幺姑** 大老表是37岁的人，比他大3岁，比我大12岁，倒看 不出来，到底是男子汉，有出息的人，哪像他嘛!

**蔡兴顺** (憨笑着又喝干了一杯)大老表，喝!

**罗德生** 喝!……有啥子出息啊，跑了二十几年的滩，还是一 个光杆。

**邓幺姑** 那些跟过你的女人呢?

**罗德生** 别提她们，没有一个值得真心对待。她们哪，哼，真 心要钱，假意待我。

**蔡兴顺** 大老表的钱，都花在那些烂货身上了 …… **邓幺姑** 你就讨个正经人家的姑娘不就如愿啦?

**蔡兴顺** 说这些做啥子哟……喝!

**罗德生** 你心头有没有这样合适的女人? **邓幺姑** 你要啥子样子的?

**罗德生** 同表弟媳一样的。(偷偷伸手抓住邓幺姑) **蔡兴顺** 大老表，喝 …… (喝酒)

**邓幺姑** 我看刘三金就好嘛。(抽出手)

**罗德生** 哈哈!在玩家中她要算好些的，她咋个跟表弟媳比 得嘛，天上地下!傻子，你说我的话，对不对?

**蔡兴顺** (醉)大 … … 大老表，这个鱼的味道……硬是好 … … 又麻又辣又香 ……

〔罗德生再次拉起邓幺姑的手。

**邓幺姑** (笑问)那你为啥还包了她几个月，那样爱法?

**罗德生** 她说我爱她?

**邓幺姑** 我觉得你在爱她。

**罗德生** 若我爱她，为何要放她走呢?舍得离开的，就不算 爱。

〔蔡兴顺醉了，鼾声由小到大。

**邓幺姑** (握住罗德生的手)那你当真爱一个人，就一辈子不 离开她吗?

**罗德生** (诚恳地)人为情死，鸟为食亡。

**邓幺姑** (端杯一饮而尽)说倒说得好，我就长起眼睛看啊! (目光辣辣，拉起罗德生下)

〔 收 光 。

〔灯亮。两个月后。深夜。“兴顺号”院坝。

蔡兴顺 (闷闷地自语)……我才可怜了……我心头的苦，哪 个晓得啊……她跟大老表进城看东大街的灯会去 了，我挡都挡不倒。她是一个说得出来做得出来的 女人……我害怕……我害怕她当真把我丢了……早 先不觉得，今天我才晓得，我其实离不开她的嘛… 〔邓幺姑上，取首饰，换鞋子。蔡兴顺呆呆地盯着她。

邓幺姑 傻子，你咋个越来越傻了，死死地把人家盯着，难道 我才嫁给你吗?

蔡兴顺 我……我想……跟你 … … 邓幺姑 呸!

蔡兴顺 你走了两天了……我 ……

邓幺姑 我才走了两天，你就不安逸……给你说，幸亏我挡住

你不去，不然才骇死你啊! 蔡兴顺 啥子事骇人?灯不好看啊?

**邓幺姑** 灯倒是好看得很的，就是遇到了流氓。 **蔡兴顺** 你没有吃亏吗?

邓幺姑 有罗哥他们一路，哪个敢来吃欺头?为首的那个姓 顾的，罗哥一眼就认出来了。他咬牙切齿地骂：是你 呀，顾家三娃儿!顾三娃儿不识相还还嘴，罗哥劈头 扇他两耳光。顾三娃儿那伙人就把刀比出来了，好 骇人啊!

**蔡兴顺** 你不要说了，我的足杆都吓粑了!

**邓幺姑** 罗哥他们真行，刀子杀过来，眉毛都不动。是你，早 吓起跑了!女人家没有这般人一路，硬是要受欺侮!

**蔡兴顺** (自惭形秽，自语)我今天才晓得她喜欢歪人。我自 己又不是歪人，这还有啥子争的呢?

**邓幺姑** (喊)傻子，你把兜兜给我拿过来。

**蔡兴顺** 你买了些啥子?

**邓幺姑** 我还没有开腔，罗哥就把我喜欢的东西买来了，像你 呀……(取出东西)你看下子，花洋布、花露水、洋胰 子、洋葛巾……这牙膏和牙粉是罗哥送给你的。

**蔡兴顺** 哎呀，我使盐巴、柴灰都使惯了……可惜钱了。

**邓幺姑** (爱不释手)那些洋人看起来又粗又笨的，做出来的 东西，花花绿绿硬是好看哩!

**蔡兴顺** 怕是花好多钱吧?

**邓幺姑** 人家才像男儿汉、大丈夫，为了心爱的女人， 一句话 不对，就可以拼命，又懂得体贴……

〔罗德生推鸡公车上，咳嗽。

邓幺姑 (迎上)罗哥，你那晚上伤的风现在还没有好吗?兴 顺，你把罗哥请来这儿住嘛，熬药、吃饭也方便点嘛。 〔蔡兴顺沉默。

邓幺姑 你听到没有?

蔡兴顺 要得嘛。(对罗德生诚恳地)大老表，你就睡我们房 间那张架子床，我们去货房搭铺。

罗德生 那咋个行，我去住货房。

邓幺姑 货房风大，养病的人又添病，要不得。

罗德生 哪有这样喧宾夺主之理?我来养病，就够添麻烦的 了 。

蔡兴顺 大老表，你咋个说起生分的话来了?我们是至亲嘛。 (拉邓幺姑)走，我们带娃子到货房睡。

罗德生 金娃子还小，也受不得风寒，让他跟我一起睡嘛。

邓幺姑 (急切)那就让金娃子挨着你睡。我天天黑了去喂奶 就是了。

蔡兴顺 要得，我先去铺床了。(下)

邓幺姑 罗哥，我这辈子，今天还是头一回去成都。

罗德生 我们二天又去成都嘛。(拿出怀表递给邓幺姑) 邓幺姑 (新奇地)这个是啥子吗?

罗德生 怀表，你打开看下子嘛。 邓幺姑 还有个镜子哩!

罗德生 里头还有个娃娃呢 ……

邓幺姑 (羞得关上怀表)这个人咋个连衣服都不穿啊 …… 罗德生 (笑)你听呢 ……

邓幺姑 嘀嘀嗒嗒的，还好听哩。(翻弄怀表)这个又是拿来 做啥子的呢?

〔罗德生猛地拦腰抱住邓幺姑。邓幺姑用花洋布遮 住 。

邓幺姑 那个顾三娃儿呢?

罗德生 他把他的心肝女儿掉了，气得像疯子一样。 ·234 ·

/

**邓幺姑** 背时!

〔花洋布遮住一切。收光。 〔灯亮。成都近郊。

〔顾天成失魂落魄叫着上。

**顾天成** 两路口顾家三贡爷掉了一个女娃子……名字叫招 弟，一十二岁，没有留头。仁人君子，捡着送还，送到 者报酬银一 两!报信五钱!是不是我做了啥子事， 在招弟身上遭了报应……(失望之极， 一种从内心深 处感到的恐惧油然而生，出现幻觉)招弟她妈? …… (连连磕头)招弟她妈，你人死为神，人死为神……

〔顾三娘子声音：“你把我的招弟掉了哇?”

顾天成 (魂飞魄散)招弟她妈，你有灵念就把招弟找回来嘛! 〔顾三娘子声音：“你一天到晚在外头瞎跑，连一个女 娃子你都带不好嗦……你 …… "

顾天成 (哭)招弟她妈，我晓得你是在怪罪我。我平时爱赌 爱嫖，这都是我的报应……招弟她妈，我赌咒发誓：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赌不嫖不胡闹了，只要你把招弟 找回来!招弟，我对不起你……(被幻觉折磨，昏迷， 后僵尸倒地)

〔一群穿黄泥色土布衣服的人上。他们分别代表端 公、观花婆、道士、巫医。

〔钟幺嫂急上，扶起顾天成。 钟幺嫂 (叫)三贡爷!三贡爷!

巫 医 他是中了邪!

端 公 他是碰到了鬼! 道 士 他是犯了熬!

观花婆 有个女鬼缠到他了!

**钟幺嫂** 啊 ?

**巫** **医** 要给他邪风丸。

端 公 要给他打保符、送花盘。 道 士 要做道场，超度亡灵。

观花婆 要花前观花，那个女鬼才得放他。

钟幺嫂 (注视顾天成，大惊)哎呀，三贡爷只有进的气，没得

出的气了! 众 人 准备后事。

钟幺嫂 啊?(想起)我去找曾师母要点洋药。 众 人 要不得。

〔钟幺嫂下。 巫 医 洋药有毒! 众 人 啊 — —

巫 医 洋鬼子就是鬼…… 众 人 咄 — —

巫 医 鬼只愿人死…… 众 人 就 是 —

巫 医 哪愿人活啊!

众 人 不是啥子呢 ……

〔钟幺嫂拿洋药上。 **钟幺嫂** 洋药来了。

**巫** **医** 洋药，吃不得。 **钟幺嫂** 咋个吃不得? 巫 医 甘草吗?

端 公 大黄吗? 道 士 牛黄吗? 观花婆 马宝吗?

巫 端 道

**钟幺嫂** 我都不晓得。

医 是丸药吗? 公 是药酒吗? 士 是药膏吗?

观花婆 是药丹吗? 钟幺嫂 是水水。

众 人 吃不得，吃了要死人!

**钟幺嫂** 未必就看到三贡爷死啊?(壮起胆子)管它的啊，我 死马也要当活马医。三贡爷吃了这个药要是死了， 我抵命。(喂顾天成吃药)

众 人 啊嗬——准备后事——

〔顾天成坐起。

众 人 鬼才相信他是洋药医好的!(下) **钟幺嫂** 阿弥陀佛，你总算睁开眼睛了!

**顾天成** 我病了?

**钟幺嫂** 骇死人了，尽说胡话。 **顾天成** 说的啥子?

**钟么嫂** 尽说招弟招弟的……三贡爷，这是命中注定，该招弟 遭这个灾。

**顾天成** 我想起来了……都怪那个婆娘! **钟幺嫂** 哪个婆娘?

**顾天成** 又不像婊子又不像城头太太，一双眼睛就在我面前 晃来晃去的……究竟是罗歪嘴的啥子人我又没有弄 清楚……

钟幺嫂 你硬是背时倒灶了，前面的仇还没有报，这回又吃这 么大个亏……可怜你的女娃子，才十一二岁，不晓得 是死是活啊……

**顾天成** (愤怒)罗歪嘴……我饶不了你……前回是刘三金，

这回又是这个婆娘……婆娘都不是好东西!

**钟幺嫂** 啥子哟?婆娘还是要分好坏，人家经佑你，守着喂你

吃洋药 …… **顾天成** (意外)洋药?

**钟幺嫂** 你的病是靠洋药吃好了的。

**顾天成** 啥子洋药这么灵?给我看下子。

**钟幺嫂** (递药瓶)先吃粉粉，后吃水水，水水要摇一下才吃。 〔顾天成打开药瓶就喝。

**钟幺嫂** (抢过药瓶)吃不得了。洋人说过，人醒了，就要换药

吃 。

**顾天成** 洋药这么好，我咋个去谢曾师母呢? **钟幺嫂** 走，我带你去见曾师母，入洋教。

〔钟幺嫂带顾天成走向教堂。

〔教堂钟声中，黑衣教民们手持十字架上。

〔曾师母上。她五十多岁，放过足，高大而肥美，崇洋 媚外之极。

**曾师母** (慈爱地)天成，从今天起你的生命就跟主连在一起 了。(为顾天成挂上十字架)

**顾天成** (注视十字架)这上面这个打光冬冬的男的是哪个?

**曾师母** 他就是主，他就是耶稣。天成，从今天起，你就是上 帝的人了。

**顾天成** (喜)真的啊?阿弥陀佛!(对钟幺嫂)这下我就可以 报仇了!

**曾师母** (笑)天成，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

伸给他—— **顾天成** 嗯 ?

**曾师母** 不过，对于那些亵渎耶稣、侮辱教民的人，上帝是会 给他们惩罚的。(画十字)上帝保佑。

**顾天成** 阿弥陀佛!

**曾师母** (纠正)上帝保佑。(下)

〔教徒们随下。

顾天成 (磕头，学画十字)上帝保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欢天喜地自语)我又没有塞包袱，又没有送东西，居 然就入了洋教，居然就可以报仇?这才是难逢难遇 的好事情 …… (哼唱川戏)

“人逢喜事精神爽， 月到十五分外光， 昨日荣登龙虎榜，

今朝与小姐共圆房 …… " 〔顾天成下。收光。

〔灯亮。“兴顺号”内。夜。

〔罗德生、邓幺姑上。红衣女牵动红绸。罗德生与邓 幺姑相对走近。音乐抒情而狂热。二人在象征着生 命微澜的红绸中舞蹈。

邓幺姑 这样偷偷摸摸的，实在不安逸。(仍在兴奋之中) 〔罗德生无语，躺下。

邓幺姑 那就干脆给傻子说明白，免得他总是碍手碍脚的。

〔罗德生无语。

邓幺姑 你说句话嘛 ……

罗德生 (烦躁地)你闹啥子嘛! 〔邓幺姑伤心地转过身。

**罗德生** (弥补般地)幺姑，我只有跟你在一起，才真正尝到了 女人的情义。

**邓幺姑** (恳切地)那你就带我走!我们带起金娃子，逃到外 州府去，天高地远，恩恩爱爱、光明正大地过日子。

**罗德生** (矛盾地)你别着急嘛 ……

〔邓幺姑愤然。罗德生去哄她。

**邓幺姑** 不急?我看到傻子心头就发虚 …… (幽怨地)祖宗说

的，做丈夫的人有权将奸夫淫妇当场砍死 …… **罗德生** 他做不出来。

邓幺姑 他对你倒不说啥子……对我，只要拿到把柄，一封休 书把我休回娘家，(害怕)就像川戏《珍珠衫》里头蒋

兴哥对他老婆王三巧那样子 …… **罗德生** 谅他不敢，傻子与世无争的。

**邓幺姑** 你又晓得啥子吗?他只晓得铆住我，夜夜不放松的

嘛 。

〔蔡兴顺仅穿了件单衣上。

**罗德生** 这 样 子：你白天同他吵，黑了冷淡他。我呢…… (耳

语)两面夹攻，不愁他不递降表。 **邓幺姑** 你还想这样下去啊?

〔蔡兴顺憨憨地隔墙偷听，踢倒了墙角的东西，急忙 抱腿蹲下。

**邓幺姑** (听见外面声响，警觉地)是他? 〔罗德生就地滚向里边。

**邓幺姑** 对头，硬是他!(盯着罗德生)怕啥子?他晓得了也

好!

**罗德生** 我不是怕。

**邓幺姑** 那就更好，我就是想要他晓得。(大胆地拉开门，大

步跨出，返身喊)罗哥，你出来! 〔 停 顿 。

〔罗德生跨出门。邓幺姑紧紧依偎在罗德生身上。 **蔡兴顺** (怯兮兮地望着邓幺姑二人)你们 ……

**邓幺姑** (勇敢地)对，我们! 〔 静 场 。

蔡兴顺 (真诚地)外头风大……你们两个不要遭凉倒了。 〔三人皆感难堪。

**罗德生** (对邓幺姑)你进去，我来给兴顺说几句话。 〔邓幺姑充满希望地跨进门槛。

**罗德生** (急步上前，跪下)兴顺、我对不起你……

**蔡兴顺** (不知所措)大老表，快起来。(去扶罗德生)

**罗德生** (仍跪不起) ……我也是出于无奈，我并不是安心欺 负你 ……

**蔡兴顺** 大老表，我夹在中间实在不方便，你就娶了她吧。只

是要取得邓家两位老人的同意 …… 〔邓幺姑满怀信心地听着。

**罗德生** (感动地)兴顺，你真是个大好人……你放心，我断然 不会把她抢走的 ……

**蔡兴顺** (不相信地)你说的啥子呢?

**罗德生** 我是说，我们是至亲……她还是你的人，我罗德生不 会把她抢走 ……

〔如晴天霹雳，邓幺姑震惊。 **蔡兴顺** 真的啊?

**罗德生** (肯定地)真的。 〔 静 场 。

〔邓幺姑奔向罗德生。罗德生走到 一边。

**蔡兴顺** 那就是说，她还是我的。(指邓幺姑)还是我的“兴顺 号”的掌柜娘?

**罗德生** (矛盾而痛苦地)是这样 ……

**邓幺姑** (痛苦地自诉) ……跟到罗哥，我原以为成了只百灵 鸟，飞到天上；却原来做了只风筝，线线儿还攥在别 人手里。难道女人就不配跟到一个相好男人无拘无 束地过日子?难道女人天生是朵纸花花，随人到处 插，插到牛粪跟牛粪?是哪个给女人划了个圈圈，一

辈子牛拉磨走不脱?天哪，你好不公平哟!(痛哭) **罗德生** 幺姑 … … 幺姑 … …

〔邓幺姑仍痛哭。 **罗德生** (大声地)表弟媳!

〔邓幺姑惊愕地望着罗德生。

罗德生 你想过没有?如果像你说的，我们带起金娃子走了， 兴顺他咋个办?“兴顺号”又咋个办?再说，我要是 离开了天回镇这个码头，我们又能到哪里去落足? 金娃子今后又会有啥子出息?你不是巴望金娃子顺 顺当当地戴红顶子的吗?

蔡兴顺 (感动地)大老表，你……

罗德生 好，不说这些了。(一手拉蔡兴顺，一手拉仍在哭泣

的邓幺姑)我们明天到成都看花会，好不好?

蔡兴顺 ( 憨厚地)我不去……你们两个去嘛，我要守铺子



〔邓幺姑感触万千，哭着。

蔡兴顺 大老表，你来劝她一下嘛!(不知如何是好，下)

罗德生 (矛盾地自语)我是迷了窍，我是迷了这个女人的窍



邓幺姑 罗哥……我舍不得你，舍不得你…… 罗德生 我还不是一样 ……

邓幺姑 自从跟了你，我才晓得啥子叫做被男人爱……我才 晓得女人还可以高高在上。这才是我想过的日子， 这才是我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哪怕只过一天，也算 没有白活，也值得。

**罗德生** 既然这样，幺姑，我们就不要辜负了眼前的好时光。 **邓幺姑** 你是说，人生一辈子，欢喜狂荡过，死了都不冤?

**罗德生** 嗯，走，我们去赶青羊宫，看花会。

**邓幺姑** 今天?

**罗德生** 对。今天是我们的日子。坐鸡公车，我来推你。

〔张占魁、杜老四、田长子推鸡公车、拿红油纸伞上。 〔罗德生扶邓幺姑坐上鸡公车，邓幺姑撑开纸伞。

**罗德生** (深情自语)遇到这种女人，为啥不老实吃个饱? **邓幺姑** (深情自语)遇到这种男人，为啥不好生爱一回? 罗德生 (叹息自语)……晓得这种情味还能有好久 … …

**邓幺姑** (担忧自语) ……晓得这种日子还会过好长……罗 哥!

〔两人相视。罗德生推邓幺姑下。

**杜老四** 蔡大嫂早先看起来那么正经，现在咋个这么野呢?

**田长子** 正经绷不久的。与其不能正经到底，不如早点下水， 多快活两年。

**张占魁** 真没想到，罗哥大风大浪都经过了，这回却在阴沟里 翻了船。

**杜老四** (羡慕地)我还是眼气他们。 **田长子** (反感地)报应总是要来的。

**张占魁** (担心地)物极必反……唉 ……

〔众袍哥跟下。收光。

〔灯亮。春天。青羊宫花会。

〔红衣女人手挚风车车、彩灯以及竹子做的小动物叫 卖着上。男人举着看相、测字、算命的字幡招揽生 意。花会热闹非凡。

〔邓幺姑笑着跑上台阶，罗德生跟上。 **罗德生** 好，好，幺姑，上，再上呀!

**邓幺姑** 我还要一口气爬到降生台!(故意)哎哟，我的脚遭 崴倒了。

**罗德生** (急忙登阶扶住邓幺姑)哪个喊你把脚裹得那么小 呢 !

**邓幺姑** 早晓得你不喜欢小脚，我又不得遭那些罪了。 **罗德生** (关切地)崴到哪儿了?

〔邓幺姑笑着跑开。 **罗德生** 你又哄我!

**邓幺姑** 人家想给你挨到一起嘛。(为罗德生擦汗) **罗德生** 有人看到你。

**邓幺姑** 怕他们不看啊!

**罗德生** 我是说你太惹眼睛。

**邓幺姑** (得意地)真的啊?(放伞坐下) **罗德生** 哎呀，好多男的看到你啊!

**邓幺姑** (娇野地)你吃醋啦?(撑开伞罩住自己也罩住罗德 生，与他亲热)

〔红衣女人们上，指指戳戳，议论纷纷。邓幺姑、罗德 生全然不顾。

〔远处传来人声。

邓幺姑 罗哥，你看那边起堆堆了。

罗德生 成都人吐把口水都要围堆堆。

邓幺姑 是几个地痞在臊一个女娃子的皮 …… (愤慨)

**罗德生** 走，我们去求签，摸铜羊。 **邓幺姑** 我不。(欲往人堆走)

**罗德生** 事不关己，不要去出头。(拽住邓幺姑)

〔三恶少推操着一位小姐上。红衣女人见状纷纷躲 开 。

**恶少甲** (流里流气)赶青羊宫嘛，是要受点挤的啊。怕挤，就 不要出来 …… (动手挨近)

小 姐 (害怕)我……我让了路的嘛 … … (躲闪，哭)

**恶少乙** 你哭啥子?老子们摸了你啥子啊?(也动手动脚) **小** **姐** (求援地)妈妈……妈妈 ……

**恶少丙** (学)“妈妈……”你们妈的底细，怕老子们不晓得嗦?

柿子园的烂货，老子们耍够了的。 〔三恶少围住小姐，小姐无处躲藏。

〔张占魁、杜老四、田长子等袍哥闻声上。

**邓幺姑** (俨然是个袍嫂，挺身而上)你们这般地痞，硬是不要 脸!难道你们家就没有姐儿妹子吗?今天碰见老 娘，非要出这个头。张哥、老四、长子，去关下火!

〔三恶少不依。

〔众袍哥欲上前，被罗德生拦住。

罗德生 (一手抓住恶少甲的肩，重重一拍)识相的各自收刀 捡挂，走你们清秋大道；不然，拿话来说!(一耳光扇 去 )

**众恶少** (急忙跪下)饶了，饶了，大嫂!

**邓幺姑** 哪个是你大嫂!滚回去藏到!还有屁股见人!滚! 〔众恶少急下。

**小** **姐** (对邓幺姑)谢谢你了 ……我害怕 ……

**邓幺姑**(神气十足)不要怕，有我们。张哥，你们去送一下

她 。

〔众袍哥送小姐下。

罗德生 (赞扬)刚才，你好歪啊!

邓幺姑 (娇野地)哼，我还不是要当回歪人! 罗 德 生 看不出来，你还有两下子嘛。

邓幺姑 (满足地)还不是我 一 句话就把堂子正着了!哼，你 刚才还不要我管哩。

罗德生 走，我们去吃“三大炮”。(与邓幺姑手挽手，下)

〔红衣女人纷纷露出头来，青羊宫又恢复了热闹。众

人叫卖着四处散开。 〔收光。

〔灯亮。顾辉堂家附近。 〔念帖人上。

**念帖人** (念帖子)“夫教民，本天子之良民也，只因饥寒所迫，

遂为洋鬼子小恩小惠诱以入教 … … " 〔顾天成上。

顾天成 放屁!老子是吃不起饭的人吗?

念帖人 ( 仍念)“好的存心君国，暂存自污，招运一至，便能自 拔而归，而多数则自甘暴弃 …… "

〔顾天成拨开念帖人，欲撕白头帖子。顾辉堂上。 **顾辉堂** 你给我念!

**念帖人** ( 念)“连祖先都不要了，倚仗洋势，横行市里，教民二

字竟成了护身符了 …… ” **顾辉堂** 顾天成，我要你给我念!

**顾天成** (无奈，念)“官吏不能治，王法不能加，作奸犯科，无 所不为。这些都叫作莠民 … … "

**顾辉堂** (挖苦)你不是认不到字的嘛!(暴怒)为啥子入洋教

啊?

〔念帖人下。

**顾天成** 我……我还没有入进去 ……

**顾辉堂** 我给你说，太后圣明，电谕各省，叫把洋人统统杀光， 教堂统统毁掉……号信都来了，端王爷统着义和团， 专杀洋人教民 天天都在打胜仗，龟儿子洋人也

太歪了，连官府都要欺，不像话嘛…… **顾天成** (惊)你说的是真的啊?

**顾辉堂** 成都都嘲昂了，你们新繁县还不晓得啊?这下子看 他几个吃不起饭的教民还敢不敢歪!

**顾天成** 糟了，我入都入了的嘛……才入了刚刚一个月 …… **顾辉堂** 去退!

**顾天成** 退、退、退 哎呀，晓得退不退得脱啊?

**顾辉堂** 哼!退不脱，我大小是你一个亲房老辈子，有本事处 置你。

**顾天成** 幺伯，饶了我……

**顾辉堂** (正色)饶了你，官府不得饶我。我马上去把顾家的 人喊齐。走!(拉顾天成)祠堂告祖!(圆场)

〔堂鼓声声。 〔顾家祠堂。

〔众顾家的老辈族人着黄泥色衣，手拿冒烟香火上。 顾天成跪下连连磕头。

**顾辉堂** (抱拳作揖)祖宗在上，天成不孝，私入洋教，为保顾

家清白，将这不孝子孙撵出祠堂 …… 众人撵出祠堂!

顾辉堂 ……田产房屋充公 …… 众 人 田产房屋充公!

**顾辉堂** 他婆娘的坟，不准埋在我家祖坟园。否则。压了龙

脉，伤了风水。 **众** **人** 挖起走!

**顾天成** (乞佑)祖宗在上，原谅天成年幼无知，年幼无知…… **众** **人** 哼 !

**顾天成** (拉住顾辉堂的长衫，央求)幺伯，幺伯，你是看到我

长大的啊，一笔难写两个顾字嘛……

**顾辉堂** 这还轻办了你。应当告到官府，处以活埋，才消得到 祖宗这口气。(一脚将顾天成登开)

〔众长辈族人围住顾天成，剥去其衣帽。 **顾天成** 老辈子，老辈子，脱不得，脱不得……

**顾辉堂** (威严地)挖!

**顾天成** (可怜地)幺伯，你整了我就够了嘛，就不要挖我婆娘

的坟了 ……她在阴间要报应我的 …… (哭)

**顾辉堂** 现在哭，晚了。挖! **众** **人** 挖!(下)

〔铁器碰撞石头声与堂鼓声交织。

顾天成 (哭)招弟她妈，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我才 背了兑时啊!(取下十字架)也怪我自己想报仇，听 了钟幺嫂的吹嘘，跑去入了啥子龟儿子洋教……这 洋教硬是入不得，入了就要倒霉 …… (扔掉十字架， 抱膝哭泣)

〔教堂音乐声中，曾师母撑洋伞上。 **曾师母** (亲切地)天成，天成啊!

**顾天成** 曾师母……无……

**曾师母** (慈爱地)天成啊，你为什么哭泣?

**顾天成** 才一会儿，我就从一个大粮户变成讨口子了 ……

**曾师母** 你不要哭，耶稣是不会辜负他的儿女的…… **顾天成** 耶稣是啥子吗?

**曾师母**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顾天成** 上帝又是啥子吗? **曾师母** 上帝者乃天子也。

**顾天成** 天子就是皇帝吗?未必然我就有两个皇帝吗? **曾师母** 耶稣是皇帝的皇帝。

**顾天成** 耶稣在哪儿呢?我咋个看不到呢?他啥子时候显灵 呢?

**曾师母** (亮出十字架)耶稣在这里!他一定会叫你的幺伯醒 悟 的 。

**顾天成** 我都遭整光的嘛……连婆娘的坟都抄了! **曾师母** 耶稣会叫他们还给你的。

**顾天成** 啥子时侯才还给我呢?都嘲昂了，说义和团杀了好 多洋人的嘛……

曾师母 谣言，吓人的。你不要信!只要外国人打了胜仗，把 那些邪教土匪灭了，把西太后、光绪逮了，我看他们 哪个还敢抢占你的田产，是不是呢?

顾天成 洋人打得赢啥子啊!你没有听人家说，我们中国是 最大的了，有些国还当不到成都大，我们人又多……

比如说那个啥子牙齿国……板鸭国…… **曾师母** 喏喏喏，西班牙……

**顾天成** (模仿)西——班——牙。人家还说洋人的足杆是伸 的，弯不下去，一枪就会把洋人打来趴起……

曾师母 天成啊，我也给你说句真话，是史洋人亲口对我说 的：清朝该灭了!朝廷惹下这种滔天大祸，把洋人都 惹毛了，外国人的兵都在路上了。

**顾天成** 啊 ?

**曾师母** 只要外国的兵一到了北京，这中国就是外国人的天

下了，是不是呢? **顾天成** 那我们成都省呢?

**曾师母** 成都省自然也是外国人的了，是不是呢?只是不晓 得分到哪国人手头——如果是分到大英国、大美国 手头，我们史洋人就是四川制台，很大的官了，是不 是呢?

**顾天成** 那我们入了教的呢?

**曾师母** 我们是史洋人的人，不再是清朝的百姓，是不是呢? 我们入了教的人自然都是官了，是不是呢?做了官， 要什么有什么,要怎样便怎样，是不是呢?

**顾天成** (悄悄拾起十字架挂上脖子)阿弥陀佛，果真是这样 就好了!

**曾师母** 这把洋伞送给你吧，这是史洋人用过的。

〔顾天成跪接洋伞。 **曾师母** 拜 拜 ! ( 下 )

顾天成 (似乎醒悟)摆摆好，摆摆好!(撑伞，神气十足地盘 算起来)哼，等老子当了官……老子首先就要报复幺 伯，还要报复罗歪嘴!我要下它两道海捕文书，一道 捉刘三金，一道查访我的女娃子……我还要派人去 打探正月间看灯会跟罗歪嘴一道走的那个女人是什 么人……那个女人的眼睛像流星一样……身材也比 刘三金好，又有颈项……(想入非非地哼起川戏)“得 风流处且风流…… "

〔陆茂林灰溜溜地上。 顾天成 (喊)陆哥……陆哥!

陆茂林 哎呀，是三贡爷的嘛，我还以为是哪个女的在喊我。 顾天成 你也跑出来打流啊?

陆茂林 ……我找女人碰了一鼻子灰 …… 〔顾天成笑。

陆茂林 你笑啥子啊?你还不是一样，有件事情你恐怕现在 还蒙在鼓里头 ……

顾天成 啥子事?龟儿子吞吞吐吐的!

陆茂林 上回刘三金来笼络你，全是罗歪嘴使的。你那千数 的银子，当真在宝上赌输的吗?

顾天成 陆哥，你要详细告诉我。 〔陆茂林与顾天成耳语。

顾天成 (大怒)哦!当真是挽起圈子整我。对对对!罗歪 嘴，你是对的，等着吧!老子不要你的狗命，老子不 姓顾了!

陆茂林 三贡爷，留心点，不要遭他们看到了。他们那些人心 狠手辣，说得出做得出的。

顾天成 我怕他们吗?你怕，我是不怕的!你晓得我现在是

啥子人?告诉你，我是奉了洋教的了! 陆茂林 啊?你奉了洋教?二毛子!(欲躲)

顾天成 你跑啥子?

陆茂林 义和团、红灯教逮到二毛子就要砍脑壳!

顾天成 四川人就喜欢放马后炮。北京都在收口口了，这儿

才起事。错起的! 陆茂林 你晓得这些啊?

顾天成 洋人说的。

陆茂林 你听得懂洋话啊?

顾天成 是曾师母听洋人说的。

陆茂林 这还差不多……我听到罗歪嘴他们说要趁这个时候 去打教堂，杀奉教的……这个事情你要赶紧去给曾

师母说一声啊! 顾天成 我晓得了。

陆茂林 那就赶快去!

顾天成 哼，洋人说，只要把光绪帝逮着，十八省就是洋人的 了，我们奉洋教的都是官。只要我做了官，你看，还 怕罗歪嘴他们吗?

陆茂林 洋人的话，晓得靠得住不?

顾天成 咋个靠不住?洋人当着菩萨赌过咒的。

陆茂林 那么,三贡爷，你的仇一定可以报了。我们相好一 场，只求你一件事!

顾天成 (仿佛已经当了官)啥子事?说!

陆茂林 把罗歪嘴整治了，让我当个天回镇的乡约。 顾天成 好说，给你个乡约。

陆茂林 还有 …… 顾天成 嗯?

陆茂林 也怪我命不好，遇到一个刘三金无情无义，遇到一个

蔡大嫂倒是有情有义又遭罗歪嘴霸占了…… 顾天成 (打断)遭罗歪嘴霸占的是哪个?

陆茂林 啥啥!你连蔡大嫂都认不到!她是我们天回镇的盖 面 菜 。

顾天成 (恍然大悟)……是那个婆娘……是那个在灯会上看 到的那个婆娘!

〔顾辉堂喊着“天成”上。

陆茂林 哎呀了，红灯教抓你来了!呸，二毛子!(急下) 顾辉堂 贤侄，你叫我好找。请!(示意)

顾天成 (诧异甚至害怕)请……我?(战战兢兢地)你请我去 哪里?你先说了嘛!(欲溜)是不是想把我交给红灯 教的人……杀我的脑壳?

**顾辉堂** 请贤侄到幺伯舍下叙谈叙谈……(拉)

**顾天成** (旁白)变了?啥子变得这么快，快得火门都摸不清 楚了……(对顾辉堂)幺伯，你不是不准我进你的门 了吗?

**顾辉堂** 我晓得你是还我的绷子……八国联军进了北京，慈 禧太后跟光绪皇帝都向陕西逃跑了……

顾天成 (旁白)曾师母说的话硬是兑现了!(趾高气扬)史洋 人说了，主张灭洋的人都脱不到手，有的砍脑壳，有 的赐死，有的关大牢……只要我给洋人过一句话，看 你还活得到几天?

顾辉堂 (吓得打抖)我一时糊涂，贤侄要大量些……再说，一 笔难写两个顾字。(摸出地契双手奉上)这是贤侄的 地契，我是怕侄儿的田产遭棒老二抢了……保护一

会儿，保护一会儿，现在物归原主。 **顾天成** 我的那条大水牛呢?

**顾辉堂** 牵回去……

**顾天成** 我婆娘的坟呢?

**顾辉堂** 在祖坟地头重新安葬，还要立碑…… **顾天成** 我的房子呢?

**顾辉堂** 重新收拾巴适……(拿出红契)这二十亩是我送给侄 儿媳妇作祭田的……嗯嗯……

**顾天成** (自语)人硬是变得快 …… (收契)谁叫你是我的幺伯

呢!(撑起洋伞) **顾辉堂** 你这是啥子啊?

**顾天成** (神气十足)洋伞，史洋人叫曾师母专门送给我的。 (大摆大摇)

顾辉堂 啧啧啧!洋人做的东西硬是巴适……连点洋油灯都 要亮一些……真的把洋人轰起走……这些好东西从 哪里来得到呢?

顾天成 (自语)……两道海捕文书该写得了……曾师母那里 赶紧走一趟……罗歪嘴你等着!还有你那个拼头， 我的计划……差不多每天都在心头暗暗默着的计划

该要实现了! 〔 切 光 。

〔光亮。“兴顺号”。

〔邓幺姑在梳妆打扮。

邓幺姑 (照着镜子)哎呀，我瘦了……幺姑啊幺姑，再这样胡 闹下去你就不成人样了……不成人样，罗哥还会像 现在这样爱我吗?不见得了……那才叫苦哩 ……

〔罗德生急上。

罗德生 (大惊失色)我的心肝，外面涨水了!

〔一队黑衣巡防兵过场。 **邓幺姑** 啥子事?你快说!

**罗德生** 祸事。一营巡防兵来逮我和码头上的兄弟伙。 **邓幺姑** 为啥子吗?

**罗德生** 说我们去打了三道堰，烧了教堂!他们指名要逮我。 **邓幺姑** (死死抱住罗德生)你没有去打三道堰的嘛!

**罗德生** 他们才不管那些呢，逮到就是短五寸砍脑壳!我要 赶紧逃，迟了就要遭!

**邓幺姑** 他们要把你整死的，我不干!

**罗德生** 死，我不怕；跑，我是搞惯了的。(紧紧拥着邓幺姑)

幺姑，我就是舍不得你 …… (拥抱)

〔蔡兴顺上。张占魁、田长子、杜老四着行装急上。

**张占魁** 哎呀，都啥子时候了你们还……五爷，快点走!(拉

罗德生)

〔邓幺姑发疯般地扑向罗德生。

**罗德生** 案子松了，我就回来，你要好生保养自己。话是说不 完的 …… (欲走)

**邓幺姑** (抓住罗德生)不，我跟你一道走!

**罗德生** 那咋个行?你是有儿的人!我要是死了，幺姑，你要 给报仇!(毅然推开邓幺姑)

**邓幺姑** (不顾一切，扑上)不，罗哥，死，我们也死在一起! 〔张占魁拖罗德生下。杜老四、田长子随下。

**邓幺姑** (声嘶力竭)罗哥，我要跟你走!死，我们也死在一 起 !

〔静场。声声过山号揪人心。

**蔡兴顺** 金娃子他妈……莫害他了，过山号都吹昂了 …… (扶 住邓幺姑)

〔巡防兵上，拔刀气势汹汹地围住蔡家夫妇。 **兵丁头** (凶神恶煞地)人呢?罗歪嘴在哪里?

**蔡兴顺** ……我……我不晓得。

兵丁头 狗日的窝主，嘴还嘴嗦!把凶犯罗歪嘴给我交出来! 蔡兴顺 我真的不晓得。

〔邓幺姑感激地望着蔡兴顺。

兵丁头 (下令)把他给老子捆起来，看他龟儿子说不说! 〔兵丁架起蔡兴顺又踢又打。

邓幺姑 (奋不顾身护住蔡兴顺)兴顺!兴顺他是老实人! 兵丁甲 (对兵丁乙)把这龟儿子婆娘拉开!

〔兵丁乙把邓幺姑拉开。

兵丁甲 (拔刀对蔡兴顺)你安心不把犯了教案的凶犯交出 来，让老子交不到差嗦?老子给你说，现在是啥子时 候了，西太后跟洋人都又整好了，烧教堂、打三道堰 的个个都脱不到手。

**蔡兴顺** … … 大老表，他真的没有去打过三道堰。 **兵丁头** 咦，你还在维护凶犯?(一刀劈去)

〔蔡兴顺一声惨叫，受伤倒地。 〔邓幺姑扑向蔡兴顺。

〔舞台上顿时一片血红。音乐强起。 **兵丁头** (气急败坏地)把他锁了，丢监!

〔两兵丁拖蔡兴顺下。邓幺姑挣脱兵丁的手，扑上 前。兵丁头拦住邓幺姑。邓幺姑如母老虎一般与兵

丁头搏斗，死命地咬住兵丁头的手，一口下 —

**兵丁头** (护伤手)这婆娘疯了 ……给我打!

〔兵丁毒打邓幺姑。邓幺姑跌翻在地，痛得打滚。 **兵丁头** (气急败坏)把她的裹足布给我撕下来!(下)

〔一兵丁用力挑起血红的裹足布。邓幺姑痛不欲生， 紧紧拉住裹足布。众兵丁下。

邓幺姑 (捧着血红的裹足布，爆发出屈辱、痛楚、愤怒、抗争 混合的情感) ……兴顺是老实人……罗哥他们没有 去打三道堰!

〔舞台仿佛是一座血的祭坛。 〔音乐大作。

〔邓幺姑捧起裹足布踉跄地迈上高台。 〔白头帖子如降旗般落下。

〔邓幺姑举起裹足布双膝跪下。收光。

〔灯亮。邓家院坝。冬。

〔邓幺姑夹着烘笼，披头散发上。邓大娘紧跟在后， 为邓幺姑梳头。

邓大娘 (心痛)我轻轻梳……轻轻梳……好多血锅巴啊 … … 邓幺姑 唉哟 … …

邓大娘 幺姑……你的头发一绺绺在掉了 ……

邓幺姑 (呆滞地)罗哥，他们跑到哪里去了 ……他咋个不来

看我一眼呢? 〔邓大爷上。

**邓大娘** (悄声)蔡大哥的板疮子完了吗?

**邓大爷** 没有。 ……听说还要打，若是不供出罗老表，还要上 夹棍，跪抬抬盒，坐吊笼……

**邓幺姑** 你就没有去想个法子，把案子弄松一点?

**邓大爷** 有啥法子?洋人的案子，官府认真得很，除非找个通 洋人的去才弄得松。

**邓大娘** ：也是怪事!罗老表的踪迹，简直就打听不出来?

邓幺姑 妈，你这是啥意思?莫非是要傻子把罗老表供出来 吗?

邓大娘 为啥子不供出罗歪嘴呢?供出来，蔡大哥免得遭罪 嘛。幺姑，说来，咋个不怪你那个罗老表呢?做些事 情出来害人，他倒安逸，跑了，把你弄得来家也倾了， 人也挨了!

邓幺姑 妈，你也是这样子说?罗哥并没有做打教堂的事，打 三道堰那天，他在害病，在我床上睡了一整天，连房 门都没出。

邓大娘 幺姑，你是偏向他呀!你们的勾扯，我也晓得。要说 他当真爱你，他就不该跑，管他真的假的，就砍脑壳

也该出来承住。他是跑烂滩的人，难道不晓得连累 人吗?就跑了，难道就没有耳朵?你整成这样子了， 他会一点不晓得?是真心爱你，就该出来自首；就不 自首，也该偷偷地来看下你呀。这么没良心，你还维 向他?倒是旁人还好些，你看人家顾三贡爷，不过是 你罗老表赌场上的一个淡淡朋友，这半个月来看了 你好多回。

**邓幺姑** 罗哥哪里会有这样子的朋友?

**邓大爷** 他现在很了得，又是大粮户，又是奉了教的。 **邓幺姑** 罗哥哪里会有信教的朋友?

〔灯暗。追光中，顾天成上。

〔以下是人物不同时空的内心独白。 **顾天成** ……在赌场上认识的。

**邓幺姑** 你咋个不去看罗哥，反而跑了几十里路来看我? **顾天成** 听说你遭打了。

**邓幺姑** 看就看，为啥还要送东西? **顾天成** 送人情嘛。

**邓幺姑** 人情要回回送吗?而且越送越重……那么舍得花 钱?

**顾天成** (自嘲)我也是啊，专门捡人家喜欢的送，比孝敬妈老 汉儿还孝敬……

**邓幺姑** 还怕只有情人才做得到!他是吗?我在哪里见过他

吗?不!他一定是来打听罗老表的下落的!

顾天成 (自问)你说是去打听仇人下落，打又打听不出来，为 啥子还要去?为啥子一去你就舍不得走?走了还想 转来?

邓幺姑 为啥他啥子都说，惟独不说是奉教的?哼，他一定是

来套我的口供，好去捉拿罗老表!

**顾天成** 我才不中用啊 …… (坦白)我是看到蔡大嫂长得好， 当第一回看到，不讨厌；第二回，高兴；第三回，喜欢； 第四回，安逸；第五回，离不得；第六回，舍不得；第七 回——(一口气说到此， 一顿足)讨她做老婆!不管 她爱不爱她丈夫，再爱她老表，只要她肯嫁给我!

〔灯复明。顾天成提礼物推门。

**邓幺姑** (怒目而视)顾三贡爷，你是不是奉洋教的? **顾天成** (坦然地)是的，奉的是耶稣教。

**邓幺姑** (质问)洋人指名告罗德生，是不是你打的主意? **顾天成** 不是我，是陆茂林。

**邓幺姑** 你说谎!

**顾天成** 一 点不谎!是陆茂林想把你弄到手使的毒计。大 嫂，我是和罗五爷有仇，你还记得正月间在东大街看 灯会耍刀的事情不?

**邓幺姑** (跳起)是你呀!(逼近顾天成) **邓大娘** (忙劝)幺姑!幺姑!

**顾天成** 大嫂，我才背时……我把你当成罗五奶奶了，本想借 你臊罗五爷的皮……哪晓得害了自己，把我才12岁 的女娃子挤丢了……我死去的女人就生了这么一个 女娃娃……至今还没有找到……不晓得是死是活 ……(颓然坐下，无声的泪滚出)

邓幺姑 男子汉哪来那么多的马尿水!女儿丢了，哭得回来 吗?讨厌，尽哭!倒是耍刀的时候，还是男子汉。你 说，是不是丢了女儿，就更恨罗五爷?

**顾天成** 是 … …

**邓幺姑** 是不是为了报仇才去奉了教?

**顾天成** **邓幺姑**

**顾天成** **邓幺姑**

**顾天成** **邓幺姑**

**邓幺姑** **邓幺姑**

顾天成

**邓大娘** **邓大爷**

**顾天成** **邓大爷**

**顾天成**

邓大娘 邓大爷

是……

是不是出了红灯教的案子，你就求洋人出来指名告 他，好借刀杀人?

不是……是陆茂林催着我，我才去向曾师母说的



罗哥逃跑了，你没有把仇报成，才来看我，想在这儿 打听他的下落，是不是?

开头是…… 自从看了你两回后……就不了。 为啥子不呢?

〔顾天成窘极。 你说不说?

〔顾天成冲动地从脚盆里拿出金娃子的棉裤。

(不解)你拿金娃子的东西做啥子?昨晚上来尿打湿 了的……

大嫂，你莫区气哈!说拐了，只当我放屁：我看你长 得好看，我浑了，我想来给金娃子当后老汉儿!(亲 棉裤)

你咋个青天白日的开黄腔哦!我们的女婿还在!

三贡爷，这种事情你也说得出口哇?羞死先人了!

左邻右舍的人晓得了，怕要笑掉大牙的。 笑他们的，我不怕。

你不怕，我们怕嘛。当真话嗦，人活脸树活皮嘛。你 请走!

我又没有问你们，我问她。(指邓幺姑)她要是不答

应，我自己晓得走。 哪咋个使得啊!

**邓幺姑** (胸有成竹，缓缓站起)咋个使不得?只要把话说好 了，我肯 … …

**顾天成** (喜出望外)你快说，我啥子都答应。 邓大娘

幺姑，你疯啦?

邓大爷

|  |  |
| --- | --- |
| 邓幺姑 | 第一，我邓幺姑要你马上找洋人，把我家蔡兴顺放 了，还要清查惩办整我们“兴顺号”的打人凶手。蔡 兴顺放出来以后，你要拿三百两银子给他重新整铺 面。今后，我邓幺姑要跟蔡兴顺认作干兄妹，时来时 往。三贡爷，你不准阻拦! |
| **顾天成** | 要得。 |
| 邓幺姑 | 第二，顾三贡爷你要拿三百两银子给我邓幺姑的父 母做养老费。我的金娃子长大了，他不是改姓。如 果我今后不再生男育女，我的金娃子要兼蔡、顾两 姓，继承产业，一子双祧! |
| **顾天成** | 对嘛。 |
| **邓幺姑** | 第三，顾三贡爷，你的产业要一齐交给我邓幺姑掌 |
|  | 管! |
| **顾天成** | 那是当然……就这些哇? |
| **邓幺姑** | 不忙。我要随时回来看父母，随时进城走人户，我要 你一路才一路，不要你一路你不准一路。你的亲戚 本家，我邓幺姑喜欢认才认，喜欢往来才往来，你不 准干涉! |
| **顾天成** | 可以，我不干涉。 |
| **邓幺姑** | 罗德生回来，你不许记仇!我邓幺姑还要跟罗五爷 他随时往来。 |
| **顾天成** | 对嘛……还有没得? |

邓幺姑 有。你以前有勾扯的女人要给我丢干净，从今以后

你不许赌，不许嫖，不许胡闹! 顾天成 我记到了，一共五条。

邓幺姑 还有更重要的一条：我邓幺姑不得奉洋教! 顾天成 可以。

邓幺姑 可以?口说无凭，你要给我写纸画押。

顾天成 我写，我写。……那你啥子时候才嫁给我呢?

邓幺姑 (百感交集)等蔡大哥放出来……我就嫁给你 …… 顾天成 好!你等着我去找纸笔来。(欲下)

邓幺姑 慢!我邓幺姑仍然要三媒六证，红花酒果。我要坐 花轿，拜堂，吃交杯酒……要像娶黄花闺女一样，婚

事要给我办得热热闹闹，免得二天有人说闲话。 顾天成 对嘛。那我就先喊你一声“顾三奶奶”。

邓幺姑 你再喊一声 …… 顾天成 顾三奶奶。

邓幺姑 (点头)你快去办! 〔顾天成下。

邓幺姑 (自言自语)顾三奶奶，顾三奶奶……(苦笑继而大 笑)

邓大爷 幺姑，你是真的要嫁给他?

邓幺姑 不是真的是啥子?你两位老人真是老糊涂了!难道 你们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蔡傻子遭整死吗?难道你们 愿意你们的女儿跟你们一样受穷受困吗?放着一个 大粮户，又是吃洋教的有钱有势的人，我为啥子不 嫁?为啥子不嫁?

邓大爷 你拿得稳他讨了你这个活人妻，今后不悔吗?

邓幺姑 能够遭罗歪嘴烫毛子，能够遭刘三金迷惑，能够听陆

茂林教唆，能够为报仇去吃洋教……能够在这节骨 上看上我，能够啥子条件都答应下来的人，我谅他不 敢翻悔!

邓大娘 如果罗歪嘴出来不依呢?

邓幺姑 他不依……今后……我就是新繁大粮户的顾三贡爷 家的顾三奶奶了 ……他 …… (泪出)

邓大娘 你心头还想着罗歪嘴吗? 邓幺姑 我咋个忘得了呢? … … 邓大爷 你就不怕别人议论吗?

邓幺姑 哼!只要我顾三奶奶有钱，我怕哪个?我哪个也不

怕!不是说一肥遮百丑吗?一肥遮百丑! 邓大爷 世道不同了! ……世道硬是不同了!

〔邓大爷、邓大娘下。 〔喜乐大作。

〔戴十字架的红衣女人捧起红绸从高台处走下，以红 绸铺地。

〔顾天成提洋伞、拿两份字据喜滋滋上。

〔邓幺姑、顾天成二人在字据上互按手印。顾天成将 一长串油光闪闪的钥匙交给邓幺姑。

〔邓幺姑心情复杂地接过钥匙，茫然四顾。顾天成高举 洋伞挽起邓幺姑，踩着红绸，一步一步走进舞台深处。

〔黑色天幕关闭。

〔喜乐中衍化出沉闷的滴水声和亮亮的教堂钟声

〔大幕徐降。

**——大幕徐徐落** **·剧终**